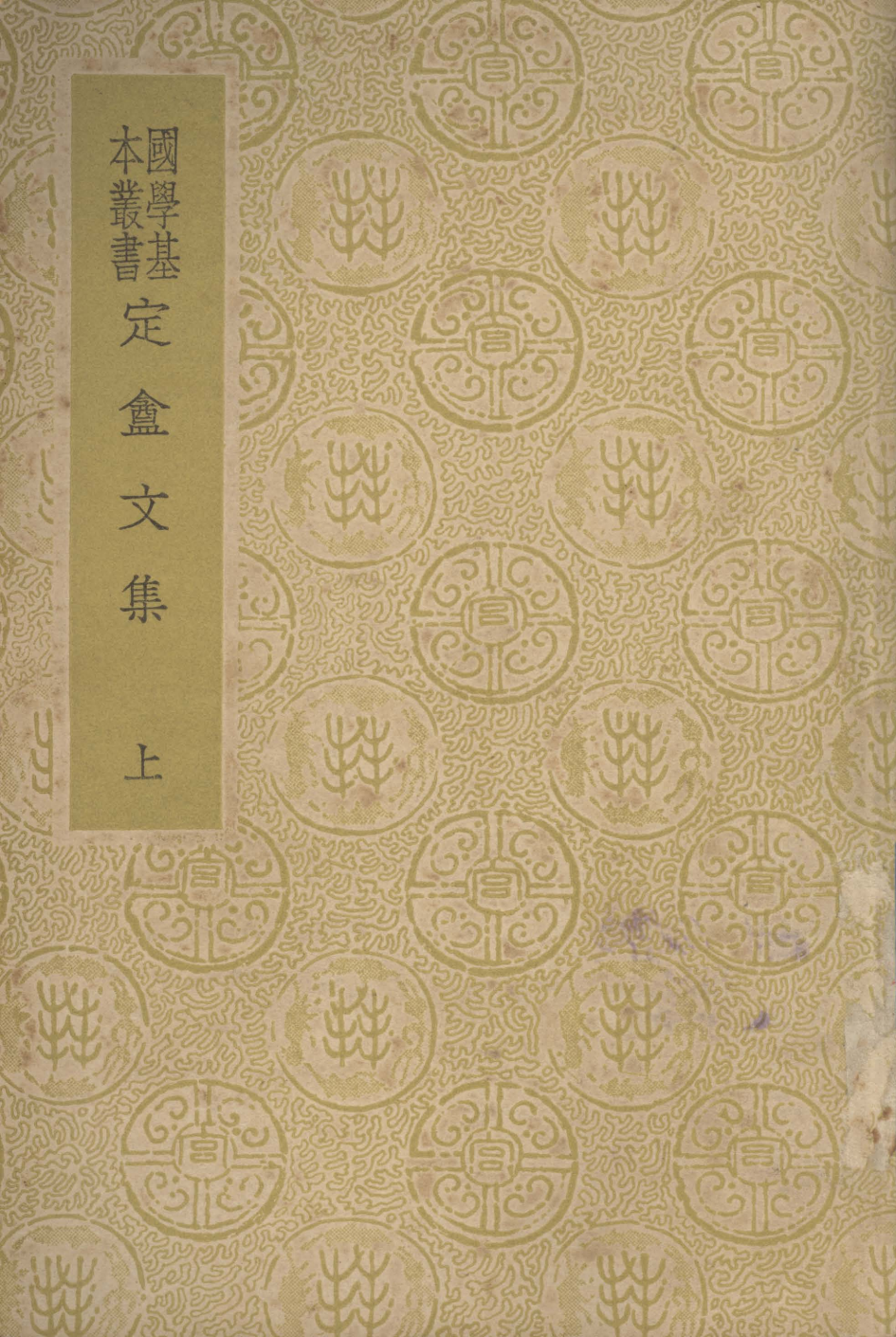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定盒文集
上



EX LIBRIS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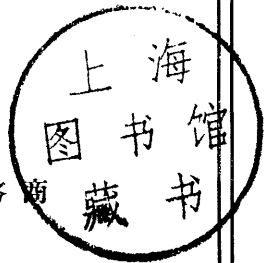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15978

書叢本基學國

集 文 盒 定

(上)

撰 珍 自 龔



行發館書印務商

~~1587798~~

刻定盦文集緣起

定盦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錄得之。初甚祕。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屢余出資付剞劂氏。校讐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鋟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卽明知其必譌。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錢唐吳煦謹識。

定盦文集題辭

士君子負嶽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勢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大聖人出。熏沐醲化。翊扶景運。蓄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飫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著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獻歌於山巔水涯之側。祕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

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顰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熊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鬣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蠶蜜。蜨丸。鼈絲之工巧。草則菖蒲。薜荔。聰耳而明目。茯苓。茱萸。黃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桃。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雪。景星。醴泉。鬯艸。雲五色而成霧。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鯤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襄躡。騏驎。徵籙。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渙礪。杉符。莫莢。應月。以成朔望。蕙。莆。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璵帶。紫脫。鸞聯。赤雀。啣丹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炎。爛。爛。斑。斑。天文。地。文。人。文。順。賁。設。夫。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右。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盦。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整。厓。鉤。盤。夷。洒。灑。迤。邐。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迅。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常。星。紀。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

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君平生箸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佶屈而聳牙也。則似墨似鬻。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鷓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盦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擲山巖空青珊瑚。墜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升貫築以養之。爲鬱鬯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醕醑。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聞

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頷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
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
猶旦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
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籀謹箋。

定盦文集目錄

卷上

寫神思銘

燕昭王求仙臺賦

平均篇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釋風

黃山銘

哀忍之華

別辛丈人文

皇朝碩輔頌序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崑山徐尙書代言集序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送歛吳君序

送夏進士序

農宗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與人箋一

與人箋二

與人箋三

與人箋四

卷中

家塾策問

陳碩甫所箸書序

答人求墓銘書

西域置行省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蒙古象教志序

蒙古水地志序

蒙古臺卡志序

蒙古聲類表序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與人箋

卷下

五經大義終始論

宋先生述

擬上今方言表

知歸子讚

定盦七銘

與江居士箋

戒將歸文

發大心文

定盦續集

卷一

說京師翠微山

說昌平州

說天壽山

說居庸關

說張家口

說宗彝

說麇

說刻石

說碑

說衛公虎大敵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京師樂籍說

說月晷

宥情

涼燠

論私

抱小

尊史

尊命

尊任

尊隱

卷二

古史鉤沈論一

古史鉤沈論二

古史鉤沈論三

古史鉤沈論四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五

述思古子議

保甲正名

地丁正名

撰四等十儀

祀典雜議

答人間關內侯

卷三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霖館記

長短言自序

商周彝器文錄序

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序

千祿新書自序

錢吏部遺集序

江左小辨序

江子屏所著書序

袁通長短言序

上海張青瑯文集序

金孺人畫山水序

上海李氏藏書志序

江南生橐筆集序

阮尙書年譜第一序

陸彥若所著書序

張南山國朝詩徵序

續溪胡戶部文集序

邵子顯校栞婁東雜箸序

懷寧王氏族譜序

禮部題名記序

四先生功令文序

送徐鐵孫序

識某大令集尾

序嘉定七生

卷四

王仲瞿墓表銘

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代阮中堂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慕碣銘

徐泰母碣

孔憲彝母碣

朱殤女碣

潘阿細碣

京師悅生堂刻石代宋經歷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象記

金侍御妻誄

最錄南唐五百字

記王隱君

吳之灃

書果勇侯入覲

書番禺許君

書葉機

書金伶

松江兩京官

縱難送曹生

臣里

廬之推

捕蠹第一

捕熊熊鴟鴞豺狼第二

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第三

定盦文集補

續錄

文八首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蒙古冊降表序

上清真人碑書後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支那古德道書序

重輯六妙門序

重栞圓覺經略疏後序

餘集 古今體詩

破戒草上卷

破戒草之餘下卷

續集 雜詩

三百十五首

別集 詞選

無着詞

懷人館詞

影事詞

小奢摩詞

庚子雅詞

定盦文集補編

卷一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論京北可居狀

與人論青海事書

鏘案此書即正集卷中末篇之與人
牋粵東全經閣刊本重出今不補

卷二

北路安插議

御試安邊綏遠疏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述略

蒙古寄爵表序

上大學士書

青海志序

烏梁海表序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卷三

釋魂魄

辯知覺

闡告子

六經正名

六經正名答問一

六經正名答問二

六經正名答問三

六經正名答問四

六經正名答問五

志寫定羣經

說中古文

家塾策問一道

最錄穆天子傳

最錄列子

最錄司馬法

非五行傳

與陳博士箋

表孤虛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最錄尙書考靈耀遺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最錄急就

最錄中論

最錄歸心篇

最錄神不滅論

最錄李白集

書蘇軾題臨臯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利方略

漢器文錄序

鏡錄序

瓦錄序

說印

葛伯仇餉解

卷四

定盦八箴

大思箴

削成箴

勇言行箴

石言

附與江子屏牋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詔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

顧學士像題辭

與人箋

極思箴

童心箴

文學箴

紙塚銘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曹尚志碣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杭大宗逸事狀

問經堂記

志未逮箴

懷我生之先箴

天琴頌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堪人饌

卷上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嫖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實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冲。孕愁無竭。投閒籛乏。沉沉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欹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輦輓。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婁襲而無疾。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郇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寫之。銘曰。熨而不舍。襲子其涼。咽而復存。媚子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甃萬重。樓中有鏡。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峨峨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庠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黥黥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輦茵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甦。舒萬民。孰荼。於是王乃凭筐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纏結乎城岡。僂星辰。招鸞鷲。卽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拏。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纏緜。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盎然而和。惛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瞽者遇之而精。朝不曠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閒。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氛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巫陽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真。求燁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警兮若海鳥之轆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菹鮮道德。藥餌雲霞。澹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延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真。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

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尙也。其遂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醪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孟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僊矣。卮者上。僊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跽。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跽。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遂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纍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癘遠。則亡癘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跽。富者安。貧者日癘傾。富者日癘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嗷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淳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王心誠深。

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歎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隋水，西有隋財，南有隋粟，北有隋土，南有隋民，北有隋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欵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坳，坳多曰：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瘡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懼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懼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矣哉。龔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慮，可以慮，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懼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啣晤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旣然矣。然而有天下者，要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

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餽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大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婁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自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聖天子。愆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療也。越六年癸酉。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

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居民。則政教之未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契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

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耨耨。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費。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陟。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敵。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蹀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墮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閭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駟。藪澤無才盜。則非但眇君子也。抑小人甚眇。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僂之。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宜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者自度將見僂。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諄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睨然眈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問矣。勳之倫。慙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屨。寒於堅冰。未雨之鳥。咸於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誦士勇夫。而厚象鷲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以水火盜賊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者。以鳥獸治大官。大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士。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予人國。或以爲祥。祥告於堂。不祥諱於牀。鬼發其藏。祥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之祥。聖者以饗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博矣。夫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夫以箠柄擊道旁土。幞幞然落。形如箠。訝之。明年入都。又早。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榆不受水。受亦卽竭。安得南邊鬆泥邪。又三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土。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硃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田夫野老。騶卒之所習。執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爲不屑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爲泐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瞭。聖天子處九重之上。聞焉。而畢識。敏焉。而畢宣。則豈非睿知天縱。而又宏加之。以聖學者耶。元虞集。明徐孺。東汪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孺之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多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者定議。能當鉅疑。斯亦甚可疑之一也。箸諸簡以問之。

釋風

古人之世。儻而爲今之世。今人之世。儻而爲後之世。旋轉簸盪而已。萬狀而无狀。萬形而无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引申焉。段借焉。爲起於蘋末之風。爲怒於土囊之口之風。爲昌闔不周明庶之風。非本義矣。客

曰從虫之義。可得聞乎。曰不從虫則余無以知之矣。且吾與子何物。固曰倮蟲。文積虫曰蟲。天地至頑也。得倮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倮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倮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盪於虫。矧虫之自爲旋轉而簸盪者哉。微夫可怖夫。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半焉。謂天地古今之續爲虫之爲。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慎曰。風生百虫。故從虫。莊周曰。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日。二者孰長。告之曰許之言則倒寘者也。莊之言則橫行者也。道家者流又言。無形么虫。萬億晝夜齧人膚。膚覺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說也。予亦信之。要皆臣僕吾說。

黃山銘 有序

予幼有志欲徧覽皇朝輿地。銘頌其名山大川。甲乙間。滯淫古歙州。乃銘黃山。

我浮江南。乃禮黃嶽。秀吞閬風。高建杓角。沈沈仙靈。浩浩巖壑。走其一支。南東磅礴。蒼松髯飛。丹砂飯孰。海起山中。雲乃海族。雲聲海聲。軒后之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惜哉夏后。橈車未經。惜哉姬王。八駿未登。中原隔絕。版圖晦冥。珪升璧墜。赧岱慙衡。

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天地間。不能以名。強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氤氳沈沈。以返乎其根。爲之哀曰。雲猗。霞猗。天女所憐猗。而投之人間猗。飄搖猗。悲風颺猗。慘怛猗。陰氣戕猗。淒心魂猗。鬱猗。塊猗。又孔之

廳猗。何以寵之。棘十重猗。春不得抽蕤。夏殞妍猗。蹇以盤猗。毒靈靈猗。蛇虺所蟠猗。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清猗。性孔靈猗。况不可以名猗。哀此忍樹猗。毋久闕汝香猗。行歸而鄉猗。雲霞之樂長猗。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去。爲文使聽之。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窈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煩。言爲心聲。傷時感事。懷都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亭。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煙消眇。金玉瓏璫。文奇華古。文逸華馨。文幽華遂。文怨華零。有鸞來窺。翔顛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山雨春沸。城雲暮扃。簡而不僵。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逝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畱銘。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 存序

我朝龍飛東海。霆響中夏。廟謨睿武。先後繼承。自尼堪外蘭始征以還。薩澹松山。凡數大戰。未及百年。傳檄區宇。定鼎以後。又百七十年。祖恢九有之勳。宗紀十全之績。聲靈則雷厲風飛。景運則天翊神贊。其中蕩定三藩。親征漠北。冉驢睢盱之國。臺灣滯汗之鄉。西戎二萬里。部落數百支。乃洪荒所未通。洎累朝而大定。自帝鴻禦火災。共工定水害以來。武功之盛。未有少及本朝者也。自古平地成天之主。必有文經武緯之臣。指顧中外。驅畫山河。捧日月之光華。策風雲而後先。天祐聖清。篤生碩輔。朝夕降乎崧嶽。日月下

其列星佐命定中原。建策揚大伐。倚劍崑崙之山。飲馬星宿之海。八地九天之奇兵。祕乎豹略。五行十守之正道。捷此龍庭。亦有保奭揚末命。公高亮四世無開疆之績。有論道之忠。凡若此者。豈僅營平龍雒。增徹侯之戶。橫海樓船。建將軍之號。蘭臺濡筆。頌封闡顏之山。博士矢歌。美平淮西之績而已矣。實乃攷於詩書。無此偉者。讀其姓氏。恍若神人。懼山澤之癘。有不盡知。用敢仰衷國史。作贊二十有一。若夫璿牒親藩。瑤圖上爵。同姓大功。逾朱虛東牟之至親。文子武弟。有周公康叔之明德。此其地位尊崇。祀典不名。國史乃敢敬書。下士不容借頌也。又有亡殷事周。相韓歸漢。雖亦從旗鼓。著勛勳。恭稟特筆。列於貳臣。茲亦不及之云爾。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揆字藻儒奏疏一卷。我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貽。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心。持識。皇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卽羲炎項嚳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揆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揆疏不止。自櫻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懲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

有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揆。遭遇君父。如我聖祖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聖祖諭曰。王揆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奕清代父譴戍。伊等旣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劬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册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且不徒如前史册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考揆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勸勤之際。與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純皇帝讀實錄之暇。俛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徐尙書代言集序

崑山徐家籍。哀其先所著述。曰徐尙書代言集者若干卷。其曰文集者又若干卷。其總曰三徐文者。又若

千卷墨者雕泐者新而授浙人襲自珍序其悒。自珍爰大書於代言集之首曰。上帝息其精英之氣。闕之百數十年。眷世而生天子。眷天子而生大臣。有厲劍執槩定一代大難之大臣。有開一代文教之大臣。生是世也。熏然而醴。爛然而光。芬然而大吉。祥豈惟德之滂流與政之肅。亦文事也。明自中葉以還。泊乎屏亡。華質凋喪。擗吠廟堂。蟻及四方。纖兒仄豎。爭相怒頰。我世祖章皇帝一統海宇。首開甲乙科。聖祖仁皇帝昌進科目。純用方聞士。數十年間。雲升露降。植效連理。動呈肉角。山川發鮮英。書物變顛清。在人爲學士大夫。學士大夫之魁然而秀於一門者。爲江南三徐公。曰元文者季。順治己亥殿試第一。至太子太傅內宏文院大學士者也。曰秉義者仲。康熙甲辰殿試第三。至吏部侍郎者也。曰乾學者伯。康熙庚戌殿試第三。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者也。實甯高祖。國朝之以科第大其門。世有一品官者。曰桐城張氏。常熟蔣氏。海昌陳氏。雖金壇于氏。錢塘徐氏。德清蔡氏。諸城劉氏。不得比。而徐氏喤然導其先聲。撰箸宏富。皆康熙中大典故。康熙中文學傳人。大半門下士。子孫淵雅。名氏有述。家乘之存。與冊府相襁褓。可謂璋矣。謹讀二公之文。規矩肅澹。學副厥遇。而尚書公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尚書代詔制之文。舜聲堯容。義情軒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懿告乎萬代。十讀四歎。雲三色而爲霽也。五色而爲慶也。露結采而成文也。結味而成甘也。自大小牙門百執事。以及寰海吏士農民。嚶嚶然如圖畫。見於幅上。引吾之神。化吾之情。而游之乎羲炎堯舜之世。嗚虜公之斯文。於是不專爲公之文之盛矣。自珍又曰。

本朝博學宏詞科。始發自公。將以收拾明季遺佚之士。集中恭擬諭旨三通。是自珍又曰。仁皇帝撤三藩之謀。公之季預叅贊之。公科新而官卑。所傳恭擬癸丑科殿試策問一道。乃宏文作非公也。家乘中語。恐非是自珍。又告家翁曰。王鴻緒之脩明史。亦主公。王於徐爲姪。亦文獻家也。

今天子謗古姓。錄舊典。必不遺之矣。吾子盍之華亭王氏咨焉。自珍又曰。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大臣。羣事關內閣。譔擬諭旨。則關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迺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二三君子鈎鈺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帙。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四。蒙有未安不識。乃繆其指。以發其愚歟。敢貢其一端。而晞通人之擇。府志非史也。尙不得比省志。今法國史取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它日之史。君子卑遜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更繁於是。乃中律令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翦除埋沒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不仁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徽人亦懼矣。明甯陵呂氏嘗曰。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願觀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毋

客爲博多。以貽之以歷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蹟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邱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又耳目相接。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泐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譏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縟而不師古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深海穹嶠。夔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進。今事無足疑也。康熙間崑山徐尙書主修一統志。吏上節婦名多至十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國朝風教邁前古。宜備載其盛。矜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有文者矣。如二三君子病蒙之言爲狂。或難以塞邦之拘古。敢論議者。則請置蒙之狂言勿道。道尙書語爲雍容可也。賓館戒寒。伏承不一。

附復札

汪龍洪飴孫武穆淳胡文水頓首。璉人世兄史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服之至。龍偶與同局言及漢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旱一事。後三年亦止書二月行幸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向

班固錄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蓰於三代。風運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刪詩書自比。茲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目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悖義。迥者皆驛入。傳曰善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能通經史之理。可與徵斯言矣。附問近祺。謹希代問。尊大人政祉不具。十一月某日。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污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鉤曰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閱秦火之鬱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給。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束髮子弟。若知助閻

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忽然起。道然思。鬱然歎。愾然而寤。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主上。万一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麻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甯失不經之誠。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誠。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干卷。數數僞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剽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婁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 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 人某某。綬甲最有聲。公以乾隆 年卒於官。年 十有 以嘉慶 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尙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

眞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上竟爲少畱領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納節。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旣亡。粵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綬甲友。其友籀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救救周乎國門。又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茫目迷。澌乘孤舟。洄乎大漩之中。颺浪江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埴。心已定矣。隄已合矣。槁乎其如息。僮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岐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信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

者雜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眡予。予請復往。

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粹然愉謾。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怡然以懽。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者。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己。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嚙嚙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瘡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既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農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擅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

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懼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恆視爲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苗。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

也。古者無文。用擇稽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尙不與。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叩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土。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春榆。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戚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戚期功。恩亦綱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黍果蔬十畝。糶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籜以爲帚。冶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鐙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妖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關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關羣吏。豐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關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政關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蔬苧。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圃糶佃五者。毋或一廢。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瘵寒暑濕乾。不以其子。

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瘵寒暑濕乾。不以愆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良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關大吏。稽其世數。關羣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亢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者復爲宗。本小宗者復爲小宗。本羣宗者復爲羣宗。本閒民復爲閒民。貴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進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是故籌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原流具矣。籌一農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爲天下大綰。綱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原。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蓬跣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世譜牒。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秦厲空虛。野無天札。鬼知戀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附圖一 大宗圖

大宗

子甲

襲大宗百畝
父六十而襲

子乙

立爲小宗別請田二十五畝。即餘夫也。餘夫不見經。惟見孟子及何休公羊傳注。正可證吾宗法。

子丙

皆立為羣宗。皆請田二十五畝。皆餘夫也。孟子何
丁休皆不言餘夫。是何等民。故以宗法定其目焉。

戊為閒民。若依古制。每夫百畝。田
何以給。故立田等之目以差。

圖二 小宗圖

小宗

子甲 襲小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父母老必養。於宗子
之家。故大宗以十口率。小宗以五口率。雖過是亦足食。

子乙 立為羣宗。別請
田二十五畝。

子丙 閒
民。

圖三 羣宗圖

羣宗

子甲 襲羣宗之二十五
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閒民。雖堯舜不能無閒民。安得盡男
子而百畝哉。周之農必有宗法。何疑。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達節之民。挺瓌怪之姿。躬淳古之行。生而魁於凡民。沒而當祭於社者。不有文事其

無稱乎。先嗇陳君厥諱朝玉，字曰璞完，江南某縣人也。幼有異稟，膚色黝漆，臍窪若臼，環要有白文，其圖中規，相人者言是爲玉帶圍，常奇異，稍長，衍然魁頤，故其鄉之人嘗已疑其神。年十三，讓產伯兄，鴻鵠鳳逝，去之無迹。是時皇政熙清，后祇效靈，海之君王來獻土壤，以福吾黎元，通州常孰間東地望洋無極，潮退沙見，豁然劃然，巨二百里，君履其側，四無居人，蒼芒獨覽，曰：吾當屋於是。率妻來遷，剝草屋，斲木爲耜，冶釜爲犁，夫任半耜，婦任半耜，一耜之力，旬有五日，水鹹者立甘，沙疏者立堅，沙膚窳者立厚，枯苗旣成，龜魚大上，不封不爵，樂衍自保。於是遠近之民聞之，僉曰：神哉！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莫不削薪以爲之耜，投刀以爲之犁，賣驢以求牛，懷種種，儲瓶缶，挈大男，衽幼女，效君而歸。君願爲海農，洋洋載道，於是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老謁於正，正謁於吏，吏白於大吏，天子籍其地，以爲海門廳。不十年，羣姓益衆，皆造瓦屋，炊烟起如海雲，國家歲入地丁漕米累千近萬，爲江海大聚。君生康熙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四，婦劉年九十，君之屋於海也，幾六十年，不蓄墨楮，結繩而治，歲終夫婦解繩之紛，以計事，事纖芥無忘，失壽考以爲常。君卒將百年，君之曾孫貢生免，以經明聞於時，元孫翰林院編修兆熊，舖祿於朝，乃召其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爲蜡饗農先農也，先嗇司嗇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郭大聚皆得立蜡祠，吾祖宜爲先嗇，始吾祖刈殺此土，以利後之人，生有奇異，如天之公侯，今海門廳士姓無吾陳氏，舊且大，宜爲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旣爲祠，免兆熊以狀謁內閣，中書龔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榜，又因以

爲樂石之文。龔自珍則大書之如是。狀又稱君不知書。乃能作書。點畫英碩。神明所流。匪道匪藝。不可得而詳也。頌曰。生爲功民。衆疑以爲神。沒爲功神。尙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兮。豆觥明粢。以報君兮。文此樂石。以震耀君兮。以大旌於海濱。且以勸田。

與人箋一

客言足下始工於文詞。近習考訂。僕豈願通人受此名哉。又云足下既習考訂。亦兼文詞。又豈願通人受此名哉。足下示吾近勇去口吻之冶俊。爲汪洋鬱栗冲夷。是文章之祥也。而頗熹雜陳枚舉。夫一二瑣故。以新名其家。則累矣累矣。古人文學同驅並進。於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終極。綜百氏之所譚。而知其義例。徧入其門徑。我從而筦鑰之。百物爲我綵用。苟樹一義。若渾渾圓矣。則文儒之總也。

與人箋二

少習名家言。亦有用。居亭主獷獷嗜利。論事則好爲狠刻。以取勝。中實無主。野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某公端端。醉後見疎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疎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爲駭穉。以行其老詐。某一席之議。前後不相屬。能勦說而無線索貫之。慮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善忌人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勑而行伐。使受者傷心。而外不得直。驚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

諒也。某童子妍黠萬狀，志賣長者，奸而不雄，死而諡愍悼者哉。

與人箋三

吾子改之，夷坦酣嬉於人，人以機械至，吾子覺大恨，婁受侮，吾子必改之，道無畦者，事有闕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爲無滓無擇，又不制於外，吾子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遊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爲僞，薄胡不與人坦夷而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織夫佻人當吾前，而不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

與人箋四

手教至，引拙集知歸子贊，無不隨也，相詰隨之義，自與前札無刺謬，足下之疎輕而酣嬉，婁受侮，慎毋以吾隨藉口，善交友而無受侮，如吾箴中言，是亦隨而已矣，因其當恭敬而恭敬之，是亦隨而已矣，吾子何所見之偏側哉，引莊子益繆，莊子曰，吾虛而與之委蛇，委蛇耳，而與之乎騁馳，而與之乎沈溺，而與之乎上九天絕九淵，真吾子所謂隨矣，必奪其中矣，烏能虛。

此页空白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卷中

家塾策問一道

問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瞽史諭書名。六書學三代綦重之矣。古今異體。或
嬗或改。自倉頡史籀以降。至於炎漢。書凡幾變。可得而陳。與漢安帝時。許沖上其父南閣祭酒慎說文解
字十四篇。此古今書名之大宗也。法後王以小篆爲質。以何體爲附。見例可得而聞。與說文形書也。顧一
字有一字之形。與一字之音。與義。而後一篆完。故說者曰爾雅廣雅義書也。聲類音書也。然則歧而爲三。
抑治說文而經緯備舉也。能發其凡。與以字義而論。一字有一字之本義。有引申之義。有段借之義。往往
引申段借之義。通行於古今。而本義反晦者。能約略舉之。與六書之目。有體有用。孰爲四體。孰爲二用。能
了然胸中。與二用中之段借。由古人字少。固也。但段借亦必中師法。能言其樞紐。與周末漢初。經師口授。
不箸竹帛。又或用方言。是故羣經異師。則異字。自胡毋生之治春秋而已然矣。說文僞經。與羣書之僞經。

異。好古者又據許以改經。未見其可也。能言原委曲折與。許之言六書。與鄭衆之言六書。與劉歆班固之言六書。次第小不合。形聲與諧聲殊趣。能疏別與。今音古分十七部。秦以前有均之文。可覆按也。若依聲以臚許之九千字。不獨形聲字而以部分釐之。亦古今之奇作也。能說其例與。許書所有之字。當時俗字。固不闌入。乃羣經所有之正字。亦頗有不收者。況本書見於說解則有之。篆文則無之。所從得聲則有之。本聲則無之。此自有其故也。豈可盡以某字卽某字當之與。玉篇以降。可羽翼說文者。凡幾家。或謂呂忱字林及字苑諸作。雖不作可也。信與。唐人說經著者。孔賈陸三家。其於小學之理。謂不及近儒可也。曰茫乎未之聞。然與不與。古均各家。疎於十七部者。十部十三部也。密於十七部者。十八部二十一部也。枝派義例之不同。能臚其入出歟。六書爲小學之一門。聲又爲六書之一門。等均之學。又爲聲中之一門。然則談古均者。胡爲而不屑談等均也。抑治經未暇與。意者謂古均足裨經讀。而等均爲餘事。不知古均明而經明。其體尊等均明。而天下之言語明。語言亦文字也。其用大。能一以貫之與。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博。采古文何其夥也。往往爲凡將急就滂熹元尙訓纂所未及。俱可信而奉之以補許氏古文之闕。抑真僞雜出也。能一言決之歟。周時吉金。近世出土頗夥。魯鼎太嬖盤而外。其足證古文者。有幾事歟。秦漢金石。往往非篆非隸。意者割二分留八分之說。未盡無稽與。夫解經莫如字也。解字莫如經也。韓氏曰讀書略識字。古未有不明乎字而稱經生者也。諸生治經之日久矣。心知其意者。其縱言之。

陳頌甫所著書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故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告仲由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子游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與其灑掃進退之節。保氏掌國子之教。有書有數。六書九數。皆謂之小學。由是十五入大學。乃與之言正心誠意。以推極於家國天下。壯而爲卿大夫公侯。天下國家名實本末皆治。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卽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爲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算師疇人。則積數十年之功。始立一術。書師則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求之五經三傳子史之文而畢合。乃宣於楮帛。而且一戶牖必求其異向也。一脯醢必求其異器與時也。一衣裳必求其異尺寸也。有高語大言者。拱手避謝。極言非所常。於是二千載將墜之法。雖不盡復。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力。至苦勞矣。陳頌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乃言曰。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興禮而齊刑。則六藝爲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話。與話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之後。旣媮吾

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於治天下。大凡某書如千篇。如千卷。某書如千卷。都如千卷。如目錄。兵部主事姚先生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躡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曰。使碩甫自信所推。畢無闕。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闕。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爲虛待。無歧謬。是二言者。龔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

答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儲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悵悵鋪敘。旣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諉責。不可辭。而植不忍爲誌銘。謹撰上墓表。

西域置行省議

天下有大物。渾員曰海。四邊見之曰四海。四海之國無算數。莫大於我大清。大清國堯以來所謂中國也。其實居地之東。東南臨海。西北不臨海。書契所能言。無有言西北海狀者。今西極徼至愛烏罕而止。北極徼至烏梁海。總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粵。版圖盡處。卽是海。比西域者。釋典以爲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爲西域矣。我大清肇祖以來。宅長白之山。天以東海界。大清最先。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南西北。設行省者十有八。方計二萬里。積二百萬里。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下。尙不能以有一海。博聞之士。言廓恢者。擯勿信。於北則小險。望見之。於西北正西則大險。望而不見。今聖朝旣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險。高宗皇帝又應天運而生。應天運而用武。則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東南北之衆。開拓西邊。遠者距京師一萬七千里。西藩屬國尙不預。則是天遂將通西海乎。未可測矣。然而用帑數千萬。不可謂費。然而積兩朝西顧之焦勞。軍書百尺。不可謂勞。八旗子弟。綠旗延賤。感遇而捐軀。不可謂折。然而徼夫天章聖訓之示不得已。淺見愚儒。下里鄙生。幾幾以耗中事邊。疑上之智。翦人之國。滅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則貴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勞者不可復息。費者不可復收。滅者不可復續。絕者不可復蘇。則亦莫如以因之以爲功。況乎斷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續之。所憑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則豈非天

之志與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續加之。則莫如酌損益之道。何謂損益之道。曰。人則損中益。西財則損西益中。兩言而已矣。今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爲患。大官非不憂。主上非不諮。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如割臂以肥腦。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狼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殮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拓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嘉峪關以外。鎮將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夥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縱數千里。部落數十支。除沙磧外。屯田總計北纔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二畝。南纔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畝。合計纔二十八萬八千一百零八畝。田丁南北合計纔十萬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無實者二百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則言之胡易易。今內地貴州一省。每歲廣東四川皆解餉以給。貴州無重兵。官糈兵糧。入不償出。每歲國家賠出五六萬兩。至八九萬兩不等。未嘗食貴州之利。內地如此。新疆尙何論邪。應請大募京師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山東河南之民。陝西甘肅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險遠。易以生怨。無庸議。雲南貴州兩湖兩廣相距亦遠。四川地廣人希。不宜再徙。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雖毋庸議。而願往者皆往。其餘若江南省鳳潁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

皆性情強武。敢於行路。未驕慣於食稻衣蠶。地尙不絕遠。募之往必願往。江西福建兩省。種菸草之奸民最多。大爲害中國。宜盡行之無遺類。與其爲內地無產之民。孰若爲西邊有產之民。以耕以牧。得長其子孫哉。當行者官給每戶盤費若干。每丁盤費若干。議聞。又各省駐防旗人。生齒日繁。南漕不給。大率買米而食。買緞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師。內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數年。本省費又無所底。駐防者所以衛天朝也。八旗子弟受恩久。忠義其所性成。苟有利於天朝者。必無異心。無異議也。各將軍議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盤費宜視民人加重。以示優厚。議聞。其遷政暫設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議聞。先期。斬危崖。劃仄嶺。引淙泉。瀉漫壑。到西分甬南北兩路後。官給蒙古帳房一間。牛犂具籽種備。先給大戶若干丈。中戶若干丈。下戶若干丈。不得自占。旗民同例。除砂磧不報墾外。每年一奏開墾之數。十年再奏總數。二十年彙查大數。每年粟麵稞蔬皆入其十分之一。貯於本地倉。以給糧俸。其地丁錢賦。應暫行免納。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交穀外。另有丁賦例。有丁賦後。再定解部額。現在交粟麵。暫勿折收銀錢。亦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折銀錢例。設兵部尙書。右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總督一員。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巡撫一員。或如直隸四川例。以督兼撫。不立撫。似亦可。布政使一員。按察使一員。巡道三員。提督一員。總兵官三員。知府十一員。知直隸州三員。知州二員。知縣四十員。府州之目十有四。曰伊東府。曰伊西府。伊犁東西路也。曰庫州府。庫爾喀喇烏蘇也。曰迪化府。烏魯木齊也。原設曰鎮西府。巴爾庫勒也。原設曰瓜州府。哈密也。

曰塔州直隸州。塔爾巴噶台也。以上北路。曰關州府。闢展也。曰沙州府。哈拉沙拉及庫車沙雅爾也。曰蘇州府。阿克蘇及賽喇木也。曰羌州府。葉爾羌也。曰和州府。和闐也。曰吐蕃直隸州。烏什也。曰磚房直隸州。喀什噶爾也。以上南路。伊東府設縣四。以府城爲伊東縣。以烏哈爾里克爲綏定縣。以博羅塔拉爲博縣。以幹珠罕爲珠縣。四至核議。伊西府設縣四。以府城爲伊西縣。以庫爾圖爲圖縣。以古爾班薩里爲絜縣。以烘郭爾鄂籠爲鄂縣。四至核議。庫州府設縣三。以府爲庫縣。以烏里雅蘇圖爲舊營縣。以品河爲豐潤縣。四至核議。瓜州府設縣四。以府城爲瓜縣。以蘇木哈喇垓爲舊堡縣。以賽巴什達里雅爲湖縣。以塔勒納沁爲土城縣。四至核議。塔州設縣二。以州爲塔縣。以雅爾爲肇豐縣。四至核議。其鎮西迪化兩府。現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議。南路關州府設六縣。以府城爲關縣。以納呼爲東關縣。以洪城爲洪縣。以魯克察克爲柳中縣。以哈喇和卓爲高昌縣。以吐爾番爲安樂縣。四至核議。沙州府設州一縣四。以府爲沙縣。以庫車爲龜茲縣。以碩爾楚克爲舊城縣。以託和鼎爲鼎縣。以沙雅爾爲沙城縣。四至核議。蘇州府設州一縣五。以府爲蘇縣。以賽喇木爲毗羅州。以帕爾滿爲帕縣。以託克三爲四村縣。以拜城爲拜縣。以庫什塔木爲小城縣。四至核議。羌州府設五縣。以府爲羌縣。以巴爾楚克爲新遷縣。以呼拉瑪爲瑪平縣。以哈喇古哲什爲哲縣。以裕勒里雅克爲西夜縣。四至核議。和州府設四縣。以府城爲球縣。以皮什雅爲琳縣。以玉隴哈什爲琅縣。以博羅齊爲玕縣。四至核議。吐蕃州設縣二。以州爲明定縣。以森尼木爲森縣。磚房州設

縣三。以州爲磚房縣。以塞爾門爲塞門縣。以英噶薩爾爲依耐縣。四至核議。武官副將以下。文官同知以下。應如干員。另議。總督駐劄伊東府。巡撫駐劄迪化府。提督駐劄迪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備道一員。分鎮安西北鎮總兵官一員。同駐劄鎮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備道一員。駐劄伊東府。分鎮天山北鎮總兵官一員。駐劄塔州。分巡天山南兵備道一員。駐羌州府。分鎮天山南鎮總兵官一員。駐吐蕃州。非關州屬安樂縣督撫必皆駐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隸天朝。無不甘心爲準夷役者。亦國勢然也。設采辦紅銅事務監督一員。用內務府人員。三年更調。駐劄吐蕃州。其甘肅省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司內地往準回販易之稅。除稻米鹽茶大黃布網外。一切中國奇淫之物。不許出關。以厚其俗。除皮貨西瓜外。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銅務關務皆所以劑官俸給兵糈也。其哈密關展兩郡王。皆賞給協辦府事官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遴選一員。賞給協辦縣事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知縣之下。縣丞之上。甘肅省以安西南路爲盡境。準回省以安西北路爲首境。立界石。新遷人等及旗人回人等。未能知書。應請於三十年後立學宮。設生員舉鄉試。現在毋庸議。其鎮西迪化現已設立。姑仍舊交巡撫考試。戈壁無水草處。地方官踏看有可籛采金屑之地。酌立條規奏聞。官缺在北路者。及臨戈壁者。設風沙邊缺。如內地煙瘴邊缺之例。速其升調。凡近磧之郊。處處設立風神祠。泉神祠。歲時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風息於天。以宜蔬宜稷。頒祝文焉。大郭勒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大達巴

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文移官事往來經戈壁皆帶泉水。應頒製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又宜頒設高廣護風之具。田中可用者。詳蕭山民人王錫議。令仿造。夫然而屯田可盡撤矣。屯田者有屯之名。不盡田之力。三代既遠。欲兵與農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蓋其難也。應將見在屯田二十八萬畝。零叩給與見在之屯丁十萬餘人。作爲世業。公田變爲私田。客丁變爲編戶。戍邊變爲土著。其遣犯毋庸釋回。亦量予瘠地。一體耕種交納。既撤錄旗之屯。當撤八旗之戍。中國駐防旗人往者。別立冊籍。以別於民戶。回戶既有旗戶名目。與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無所歸也。應請將將軍副都統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印房章京等一概裁撤。其駐防之滿洲索倫錫伯蒙古弁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爲安西北路旗戶。在天山北路者。作爲天山北路旗戶。南路者作爲南路旗戶。伊犁將軍所領兵最多。伊東伊西地亦最大。出之行陳。散之原野。勢便令順。無不給之患。應與自內地駐防旗人新移到者。一體歸地方官管轄。但有事不得受知縣以下杖責。交納時應比民戶回戶酌減十分之二。以償世僕之勞。如是則又慮其單也。應請設立辦事大臣一員。駐南路極邊羌和二州之地。統領滿州兵九百名。蒙古索倫兵七百名。錫伯兵四十名。綠旗兵六百名。共計二千二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魯特哈薩克那木千愛烏罕各國。掌各國之朝貢之務。鑄總統西邊辦事大臣印一。勅文一。秩正二品。受準回總督節制。與提督巡撫互相節制。布政使以下具申文。總兵官以下帶刀見。以昭威重。其駐防兵丁於現在議裁撤者。遴留至銳者。其軍裝器械月餉應照內地。

江甯荊州例。歲一閱。三歲總督一閱。十歲請旨。派威重大臣來西。一大閱。布魯特哈薩克之人咸侍。是爲天朝中外大疆界處。以上各議。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更張極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後。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則一損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國運益盛。國基固益固。民生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辦。必由是也。無其次也。其非順天心究祖烈劑大造之力。以統利夫東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議。謹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臣伏處下士之列。縱觀史冊之盛。翹首昭代之蹟。遊心官書之府。仰天章之有爛。測地輿之至蹟。我朝之盛。乃自羲炎堯禹以降。文儒武臣。目所不能殫。耳所不能聞。帝者號令所不能逮。史官文章所不能記。有一臣於此。遭遇隆代。明聰特達。能通文學。能見官書。能考官書。能見檔冊。能考檔冊。能鉤稽補綴。能遠遊。能度形勢。能通語言文字。能訪問。能彙記。能思慮。能屬詞比事。信或有之。其福甚大。求之先士。無有倫比者也。臣珍禱昧。乃非其倫。竊見國朝自西域盪平後。有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專紀準部回部山川種系。聲音文字。及於國朝所施設政事。箸錄文淵閣副墨。在杭州鎮江揚州。旣富旣鉅。永永不朽。臣攷前史動稱四海西北兩海。並曰蓋闕。我朝之有天下。聲教號令。由回部以達於葱嶺嶺外屬國之愛烏罕那木干。以迄於西海。由蒙古喀爾喀四部。以達於北方屬國之鄂羅斯。以迄於北海。回部爲西海內衛。喀爾喀爲

北海內衛。今葱嶺以內。古城郭之國。既有成書。而蒙古獨靈丹呼圖圖滅爲牧廠。其餘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大部。縱橫萬餘里。臣妾二百年。其間所施設。英文鉅武。與其高山異川細大之事。未有志。遂敢伸管削簡。總理其迹。闡鞞其文。作爲蒙古圖志。爲圖二十有八。爲表十有八。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私家著述。所得彙漏。不敢仰與官脩各件。絜短長於萬一。顧見欽定四庫書目。箬錄文淵者。於下士私述。間蒙俛采。不遺其勤。凡若干種。竊願是書他日附官書以傳。得箬錄四庫之末簡。則無其才也。而福與之並矣。

述曰聖祖高宗。文冠古后。嗣而比之。武文咸富。述天章志弟一。

滿洲祭天。則有禮書。茂彼北裔。亦攷厥圖。述禮志弟二。

古舞侏儻。廟門之下。號嘈者何。以侑詐馬。述樂志弟三。

八戴北斗。中言匪西。出地入地。測之用圭。述晷度志弟四。

內四十九。如康田功。附土默特。西旗旣同。述旗分志弟五。

如古康侯。盟用刑牛。畫社爲六。理藩所區。述會盟志弟六。

有哲卜尊。北方大師。如宗喀巴。宏於西陲。述象教志弟七。

摩騰演漢。章佳贊聖。彼徧此宏。本師所印。述譯經志弟八。

小東大東。漭漭烏龍。亦有北海。厥受則同。述水地志弟九。

古兀落素。今也卡倫。匪愛其獸。以陸人民。述臺卡志第十。
貢用九白。始自崇德。王會徵之。如典屬國。述職貢志第十一。
教駢攻駒。詰儒失傳。北方大政。以牧代佃。述馬政志第十二。
斯者託忒。不資豪毛。國書囚之。落葉龍艘。述字類表第十三。
民生啞啞。後立文字。聲在形先。我聽厥際。述聲類表第十四。
天子命輿。地則必書。曰討曰巡。請詹起居。述臨莅表第十五。
粲粲中原。有削有吞。浩彼諸藩。豈無革沿。述沿革表第十六。
林丹旣夷。旁支具安。如鄂承不。雲初磐磐。述氏族表第十七。
收其大人。扈入居庸。固山梅勒。轄是功宗。述在旗氏族表第十八。
愛猷之遜。隔三百年。天聰以前。系闕弗全。述世系表第十九。
古稱封建。聖不得已。因虜自然。匪我錫祀。述封爵表第二十。
碩矣天姬。爲之哈屯。禮官擇言。匪古和婚。述釐降表第二十一。
準有鄂拓。蒙古之旗。如我京城。叅佐所治。述旗職表第二十二。
推河二族。今則烏蘭。名曰寄牧。牛羊宴然。述寄爵表第二十三。

濟農岱青其汗其王漠南視之以爲朔方。述喀爾喀總表第二十四。
帝妣天姬再世降靈。匪戚伊勳。躋於廟庭。述賽因諾顏總表第二十五。
民貴見幾。智者全生。四衛拉特。爾安爾榮。述新邊之杜爾伯特表第二十六。
昔也五族。今也二存。督之縣之。臣有塊文。述四衛拉特總表第二十七。
唐努之山。爲北屬國。臣請上言。置札薩克。述烏梁海表第二十八。
帝平羅刹。嘗用其人。海西漠北。厥居婁遷。述巴爾虎表第二十九。
藐吐谷渾。五部無統。和碩少文。台吉之總。述青海蒙古表第三十。

曩欽吉思。逐蘇勒坦。何如今朝。玉茲奉版。附述哈薩克爲一表。

抱羊乞錢。西東奉藩。偕哈薩克。拱我天山。附述布魯特爲一表。
以上二表用前編脩徐松所述。

道光元年十一月朔內閣中書龔自珍撰表

蒙古像教志序

夫染衣出家。沙彌之律也。肉食不淨。大慧之聞也。諸肉勿食。泥洹之訓也。讚歎毀戒。波旬之徒也。然其生於邊地。不生地穀。以畜牧爲耕作。以血肉爲饗飮。宗教旣黃。相沿已久。有乖壞色之訓。聊別白衣之儔。戒或遮之。教必諒之。蒙古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部。皆宗黃教。黃教之祖曰宗喀巴。若具云者。租。翰。阿。卡。巴。羅。阿。阿。鄂。

補阿昂查阿阿克巴也。自稱文殊師利之瑚必勒罕。生于額納特珂克地。而唐古特庫車淖爾四衛拉特之地。遍相宗祖。其法嗣之派。繁衍難備述。述兩大支。曰在藏坐牀者。曰到蒙古住持者。在藏坐牀者。又分兩支。宗喀巴弟一弟子曰根敦珠巴。實弟五十四輩之達賴喇嘛。是爲舍位出家之第一輩。遞傳至七輩。噶爾藏加莫磋。當準噶爾擾藏時。聖祖救其亂。噶爾藏加莫磋避至青海坐牀。聖祖送之。俾歸于藏。至今傳付不絕。皆以其呼必勒罕爲之。此一支也。第二弟子號爲班禪額爾德尼。名曰刻珠尼曲結。若具云者。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布格爾也。至弟四輩。名羅卜藏曲結嘉勒燦者。始與蒙古通。自蒙古至盛京。受我太宗皇帝册封歸死。後其瑚必勒罕遂有喀木之地。又九傳矣。此一支也。兩支外。又有兩小支。一曰紅帽噶瑪巴。一曰黑帽沙瑪納。皆稱呼圖克圖。避達賴班禪位號。沙瑪納呼圖克圖之後。日就衰滅。噶瑪巴之後。近世有林沁班珠爾者。稱沙布嚨於庫車淖爾。爲庫車淖爾察罕諾門之屬僧。則並不敢號呼圖克圖矣。其來蒙古住持者。又分三支。最先者曰帕克巴巴喇密特。是其道北行之始。凡六傳。至元順帝時。阿難達瑪第喇嘛。與帝爭政事。怒而歸于唐古忒。中絕。凡八九十年。而索諾木札木蘇重至。又十餘傳。至邁達哩止。爲一支。宗喀巴有弟三傳。嫡嗣曰蘇爾第。其瑚畢勒罕。託生喀爾喀地方。稱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又兩傳。進丹舒克於世。祖朝。至今凡十六次。瑚必勒罕號位。亞於西藏之達賴。而幾與班禪埒。又一支也。康熙間。有喇嘛章佳胡圖克圖。自藏來朝。其人乃是第六輩達賴羅卜藏札木蘇之支嗣。聖祖優禮之。命其住持。

于多倫諾爾之彙宗寺。其第二次瑚必勒罕。世宗優禮之。命其住持多倫諾爾之善因寺。其第三次瑚必勒罕。賜對高宗朝。大加獎異。命其來京。更定大藏經咒應真名號。乃取自後漢至唐各譯主所譯。悉以今藏語更校成。又以其國首楞嚴已亡。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辦理同文韻統。於四十一年跌逝京師。今又再瑚必勒罕矣。是最盛而最後出又一支也。五支之徒。其論輪迴因果報應。與古德神不滅論合。其論劫初形狀天地衆生日月種種成立種種出生次序。與樓炭經合。其書與符印明合。其念咒與聲明合。自漢以來。譯經之例。例不翻咒。疏抄之例。亦不妄釋。咒是密語。咒是祕印。佛無祕密議。有祕密語。既不譯不疏。徒恃音準。音若不準。妙陀羅尼雖誠求之。亦恐迂篤矣。今按自修多羅至優波提舍各有神咒。小者取用禁制神鬼。作諸幻術。大乘之咒。三世諸佛由此出興。不可思議。具如首楞嚴說。且凡外道六師。亦能幻出宮殿天龍女樂大火大水。乃至幻一日演成極長。幻長日促成剎那境界。種種靈怪。咒聲靈故。符佛口故。又凡人世所求年命五欲。誦咒皆得。咒聲靈故。符佛口故。以上之事。天竺神僧生于拉撒。視爲固然。卽蒙古道高喇嘛。尙能近似。而此震旦耳根非劣耳識非殊。雖有高僧。不臻神悟。故撰象教志。專以推尊因明門中聲明一門。而非讚歎夫食肉衣黃墮邪師見也。

蒙古水地志序

河。鹵來受者三部。曰烏喇忒。曰鄂爾多斯。曰歸化城。土默特羣水南來受者七部。曰喀喇沁。曰土默特。曰敖漢。曰奈曼。曰翁牛特。曰巴林。曰喀爾喀。左翼水東行入黑龍江。未至。句經大川四。曰潢河。曰大遼河。曰諾尼江。曰混同江。水北行入色楞格河。未至。句經大川三。曰愛畢哈河。曰土喇河。曰鄂爾渾河。黑龍江入東海。色楞格河。徑俄羅斯入北海。東以黑龍江爲主。其目四。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北以色楞格河爲主。其目三。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具如志。以西塞小水。附黃河流入中國者。別爲卷。

蒙古臺卡志序

惟皇地祇爲主山川不能自辨自位。是故古昔書有八索。以政其人民。周之諸侯史氏不能讀。其名存者。有戎索。有周索。以侯以公。以郡縣。以城郭。以行國。皆將於是乎東。於是乎西。於是乎南。於是乎北。我國家君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四部地。且二百年。一吏不妄行。一馬不妄芻。一兔一鹿不妄趨走。是亦有政。撰臺卡志。志郵志。新郵志。喀爾喀自備郵志。鄂博志。察哈爾牧廠鄂博志。卡倫志。圍場卡倫志。柳子邊郵。句康熙三十一年議。自古北口至於烏朱穆秦。置臺九。又自獨石口至於蒿齊忒。置臺六。又自張家口至於四子部落。置臺五。又自張家口至於歸化城。置臺六。又自殺虎口至於吳喇忒。置臺九。又自歸化城至於鄂爾多斯。置臺八。又自喜峯口至於札賴特。置臺十有六。新郵。句乾隆三十四年議。喜峯口路札賴特。盡處起。置郵十有四。古北口路烏朱穆秦。盡處起。置臺六。殺虎口路烏喇忒。大路外。置臺七。張家口路自

四子部落盡處起。置臺十有六。穆哈哩喀遜爲起處。哈拉尼敦爲住處。喀爾喀自備郵。句東路首跖曰尼爾得尼拖羅海。曰他爾袞柴木達。後路首跖曰肯特山。西路首跖曰哈拉尼敦。三音諾顏首跖曰博羅布爾哈蘇。凡冊汗冊王冊妃冊格格賜賚。祭天使至皆設之。汗王貝勒公等自備夫馬警晨。夜伺畜牧。過則徹焉。鄂博。句以山爲鄂博。以河爲鄂博。以壘爲鄂博。二十五部落如其境。察哈爾牧廠鄂博。句以山爲鄂博。以河爲鄂博。以壘爲鄂博。八旗如其境。卡倫。句以山爲卡倫。以河爲卡倫。以樓望爲卡倫。二十五部四喀爾喀如其境。圍場卡倫。句規高以爲之。卡倫。句於陟。於阪。於龕。於隰。山之隰。川之隰。東。句柳于厓口。句西。句柳于濟爾哈朗圖。句北。句柳于塞堪達巴漢色欽。又柳于阿魯色呼。又柳于阿魯呼魯。又柳于英格。又柳于拜牲圖。乃西柳于庫爾陀羅海。又柳于納喇蘇圖和碩。又柳于沙勒當。又柳于錫喇札巴色欽。絕南。句柳于木壘喀喇沁。又柳于古都古爾。又柳于察罕札巴。又柳于汗特穆爾。又柳于納喇蘇圖。乃西柳于噶海圖。又柳于卓索。又柳于什巴爾臺。又柳于麻巴圖。又柳于博多克。遂西柳于珠爾噶岱。又柳于蘇克蘇爾臺。又柳于卜克。又柳于燕子窩。又柳于卓索溝。絕西。句柳于察罕布爾臺。又柳于阿爾散朗。又柳于尼圖。又柳于齊呼拉臺。又柳于布哈渾余。又南柳于海拉蘇臺。又柳于姜家營。又柳于西燕子窩。又柳于郭拜。又柳于和羅博爾奇。東柳于巴倫克得伊。又柳于烏喇臺。又柳于錫喇諾海。又柳于納林。又柳于格爾齊老。柳在外。卡倫在裏故地。句周隍之中。若爲翁牛特故地。若爲喀喇沁故地。敖漢故地。奈曼故地。

土默特故地。巴林故地。喀爾喀左翼故地。茲事嚴武。旣麗旣博。號令散見。未有總述。於古之世。帝朔未或訖也。王教未或經也。由今之年。文符武節。所以旌也。舜跡禹踵。所以步也。按籍受成。里史之書與。

蒙古聲類表序

自國語以至額訥特珂克土伯特。以至天山北路準部南路回部。皆有方語。則皆有字頭呼韻之學。而五十一旗部屬及喀爾喀四大部反無之。今蒙古語言文字具在。沿流以溯原。因子而識母。因其自然而不惟師心之尙。能之乎。曰不能。則無爲貴聰矣。但其義迥。觸手鉤棘。道出於天籟。無不同法。成乎人例。實不一。自國書十二篇外。經典白氈。同爲世尊之所宣說。同是阿難之所結集。譯祖東游震旦。筆受一經之文。先後數譯。尙爾乖迂。若夫神珙所製。司馬光所圖。與德幹必特雅星哈所受。通密繖布喇所傳。乾隆初印。承睿指。或煩定正。而後臚列整齊。源流明備。各還其一家之言。重以準部有託忒體。回部有彈舌聲。下士譚愚。冥搜博采。求其貫通。不亦勞矣。今先舉諸家各不同處。然後準的。可得而求。義迥可得而擇也。諸家不同。約有七事。按僧伽婆羅譯師利問經。舉五十字。不空譯文殊問經。舉五十字。竺曇摩羅察譯光讚般若經。舉四十一字。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舉四十二字。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經。舉四十二字。元奘譯大般若經。舉四十三字。佛馱跋陀羅譯華嚴四十二字。實叉難陀譯華嚴四十二字。地婆訶羅譯華嚴四十二字。三藏般若譯華嚴四十二字。不空譯華嚴四十二字。金剛頂經五十字。曇無讖譯大般若涅槃經。如來

性品六十二唱實舉五十字。

六十二字約以十四音有重見之字故止五十也。有初短次短次長三種。凡十

別佛言皆以舌齒喉而有差別。此經未經同文韻統采摭故特詳之。

三種皆一母一聲。欽定天竺五十母。西番三十母。回部二十九母。皆同。惟聖朝國書之母。則以阿額衣鄂

烏謬六字爲第一類。餘至十二字不等。如八撥逼以準部十五母。則亦以阿至互七字爲第一類。餘亦七

字成類。而非以額依等字爲所生之聲。此例之異者一也。天竺母所生可舉者一千二百十二字。西番舊

六字。紗鞞娑妻鴉合齊雅合齋雅合凡六。

所生纔二十四字。合新舊二十字。所生可舉者共四百三十四字。回部所生字。單

字一百七十四字。連字則以一字領二十八字。輪流統領。又兼本字自領。本字如阿阿衣烏烏之屬。計

八百四十一字。共計一千零十五字。國語則除第一烏珠爲十一部之綱。其第二部起自阿衣額衣阿拉

額拉以下。共生一千二百四十餘字。而準部十五母。尙無推衍成圖之作者。

準部若以國書比較。只抵有國書之第一圖耳。中華

見溪羣疑卅六字。舊法有演出十二攝各四聲者。又藏經十三種。惟華嚴實叉難陀本。每卷畢唱演三節。

每節十字起至十四五字不等。而仍收聲於第一字。是亦譜生聲之例。而彼十二家無聞。此例之異者二

也。同爲母生子。而所以能生。又分兩種。國書仿照天竺之例。定有主輔二類。其字之收聲於阿者。定納阿

至譬阿二十四字。爲輔字也。阿至鄂六字。主字也。

第一部之納奴窩起。皆收聲於阿。皆輔阿而行。

天竺自阿至阿斯十六字。主字

也。自嘎至嘎利三十四字。輔字也。涅槃凡六十二唱。而佛言十四音。亦具主輔之理。餘如西番之三十母。

卽不能分主輔矣。而餘十二經。準之託忒。皆不能分矣。且西番舊六字。無所配合而生聲。實叉難陀本無

所配合而生聲。卽回部加記號之百七十四單字。不能不以爲子。而以爲二十九頭之輔也。蓋單字從字母生。連字又從單字生。比各家又中隔一重。如算法家之有祖孫位。是其特異。然亦無所配合而生聲。司馬氏以十二攝演神珙近之矣。但上爲雙聲。下爲疊韻。一言瞭然。不必謂之配合而生聲。此例之異者三也。南北等韻各家。或用喉舌唇齒分配陰陽。而難有定論。惟元人周氏作中原音韻。不用分配。而陰陽乃確乎不易。人之喉舌唇齒皆各兼陰陽。豈必分配乎。周但以字區之。南北人皆同之。此例之異者四也。恭稟睿指。國書以阿字爲元聲。實扶古來聖神未發之祕。胎八極於一喉。自然之符也。大藏十二種皆同。天竺同。準部同。而間有小異者。西番之不於發聲也。回部之不於字頭而於化單字也。涅槃之不於第一而於第四五六七也。又複見第二十三字。推本以譚西番自阿努之子通密繖布喇至天竺。取三十四字歸。刪其十一。加舊傳紗等六字。又加兩國同舊有之阿字爲卅字。見徹辰薩囊書。則原非以爲殿後字。而章佳國師叙次之小倒也。回部之單字一轉移而卽成愛里普固卽阿也。涅槃之首三囉。以義從非必以聲從也。皆不出大聖人指授之範圍矣。雖小異不闕大同。惟大同可臚小異。此例之異者五也。中國等韻諸家舊法無文空圈記聲。其二合之字。獨見佛經瑜伽師地論中鈔字是也。實又難陀於所生字每用圈。於母字則始用二合。室左是也。三合者僅一見。曷擯多是也。梁時僧祐作梵漢譯經同異記。辨之博而見之早矣。今準部亦只二合無三合。欽定天竺西番皆至三合。謂所生字字母。則以二合而止。無四合。國書回部書乃有四合。回部竟至五合。舌愈捷而法愈邃矣。此

例之異者六也。天竺西番有紗補住吉固徵卜納囉雙納囉哈蘭答雅答克巴魯達札麻嚕烏巴達麻諸記號。回部則有則爾則白爾帕尺都則爾都則白爾都帕尺諸記號。因思大海烏巴什等之因蒙古書加圈點爲國書。亦卽此例。蓋以形命聲而不必本有其聲。并不必別覓其形。至敏捷也。餘家無之。此例之異者七也。今欲推見蒙古字母。則諸家之法具在。其若之何而用所當用。棄所當棄。立於不可易之地哉。按明初陶氏曰。元國字以可侯爲母。此言巨繆者也。則恭援小兒初生之聖訓以斥之。至其都數。則定以十部。每部之數。則以三爲例。凡三十聲。爲第一總圖。兼用百五音隸十五類之例。天山北路與喀爾喀接壤同祖故也。不以第一頭爲九頭之綱。不必於巴博卜下收聲於阿。不必配有主輔而生聲。此則不泥於例也。三十字中有兩字書成一作一聲讀者。凡五。其二十五皆單聲也。所生之圖。首分陰陽兩大支爲兩圖。何爲陽。以中國有平聲無上聲之字爲陽。何謂陰。以中國四聲具足之字爲陰。此元人周德清例也。陽凡十七母。陰凡十三母也。陰陽各舉字七倍於母。餘可以推也。又使卅頭以一領二十九。互相領而疊書之。上書大。下書小。成一圖。得九百聲。回部連字例也。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瓊都記號。各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天竺雅答克記號。改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吉固記號。改成一聲。共又得九十聲。回部單字例也。第五第六第七圖。猶國書總圖外之十一圖也。其書連字樣。則亦國語及天竺例也。有二合三合四合無五合。參用國語天竺西番例。而不用回部例也。每頭之下。必註明今蒙古語之某句。

某字以見圖為蒙古作也。蓋為圖凡七，為聲凡一千四百有十。第一母阿字阿實達，第二和字和拉哈，第三伊字伊蘇，為一類。第四母巴字巴拜岱，第五母博字卓齊博，第六卜字實喇卜，為一類。第七母圖字蘇圖，第八騰字騰吉思，第九坦字哈坦，為一類。第十哲字哲卜尊，第十一札字札木楚，第十二春字庫春，為一類。第十三蘇字舒蘇，第十四蘇圖和即阿之轉，第十五索圖索圖即蘇圖，為一類。第十六喇字喇呼，第十七拉厄字即喇，第十八朗字達朗達，為一類。第十九穆字圖薩特，第二十曼字曼濟爾，第二十一穆爾字穆之為穆爾，猶蘇索之加，為一類。第二十二母諾爾字諾穆親，第二十三囊字他布囊，第二十四鼎字鼎曼，為一類。第二十五丹字羅丹，第二十六等字鄂等等，第二十七特字土默特，為一類。第二十八棍字棍楚克，第二十九肯字色徹肯，第三十克字克呼，為一類。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不譽顏色已八年。自珍至京師之前一月，始聞西命。吾師禁近大官，出萬里之磧，統甲一旅，同朝者惜公門下士爭慰公。自珍謂內廷少吾師一人，天子未闕於侍從。漢大臣得罪者，或削職歸田里。吾師猶冠三品冠，以大臣印行。且翰林多不更於政，部閣又不足以老公之才。吾師感激報効，翻在今日。故於庚午同年之公郵而西也。附區區所欲言者，以訊於隊下之吏。吐魯番故無領隊將也。自關展移駐後，遂與四大城踈尾而五。自素賚璫襲爵後，南路無事，遂五十年矣。南路之民與準部異，性情儒直一異，面貌平正似

內地兩異。其文字聲音易通曉。三異。故天心之待之。亦大與準夷異。我高宗皇帝豈樂於窮武以炫史乘哉。我國家坐食數千城。何貪於準夷哉。實以準夷迫逐。回人北徙而南。天懲回人之无辜。故開高宗皇帝起之鄙邑。隸之天廷。出之幽谷。暴之白日。準夷又積狡爲叛。其性惡自祖先。而然氣感於天。而怒觸於帝。高宗一天也。是故準噶爾故壤。若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故種者。觀天之不慈。不佑於準部。卽知其不絕佑於回部。巨物不兩立。亦不兩仆。回部多古民。叢叢蝨蝨。漢世三十六城之孽裔。尙有存者。天存之。高宗存之也。高宗一天也。自波羅泥都霍集占助逆背德。高宗始用兵于回。烏什之叛。乃再用兵于回。然而兩和卓木之罪。視準夷之達瓦齊阿睦爾薩納爲綱。烏什之會長罪。視兩和卓木爲又綱。微大和卓木之殺阿敏道一事。地雖大。高宗不欲取。民雖富。高宗不欲臣。洎乎臣之取之。回國亡而種姓不亡。或一姓亡而羣姓不亡。阿渾伯克得翎頂。以從滿州世臣之後。甚至如烏什之滅。聖天子且未嘗如搜捕準夷例。故曰高宗一天也。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天天而已矣。天高宗而已矣。鄰國者國之鑑也。吾師亦知烏什往事乎。素誠者旗下役也。叨竊重寄。爲領隊大臣。占回之婦女無算。笞殺其男亦無算。奪男女之金銀衣服亦無算。烏什殺素誠以叛。烏什之叛。高宗且撻伐且憐哀。聖諭以用素誠。自引咎。御製詩時以激變爲言。謂素誠死有餘罪。納世通卜塔海之誅也。非以失機也。以平日擾回也。明將軍阿將軍之出也。非爲素誠報仇也。以警羣回也。至聖至明。

未嘗稍有偏護及好殺之意。嗣後各城相顧。自疑自怖。數十年來。上賴朝廷德厚。下賴賢將軍賢大臣等。明示胸肝。告以天朝雖疆回地。斷無喜殺回人意。大臣皆奉公法。屯說戶演。賴以無事。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內地人也。皆世僕也。回人老於禍福。最老久祭天而祈。拜佛而誓。寫氈而記之。刻刀而銘之。以烏什爲恐。吐魯番爲南路建首地。一王巋然。有僕三千戶。皆以吐魯番爲望。恐之言曰。莫更爲烏什矣。望之言曰。安得如吐魯番矣。故吐魯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舉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舉安。伊犁將軍無內顧之憂。蘭州總督無外顧之憂。如此則回部之紅銅常貢於法局。回部之大頭羊常充於天廚。吾師乃不媿爲高宗皇帝之臣僕。夫高宗皇帝之臣僕。回長之所敬也。回民之所愛也。郭勒之神。達巴之靈。亦必福吾師矣。且吾師亦知準噶爾部之所由屠滅無遺種乎。珍又有說。始噶爾丹入居喀爾喀。賽因諾顏部。超勇親王未稱不過北陲一嗜肉之獸。不但東南不近。札薩克東不近。牧廠而且以西論。并不有後來準部全地。亡何漸念貪。漸念忿。入寇赤臣土。謝兩汗兩汗。亦有邊竟細夫不勝而入控聖祖。我聖祖乃奮天威。三起而三逐之。每一次之入。必深於前次。聖祖之剋懲之。亦嚴於前次。卒至噶爾丹棄地西走而死。謂可以集矣。不幸而其兄子能收舊人。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竟地。又不幸而輾轉強大。不北噬而西嚙也。遂回部。擾青海。直西藏。鄰俄羅斯。我朝一祖二宗。三

世西顧。龍顏焦勞。幸而其國篡弑相繼。幸而三策凌來歸。幸而阿睦爾薩納來歸。謂可以集矣。詎知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不幸。凡幾相迸激。而遂致我高宗皇帝之大怒。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蹂大膊。千里一赤。睚眦之鬼。浴血之魂。萬億成羣。泰岱不錄。天帝不直。何爲而至是哉。彼回部者。亦有經卷。亦談因果。試召阿渾而問之。因何其細。果何其大。抑造因之時。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當敬謹率屬。以導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愛惜翎頂。愛惜衣食。唵誦經典。耕者毋出屯以墾。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亂於極微。積福於无形。則可謂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乃亦毋負高宗用兵之意者哉。若夫議遷議設。撤屯編戶。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自珍另有西域置行省議一卷。用厚白紙寫上塵覽。珍受恩最深。受恩最早。故敢越分而多言。惶悚。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內閣中書本館校對官龔自珍。上書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閣下。本館現在續修大清一統志。自乾隆三十九年書成後。伏遇今日重修。欣賀无量。續者纂其所未載。修者訂其所已成。自珍與校對之役。職校讐耳。書之詳略得失。非所聞。亦非所職。雖然竊觀古今之列言者矣。有士言於大夫後進。言於先進之言。有僚屬言於長官之言。僚屬言於長官。則自珍職校讐。而陳續修事宜。言之爲僭。爲召毀。士言於大夫也。後進言於先進也。則雖其言之舛。先進固猶辱誨之。自珍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形勢原流合分。曾

少役心力。不敢自祕。願以供纂修協修之采納。而仍不敢臆決其是否。恃中堂以下之必辱誨之也。不得以官牘請爲書一通。如干條如後方。

一欽定西域圖志及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皆於西邊新疆外。臚屬國一卷。西邊有布魯特哈薩克愛烏罕納木干安集延痕都斯坦諸類。舊志約略開載。竊謂西有西屬國。北有北屬國。北屬國之情形。與西國尤不同。北屬往往錯處喀爾喀伊犁之間。東北則錯蒙古黑龍江之間。天朝亦往往用其兵力。如烏梁海。則聖祖平漠北用之。高宗平準噶爾用之。巴爾虎。則聖祖平羅利用之。科布多七旗。則以質市至無虛月。皆見忠悃。非安集延等孤懸葱嶺者可比。是故欽定蒙古王公表傳。則嘗取科布多之扎哈沁一旗。考其世系。書其功績。以壯盟府之藏。而烏梁海一國三支分處。自訪噶爾丹招降後。和羅爾邁遣使貢貂。至今年班不絕。在唐努山者。則有和羅爾邁見檔冊。在阿勒坦淖爾者。則有特勒伯克札爾納克皆見檔冊。於功不爲尠矣。於恩不爲綱矣。舊一統志於新舊藩服外。一字不及之。疑於無此屬部者然。今開館續修志。似宜行文理藩院徵檔冊。將三處烏梁海頭目宰桑各部落界送館。以便增補。

一本館現存貯聖祖聖訓及平定羅利方略一書。方略爲文淵閣未箸錄之書。內各有巴彥虎事蹟數條。各官書於巴彥虎皆不及之。但稱巴彥虎現有借牧呼倫貝爾一事。按巴爾虎舊牧當在尼布楚雅克薩城之間。與內藩之烏珠穆秦地勢正相直。宜檄理藩院行文黑龍江將軍。將其頭目遷徙年月部落界移

送到館。本館以聖訓方略核對之。即可纂補。

一 扎哈心族類雖細。已蒙欽定表傳臚入。宜將禡木特一旗現在牧科布多之何所補入北屬國。如補烏梁海巴爾虎之例。

一 北之有科布多。猶西之有青海也。青海爲部五。而科布多爲部七。考現在檔案。其不與商民通市者二部。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其與商民交易者五部。曰杜爾伯特。曰額魯特。曰明阿特。曰札哈沁。曰烏梁海。此七者。惟札哈沁得上見於表傳。六部無聞。表傳原爲紀功績而作。無功者不書。一統志地書也。焉得而削之。考科布多地界。在喀爾喀之西北。伊犁東路之東南。宜行文參贊大臣。將札哈沁及六旗土界旗分。一一移覆本館開載。又此處烏梁海之與唐努山三烏梁海。同異合分之故。遷徙之年月。可一并移覆。藉略見焉。按此在科布多與哈薩克接壤之處。距唐努山三支太遠。故疑非同類。

一 北厄魯特者。本準噶爾綽囉斯同族。阿逆未叛時。首先來歸。詔隸三音諾顏部。據理藩院檔冊稱。現在附盟於齊齊爾里克地方。見旗二。爵二。貝子二人。一稱厄魯特旗。一稱厄魯特前旗者是。與皇朝文獻通考合。舊會典稱。一旗先駐達拉爾河。一旗先駐喀爾喀河。文獻通考襲是語。按欽定王公傳稱。阿喇布坦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丹濟蘭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西舍穆稜。後又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年月皆在。始皆當稱推河厄魯特也。繼皆當稱烏蘭烏蘇厄魯特也。何有曾牧

達拉爾河之文。舊典一歧矣。於烏蘭烏蘇外。別出推河厄魯特之號。似乎以阿喇布坦族爲烏蘭烏蘇。以丹濟蘭爲推河者然。兩歧矣。細繹王公傳。推河始立六旗。一旗是輝特。一旗是賀蘭山之分支。與此無涉。此共四旗。茂海一旗。叛亡亦弗數。阿喇布坦之兩旗。後并兩札薩克爲一。兄終弟及。兄無嗣。故其一旗則丹濟蘭子也。舊會典係乾隆二十六年所修。此并旗年月。亦難臆斷。大約與典不甚相先後。典乃稱烏蘭烏蘇爲兩旗。而不連所謂推河者數。若曰從其朔。則朔當是五旗。何但二乎。三歧矣。舊典外。余所藏戊戌內版摺紳書與典同。又王公傳王公表。皆稱丹濟蘭先封貝子。其子先封公。後封貝子。並無先封台吉語。舊典及戊戌內版摺紳皆於烏蘭烏蘇。則注曰兩旗貝子二人。於推河則注曰一旗台吉一人。四歧矣。官書處處不合。再四攷訂。惟有敬遵欽定王公表傳爲的。餘書盤戾糾紛。而舊一統志遂一字弗及之。無可考。

一所貴乎重修者。謂將糾舊誤補舊闕。亮非抄襲沿承而已。舊一統志於兩增牧地。既不道及矣。而於西套賀蘭山厄魯特之下。忽注云。一旗係阿喇布坦裔。一旗係丹濟拉裔。賀蘭山在青海之東。烏蘭烏蘇在沙磧之北。相去將六千里。一係綽囉斯族。一係和碩特族。今置和羅理名氏於不問。以北人之祖先。移贈於西。亦豈舛之細者矣。糾而正之。諸公豈有意乎。

一舊志於青海下。舊書云。青海爲四衛拉特之一。於西套下。又注云。四衛拉特中。北厄魯特居其一。攷四

衛拉特皆在天山北路準噶爾地。一綽羅斯。二杜爾伯特。三和碩特。四土爾扈特。後土爾扈特逃往俄羅斯。乃補入輝特。見於高宗皇帝御製文及種種官書種種檔冊無弗合。青海是地名。非部落名。非種族名。其地則和碩特族居之。後輝特有居者。後土爾扈特種有居者。後綽羅斯種有居者。後北方之喀爾喀種有居者。又番僧察罕諾們漢之屬僧亦編旗而處之。將合此六者而指爲四之一乎。北厄魯特。乃綽羅斯之一支。以北爲四之一。將置其全部於何稱。今之脩官書者重至此。其謂之何。

一西套厄魯特兩支。一和碩特。一土爾扈特。皆與青海近。戊戌內板摺紳臚序青海之後。不誤。舊會典乃於兩支中夾敍一烏蘭烏蘇。失之矣。舊一統志僅開載賀蘭山之厄魯特。而不載額濟內河之土爾扈特。應補。

一地名半以種族而得名。人皆知之。至地有以人徙者。無城郭之民類然。如明時兀良哈三衛。福餘衛是嫡酋所居。出口卽是。泰甯衛出關卽是。始則地因人得名。繼且挾地名而徙。今之烏梁海遂爲皇朝極北竟矣。和碩特有借牧科布多者。嘗見科布多大臣章奏。遂僞其一區爲和碩特矣。札哈沁本西域汎卒之稱。自安放科布多後。北方遂增一部落稱呼矣。舊地名新地名。類此者極多。考沿革者宜略知此。

一修書宜略知鉤稽法。如四衛拉特三有姓。獨土爾扈特無姓。由後言之。雖謂土爾扈特卽是姓可也。謂和碩特卽是和碩特。無不可也。由前言之。固皆以地名爲姓。敢據徹辰薩公書僞其出恭博地方。定土爾

扈特爲恭博姓。

一衛拉特是五族公共之僭。各種官書。獨於綽羅斯一族。則單稱厄魯特。不知始於何例。然如西套賀蘭山及青海之厄魯特。廿有一旗者。細考實非綽羅斯。乃和碩特也。與它處又不畫一。今宜定一例。連姓稱綽羅斯厄魯特。而西套青海皆改書和碩特。

一青海四部爲旗二十有九。此外實尙有綽羅斯遺民一類。於乾隆二十九年。前移徙。而無編旗明文。歷來只數四大部。而遺其一。舊志因仍。宜一面行文。貴德循化。辦事大臣查覆。一面恭檢。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開載。

一各處里差經緯度數。舊典頗多舛。如阿霸垓阿霸哈納爾。皆左翼有之。右翼無之。左右翼里差斷乎弗同。又如科爾沁六旗。只詳一旗。鄂爾多斯七旗。只詳一旗。宜行咨欽天監考補。

一引書用舊說。宜加排比。各具體裁。官書中如三通大抵沿舊文。少所發揚。如撰七音略。取之欽定同文韻統。撰六書略。取之欽定西域同文志。夫西域同文志。專爲譯西而作。故於國書下先注明西域書。乃次各種書。而所臚僅西域地。名山川名。若以皇朝全代全輿論。西域亦一隅之一隅。自宜分類博徵。備詳訓詁。以清文鑑爲主。以滿漢官名地名舉例。不得以西域山川舉例。是撰皇朝六書略。而獨以西域爲主矣。三通爲本館朝夕編摩取材之書。故特發其凡。以勸慎重。

一舊志驛站下云。自獨石口至蒿齊忒九百餘里爲一路。置驛九。考理藩院檔冊稱實六百里。置郵六。又志於古北口喜峯口外。載乾隆三十六年之新郵。而張家口外亦有新郵。自穆哈哩喀遜爲新站起處。哈拉尼敦爲住處。凡十六站。何以失載。又喀爾喀汗自備之郵站。亦宜略志一二。俾往來天使。知厥隘略。

一回部風俗。亦佛教之支流。其人祖曰阿且。其教祖曰默赫爾默特。其師曰阿渾。其同種曰穆哩斯瑪奈。其學問曰二令。戒邪淫。戒殺戒妄語。戒酒戒盜。其字頭始愛里普。其曆元亦不拘。至朔同日分秒無餘之法。而自成章。部不置閏。大約爲西洋新法曆書之所祖。或云頗近授時曆也。其教實與西洋耶穌教大異。唐時流行中國之景教。水經注之袄祠。自是耶穌教。非默赫爾默特教。皆佛典所稱九十六種旁門之一。要之。比於準部之黃教。食肉衣黃之制。不猶未遠佛意哉。自珍另有內典旁師考一篇呈覽。竊按在西洋則爲耶穌教。在蒙古準部則爲宗喀巴教。在回部則爲默赫爾默特二令教。風俗一門。宜區以詳焉。以彰兼收並畜之蹟且盛。

一西域屬國如布魯特之在南部。哈薩克之在北部。向於天朝恭謹。各官書只記大概。今中書徐松在西域時。曾鈎稽兩部世系地界沿革成兩表。當代奇作。此可以沿用者。

一西藏亦有屬國。猶喀爾喀之附見巴爾虎烏梁海科布多回部之附見布魯特安集延痕都斯坦。準部附見哈薩克之例。曰廓爾喀實最大。其次曰作木朗。曰布魯克巴。曰哲孟雄。曰落敏湯。皆宜附見。廓爾喀

本名巴勒布。國初巴勒布三罕。曰葉楞罕。曰布顏罕。曰庫庫木罕。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文遞哈達譯出。詞旨甚恭順。命以玻璃磁器賞之。後三罕合爲一。故巴勒布益強大。戊申辛亥兩用兵。亦皇朝巨事實也。風俗形勢宜備載。以上部一十八條。皆舉其炳炳顯顯者。餘小事頭緒。尙多未易畧宣。懼循襲而不改。闕略而不補。顛舛而不問。苟簡而不具。棄置而不道。回護而不變。有重修之費。有重修之名。將使後之專門者。靡所鏡也。中華文獻夥有通人。無甲第名位。弗敢妄議。惟此類語言文字。求之親到其地者。尙或懵昧。答不中問。可知從事鉛槧之難。珍雖非絕詣。自是孤學。倘蒙垂擇。致爲榮幸。而於己非有利焉。不勝悚惶待教之至。

與人箋

諉檢各件敬檢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前實強。後少弱。亦不失爲大國。一見逐於正德間之蒙古阿爾禿斯。再見逐於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逐於三傳之羅卜藏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令和碩特二十有一旗。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餘其喀爾喀一旗。輝特三旗。土爾扈特四旗。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續徙往。以地未實。故與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還。強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仇。名近正。力近強。必非各旗所能禦。湟中諸旗距番遠。尙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者貴因天運之自然。矧番子未嘗獲罪天

朝古未有外夷自相爭掠。而中朝代爲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強。強卽弗恭順。傳曰。犴糠及米。羅卜藏丹津之前事。可爲之續邪。番人蒙古皆信佛。大喇嘛察罕諾門汗一旗最富盛。貧番子往往賴其牛羊以活。喇嘛位號。在西藏達賴之下。并在漠北哲卜尊丹巴之下。僅與後藏班禪比。若朝廷許進其位號。許造廟宇。必肯出力。以佛法兩勸而兩罷之。不調一兵。不費一粟。以外夷和外夷。智之魁也。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釁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何以收事之局。於事前思之。惟大喇嘛雖富而弗傳子。雖有功而無後患。無事則無患。有事則可用。此列聖尊崇黃教微指也。走雖明習。何敢妄論邊事。承咨采再四。故條出大槩。以附直而勿有之義。其地形道里各件。程府丞昔歲開斜方而得之者。想明核。走處僅一分。覽畢當見還也。不悞。

壬午十一月八日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卷下

五經大義終始論

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茲乎。文學言游之徒。其語門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間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民事終。天事始。鬼神假。福禔應。聖蹟備。若庖犧堯舜禹稷契臯陶公劉箕子文王周公是也。謹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爲大。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屯蒙而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者祭禮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盈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殆其天歟。乃率其醜。取其仇。以報於天。蓋仰而欲天之降。

之也。再相與謀曰。父與母與。曷爲不與我共飲食與。則弗之見矣。乃號其醜。取其仇。以報於淵泉。蓋俛而欲父母之假之也。三相與謀曰。非天也。非父母也。孰使我以能飲食與。則弗之見矣。於是號其醜。取其仇。以報聖之人。蓋每食四望而欲其降之也。若其教之降首屈股下。上手與其下。上手之數以差。由中古作。故曰觀百禮之聚。觀人情之始也。故祭繼飲食。夫禮據亂而作。故有據亂之祭。有治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聖人曰我主天。而衆之祭始息。聖人曰我不敢僭天。而衆之祭不敢先一人。聖人自爲謀曰。孰使予大川盈。大陸平。大物膳成。而小物毛烹。於是乎食人鬼之始播種。以配上天。食人鬼之始平道塗。以配於下地。食人鬼之聰明仁聖者於宮。後王曰社稷警宗。以恩父爲綱矣。故恩及王父。王父以上統曰祖。其所居曰廟。其在禮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禮之大成也。此言有異乎土鼓之祭其實升平也。其在公劉之四章曰。踣踣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是時餼糧完具。始立國而祭也。又曰君之宗之。惟祭乃立。宗非祭則宗不顯明。是故公劉教民祭。而豳國之民無不尊其宗者。後其支者。大宗無不收羣宗者。謹求之春秋。必稱元年。年者禾也。無禾則不年。一年之事視乎禾。洪範稱祀者何。禾孰而當祀。祀四時而徧。則一年矣。元年者從食以爲紀。元祀者從祭以爲紀。其在周公報成王曰。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周所以始立國也。微子數商王辛之罪曰。今般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上世方亂。猶祀矧商階升平之資乎。言辛所以災也。度名山川。升崇岡。祭百泉。度明以爲向。度幽以爲蔽。博士

而爲陶鑿山而爲礫。以立城郭倉稟宮室。高者名曰堂。下者名曰室。以衛鬼神屏男女。伐山之木。以爲之羣材。其百器。以寓旬股。以求九數。其在於詩。旣景乃岡。以測知北極之高下。又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以順水性。則司空之始也。此其與百姓慮安者也。若其與百姓慮不安者。所以安安也。曰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不後長。支不後宗。筋力者暴羸。於是乎折蘗析木而撻之。則司寇之始也。而聲問乎東西。而聲問乎北南。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後長。支後宗。筋力者毋暴羸。皆必赴司寇而理焉。理之而無不威。故曰鞭蠻夷撻六合也。謹求之書。臯陶爲士。其職也。後王謂之兵。兵也者。刑之細也。士也者。理也。有虞氏之兵也。其在法範。八政有司寇。後王有司馬。司馬司寇之細也。聖者曰。吾視聽天地。過高山大川。朝天下之衆。警其耳目。心思辨佞之雄。長而戶徵其辭。使我不得獨爲神聖。必自此語言始矣。爰是命士也。命師也。命儒也。聖者至高嚴。曷爲習揖攘之容。虛賓師之館。北面清酒。推天之福祿與偕。使吾世世雄子孫。必變化恭敬溫文。以大寵之。豈懼其武勇之足以斂吾祭哉。誠欲以一天下之語言也。儒者出而語民曰。非特珪璧也。其積者齋粟也。而人莫不歡心以助吾祭矣。不然邊鄙之祭。夫豈無私玉。儒者又出而語民曰。非恃干戈也。其積者和也。而人莫不出私力以扞其圉。不然南畝之勇夫。夫豈無私兵。謹求之禮。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必徧知天下良士之數。旣知其數。又知其名。旣知其名。又知其所。蓋士之任師。儒者令聞之樞也。令聞饗帝之具也。其在記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夫名士去國而王名微。王名微而王道薄。

故曰殺胎破卵。則鳳皇不翔。揜麇取犢。則麒麟不至。其在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良士國之金玉異物也。草木厭之。而況金玉乎。魚鼈槁之。而況蛟龍乎。誠苦之也。名士之有文章。望國氣者。見其爛然而光於天。求之雅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其推天人之際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野有相慕用之朋友。而可薦於神明也。其衰也。賢人散於外。而公侯貴人之家。猶爭賓客於酒食。其大衰也。豪杰出。陰聘天下之名士。而王運去矣。謹又求之洪範八政。七曰賓。八曰師。賓師得而彝倫敝也。何以曰敝也。古之賓師。必有山川之容。有其容矣。又有其潤。有其潤矣。又有其材。王者之與賓師處。聞牛馬之音。猶聽金玉也。親塵土之臭。猶茹椒蘭也。其在記曰。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矣。其在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夫食貨具。則有馮矣。官師備。則有翼矣。祭祀受福。則有孝矣。賓師親。則有德矣。誠約彝倫之極。完神人之慶也。聖者曰。吾非多制以好勞也。多文以爲辯也。無政之曰闕。政不中之曰不敝。闕且不敝。中國必有不安者矣。夫如是。是枕嵩華而身衽曠土之原也。觀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則是存三統內夷狄譏二名之世。與三統已存。四夷已進。譏僅二名。大瑞將致。則和樂可興。而太平之祭作也。是故有禘。推五行得感生之天。主天帝而以人鬼配之。有宗祀。祠天帝於宮。而以父配之。練而齋。齋而盟。盟而祭。其在易。觀盟而不薦。有孚容若。禘之盛也。其在詩。瓌彼玉瓚。黃流在中。宗祀之盛也。文祖明堂。以壇之名。郊宗石室。以建之主。兼禮備樂。以存

之統。升珪。瘞璧。以崇之文。九州四海。以象之宮。重植祀也。有封祀。求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其在禮。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封禪之盛也。合此三者。在春秋說曰。以美陽芬香告於天。猶告盛也。有宮中祠。昔在黃帝集萬靈於明庭。萬靈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禮亦曰太一。在易曰太極。昔在成王襲祖考之勤勞。有周公以代制作法。宜得爲太平世。謹求之書。有曰。予冲子。夙夜懋祀。懋祀宮中祠之盛也。其在後王。服玉而延年。宵中而禮。馮几而候神。則動過其物也。然亦罔有咎於天。使天下之老者自視如壯者。使天下之壯者自視如幼者。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春如三春秋。晝如九夏。夕如九冬。故國暇而能修民。民暇而性命治。聖人之以能有名號者。有四象焉。曰暇。曰順。曰雍。曰嘉。其在詩。將欲以美公劉之功。而總其意。曰。旣順乃宣。而無永歎。其在禮。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又曰。達於順。又曰。順之實。禮之終。猶詩之始也。求之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其在詩。曰。有來雍雍。言雍在下也。雍雍在宮。言雍在上也。灑掃嘉宮庭之道也。朝日嘉旦。晝之道也。夕月嘉莫。夜之道也。玉色而絲聲。嘉后妃之道也。無夢也有夢。則太人以占嘉。寢寐之道也。其在禮。曰。以嘉魂魄。是爲合莫。方祭而有嘉也。謹求之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遂終言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謹又求之禮。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必知其情。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聖人治人情。必反攻其情。以已治之。聖者有情與。曰。微矣。至清以有神。至和以有精。至靜以有形。至澹以應羣靈。至冲虛以應兆人。故遂終言之。曰。心

無爲也。以守至正。無爲本太一而已矣。天下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其心疾可得而已也。上帝萬靈可得而晝夜通也。是故有善可得而薦也。有命可得而受也。有作可得而合也。然則絕地天通。非歟。胡爲其非也。聲以色猶不欲而糅。神人其爲聲色也大矣。先王惡其驚民也。非太一之謂也。夫如之何。而可以極言聖人也。曰。盍游乎淵然不瞬之中。置乎肅然清靜之上。端端乎遇聖人焉。謹求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極之矣。極之矣。夫如是。則謂之能天。天也者。福之所自出也。書有五福焉。詩稱百福焉。稱萬福焉。皆能天之義也。

宋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璠。字魯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曾祖載。祖紀勳。父圻安。選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妣氏族。俱未詳。弗可述。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也。總羣書並進。天旦而起。漏四下而寢。不接賓客。瘁志纂述。大書如棋子。小書如蚊腳。墨書或濃或澹。朱書如桃華。日罄五七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當可得百餘萬言。扁一敝箱中。不知果成書與否。又不知欲成何等書。身後無可問者。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刑部員外郎戴公家。以戴公薦。來主吾家。訓自珍。以敬順父母。舉嘉慶九年順天鄉試。十五年歲庚午卒。年三十三。無子。浙中傳君晚年信疑龍家書。遷家兆。手一卷書。督舂鍤。有白眚起地中。觸君身而死。其誣

與其有之與。吾家自賓客羣從逮老僕婢。至今皆稱之曰宋先生。嘉慶丙子春武英殿校錄副榜貢生弟子龔自珍謹述。

擬上今方言表

臣自珍言。臣在京師。造今方言書。徂江之南。逾歲而成。首滿洲。尊王也。臚十八行省。大一統也。終流求高麗蒙古喀爾喀。示王者無外也。民之所異於禽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聲清濁侈弇鴻稠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無際。際虛氣者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縣以漸而變。不敢紊也。董之以事部。之以物。俾可易攷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擅擇傳記博及小說。凡古言之存者。疑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爲臬也。音有自南而北。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有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敢不聽也。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臣又言曰。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王之世。以人聲爲文字。故傳曰。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聲與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形與義爲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達之。太史登之。學僮諷之。皆後興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教也。

知歸子讚

懷歸子曰。震旦之學於佛者。未有全於我知歸子者也。佛之徒。吾能言之。大都夙生所造。糾纏至煩重。其生也。必抱民生絕幽苦之一境。所苦不同。要皆古今无比例。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根本。於以束其靈異智慧之心。而不得試於外。則尙不知有佛也。乃遁而之于愴怛曲屈。淒異幽靈孤譎之一境。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徑竇。久而自知其不得以試於世。乃姑蓄之。而伴與世謀。於是食萬斤之牛。建摩天之旂。以號於天下曰。吾當卽世謀。自羲炎以來。文字无不受也。日星河海之行。帝王妃后。臣宰農工。徒隸之法。无不籀也。當世人民。鳥獸龍魚。蝨蟲之情狀。无不隨也。身命色力。畢耗於是。久而自思其何所返。且求諸外。且索諸內。皆不厭吾意。於斯時也。猝焉而與其向者靈異智慧之心。遇而不逝。乃決定其心。蓋三累三折之勢。知有佛矣。之人也。設震旦之人。從而尸祝之。則徒能見其中央而已矣。其學於佛也。又以其十之四。習密部。以祈其災。而澹其憂。其爲第一大事。謀十之六耳。惟知歸子不然。初亦不然。中亦不然。終乃愈全。豈非大菩薩度世示現者哉。合十翹誠而製讚曰。有美一人。不可測色。究竟大三昧出。示來震旦。往淨域。眷屬如意。名聞昌。衆生大福。一身當之人。尙然思故鄉。汝何人斯。戀一方。重曰。有美一人兮。青蓮之華。美人思我兮。無以爲家。嗚呼我如肯思兮。亦既有家。

定盦七銘

襪所居以輔名字古未之有也。雖然古文變而篆。大篆變而小篆。小篆變而隸。則若是已矣。余猶爲之。且系以七銘。

枕之銘曰。以蛇而去蛇。安眠者如是邪。

鐙之銘曰。如擊油滿中不動。無所棄。

研之銘曰。十二煩惱汝志之。煩惱俾汝志也。

眼鏡之銘曰。潰者利逼。心光之則。

孟之銘曰。惜於水。淳於孟。不淳汝智。孰惜汝智之枯。

坐之銘曰。天九萬。淵九萬。尼汝於一翰。

一切處之銘曰。不送汝。矧逆汝。煩惱身亦委蛇而畢汝。

與江居士箋

別離以來各自苦辛。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顏其寢曰寡懼之府。銘其凭曰多憤之木。所可喜者。中夜皎然。於本來此心。知無損已爾。自珍之學。自見足下而堅進。人小貧窮。周以財帛。亦感檀施。況足下教我求無上法寶乎。人小疾痛。醫以方藥。亦感恩力。況足下教我求無上醫王乎。人小迷跌。引以道路。亦感指示。況足下教我求萬劫息壤乎。別離已深。遠足下督策。掉舉轉多。昏沈不甦。至於手教。慮信根退。想戲弄之言。

自珍久不見有信根。信是何根。根何云信。本來如是而已。何況有退失邪。重到京師。又三年。還山之志。非不溫縈寤寐間。然不願汨沒。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爲天下笑矣。顧毀語言。簡文字。省中年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彰彰。水河容拒之哉。萬一竟可還。還且不出。是亦時節因緣。至爾。至於與人共爲道。夙所願也。寢負至今。雖遇聰明貴人。祇宜用一切世法。而隨順之。陳餓夫之晨呻於九賓鼎食之席。則叱矣。憇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諍矣。況陳日憇者之本有難言也乎。行願品久收到。圓覺疑聞蘇州刻成。前約所云不忘也。當白致貝居士。伏惟吉祥。不宣。癸未六月二日自珍和南。

戒將歸文

予幼遭厥心疾兮。背吉祥而誓馳。下上無所泊於天淵兮。結靈光而內回。民奠予于衆所食兮。予窈眇以吟呻。殺類草於旁秋。斥吟華於上春。予幽幽以自矜兮。非衆磨之能穴。恥列炬之平然兮。非孤光之所逼。塞萬歧之恆由兮。乃豁然而怒出。精炯炯其獨寤兮。物溫溫其燭楹。拂清輝而不御兮。嫌太陰之尙墮乎形。忽皇皇其悲無依兮。客迭索而無贈。媿衆心以爲才兮。亦聊棲而強定。久浮浮而變化兮。羌卽事而成逕。入屏處而自探兮。乃大哀而亡命。嗟微塵之不九竅兮。驅匠灑而宅之。造亭亭之高宮兮。接玉女於雲涯。蘇子息之奄奄兮。未成象而目眙。諒空蒙之不我搆兮。陳文言以遨嬉。舍芬香而誰御。覓澄照以長辭。

恣毀桀以譽堯兮。冀萬福之登來。駭制作於三皇兮。予又勇乎瑕疵。蠱孤義之俯天兮。無譬喻以詞之。散餘復而之形骸兮。乃隣睨而側頸。絕千載而蘇一笑兮。亦斛淚之所孕。萬常不得安居兮。再元黃之紘紘。諒鬼雄之弊濁兮。終結懣而徒勤。嗇靈怨之沉沉兮。條予到乎名言之外。轉圓常而大觀兮。曾不立乎一義。玉女乃召予高雲兮。音琅琅其詔予。汝奚隆于狂慧兮。非出離之所塗。館汝以寒春之宮兮。從無愁之攸居。汝東游見毒龍兮。龍族曾不醉汝乎酒。西見宛宛之弱妃兮。又嬌孳而諄。汝義何孤而非繁兮。情何子之非儔。予東見童蒙兮。顛威孔神。營百淬之美心兮。祭以媚天。西見峯雙兮。曰禍福在予。貢繚戾之淒清兮。亦伺人而闇投。其佐戎律兮。分神化軀。棲人睫兮。據人剝尸。神笑逆兮。肝靈怒。悅神明之一霧。夜秋秋而亂語。何智可摧兮。何思能降。龍夔夔以怒心。電惶惶以收風。玉冰冰兮。无愁。愁思不可以久淫。汗淫淫兮。既雨。戕思林兮。伐智樹。放聰輪兮。黜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兮。吾以寤。重曰。心疾之構。光景聚兮。屏營寂忽。无適主兮。百愁往來。召羣苦兮。匪智匪道。逢玉女兮。久游不歸。慈所牽兮。空首稽首。禮則真兮。而今而往。得所門兮。而將誰與游。而何歸之休。而甯汎汎以湛浮。迺爾靡有言兮。

發大心文

震且苦惱衆生某稽首盡十方三世諸佛前。伏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遐。未法現在。欲報大恩。須發大願。依經論說。行是車船。願是馬楫。有船無楫。難可到也。我自諸劫以來。佛

加被我佛教誨我佛憶念我。我有眼根不見耳根不聞。意根不覺。流轉生死。旋出旋沒。至於今生。今生更遲。何生可待。父母生我。善友教我。一切有情。咸加被我。況自諸劫來。若父若母若眷屬。或生天中。或生人中。或生畜生中。地獄中。我若不以今生坐大願船。自鼓願楫。盡諸後身。終成蹉忽。負恩無極。是謂枉得人。身虛聞佛法。是故欲修檀者。發心爲先。欲修羸提。發心爲先。欲修尸羅。發心爲先。欲修毗黎耶。發心爲先。欲修禪那。發心爲先。欲修般若。發心爲先。我今先願斷種種心。何謂種種心。瞋心差別有三。曰嫉惡心。曰怨懣心。曰難忍辱心。貪心差別有三。曰樂世法心。曰羨慕心。曰憶世法心。癡心差別有五。曰善感心。曰纏綿心。曰疑法心。曰疑因果心。曰惛沈心。有境相應行心。有非境不相應行心。若廣分別言。則有八萬四千塵勞。皆起一心。我今誓發大心。凡生人倫。受種種惱大心。菩薩深知因果。各有各故。略可設說。脫令我今世適發善念。欲入正受。卽有魔事。不得成就。便當知前生善根微淺。媿善友故。脫令我今世出誠實言。而以愬人人反譏笑。便當知我前世信根微淺。不聽它言故。脫令我今生多受浮言。無情淺夫。或用見成言說。而成謗論。便須知我前世處境亨泰。但能坐議。不察人世一切真實煩惱故。脫令我今世於人有禮人見凌侮。便須知我前生忍辱根淺。或加報復。或喜我慢。今迴報故。脫令我今生如孩如提。純取真初。而以待人人相機詐。受種種惱。便須知我前生閱歷太深。厚貌深中。今受報故。脫令我今世既招謗議。復值嫌疑。難可解說。便須知我前生坐於堂上。身爲理官。但據形迹故。脫令我今世自細及巨。萬事萬狀。不得擇

術直行。如頭欲前而足欲後。便當知我前生直截如意。平生處置。數言可了。不知它苦故。脫令我今世進身坎軻。橫見貶抑。便須知我前生僥取榮利。貪賂罔法。不畏人王。不恥姍笑。故脫令我今世種種處置。雖竭仁智。終無善局。便須知我前生害他眷屬。累其一生。故脫令我今生於世間愛樂。百求無遂。凡所施作。垂成忽敗。便須知我前生於它若有仇。若無仇。一切破壞。故脫令我今生遇有惡緣。未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誤作媒。醫害它人。故脫令我今世受無量冤讒。無量憂泣。不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順遂享福。過故脫令今生遇兇人暴辱。如豺虎行。便須知我前生無禮以凌人。故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人倫。或生此世界。或生餘世界。依雜華普賢說。東南西北世界。東西南北四角四界。上方下方世界。乃至盡毗盧遮那海世界。皆當發心。而正思惟。如遇它橫逆。應正思惟。生安受心。遇它機械。應正思惟。生憐他心。遇他作惡。應正思惟。生度他心。遇他冥頑不忠不孝。不存血性。於家於國。漠然無情。應正思惟。生感動他心。遇他過抑我。噬負我。皆正思惟。而生憐他心。遇他頑癡。應正思惟。生敬他心。遇它妬忌。生讓它心。遇它醜惡。應正思惟。生愛它心。乃至見他十惡五逆。亦將我心。置他胸臆。而替他想。生種種憐他心。宥他心。度他心。乃至一切施。不如願於我。我皆如是思惟。此我夙業。今生幸已受報。已償已訖。生自慶。幸心。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天倫。若日天子。若月天子。若星辰天子。或生忉利天。或生須臾摩天。或生四天王天。或生它化自在天。乃至生諸梵天。乃至生五不還天。生色究竟天。皆當發心。憶見衆生。照見衆生。我生天上。入於內院。

值補處佛已降時。最先請佛說法。佛涅槃時。受我最後法供。如純陀事。佛祐弟一。當念世人不值佛世。或又遭遇滅法人王。我皆衍佛法緒。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身有千頭。頭有千舌。舌有千義。氣足音宏。辯才弟一。當念衆生冤枉蹇澀。若忠臣若孝子若賢婦孝女奴僕。種種屈曲繚戾。千幽萬隱。我皆化身。替他分說。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威德自在。尊嚴弟一。當念衆生賤苦。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寂然安隱。得諸三昧。陀羅尼門。定慧弟一。當念衆生。或困色陰。或困想陰。種種傾倒。我施安隱。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壽命弟一。當念衆生。朝有夕無。哭泣相續。我施壽命。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安居弟一。當念衆生。或涉大水。而困濤波。或從高山跌落。不得至地。心怖神飛。我當化身空中。爲其接住。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調適弟一。當念衆生。生惡毒瘡。種種苦病。或遇刀刃。或落半頭時。或斷手脚時。或剝腸胃及兩眼時。求死未死時。我皆分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潔淨弟一。當念衆生。在於地獄。既受無量痛苦。仍在沸屎。受無量穢。我皆不憚親往。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慧照天人。多聞弟一。當念衆生。少見寡聞。於一切處。自疑自駭。我當令其到心皆平。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久遠超出。因明內外五明。神明弟一。當念衆生。小聰小辨。世法多聞。或困名身。或困勾身。或困文身。傾倒日夜。我先化身。令其成就。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春吐梅檀氣。夏吐芬陀利氣。秋吐蘭氣。冬吐須曼那氣。身長由延端正。弟一。當念衆生。現富單那形。鳩槃荼形。夜迦形。或人生中粗弊如畜。福力輕微。或生疣贅。五官不全。同倫譏厭。已亦厭苦。我當巧術。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八萬四千微妙侍

女來相親娛。著微妙衣。出微妙聲。或以攜手爲極樂。或以相笑爲極樂。當念衆生。困於羸重。瞻欲不知厭苦。復有慧根男女。想陰熾盛。生諸疾病。種種羸細境界。我皆化作色身。爲其成就如願。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供養第一。當念貧窮衆生。我以法力。取龍宮寶貝。或美衣食。而以度之。復次諸佛。我若度人。當發大願心。先度此生。父身母身眷屬身。再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父身母身眷屬身。又當度此世一切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至於此世。與我有仇有怨之身。乃至遍度曠劫以來。至於今世。若因緣。若增上緣。若等無間緣。若所緣緣。若有情而作緣。若無情而作緣。人所不見。天眼乃見之身。依首楞說。十二類生。各各入其類中。而說法要。而化導之。雖有化導化身勞苦。我實寂然。不出於定安。坐本所不離三昧。身心如故。凡此所願。我實誓發。無虛誑心。所願佛加被我。佛證知我。佛提撕我。佛成就我。使我盡此一形。乃至千形萬形無量形。盡諸後有。無凡夫障。無小乘障。無中乘障。無外道障。無魔民障。無魔王障。正念相續。正願相續。正知相續。正見相續。正行相續。我盡諸身。若毛髮。若肝腦。若頭目。而以作供。不作爲報。我雖化身。橫盡虛空。豎盡來劫。作其塵沙。一一沙中有一舌。一一舌中出一音。而以讚佛。不能盡也。又以化身。豎盡來劫。橫盡虛空。作其塵沙。沙中一一舌。舌中一一音。而以勸人讚佛。不能盡也。世界無盡。佛力無盡。衆生無盡。一切法無盡。我願亦無盡。

此
页
空
白

定盒續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卷一

說京師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爲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俛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爲繖蓋。不爲枕障也。出阜城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臚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憩。不孤嶮。近人情也。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背。不以不列於三山爲慙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爲主峯。又恥附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雜華靡靡芬腴。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趾曰三山盒。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蓋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渟其間。其蹙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爲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

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龍泉遲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爲隱矣。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爲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說昌平州

昌平州京師之枕也。隸北路廳。北路廳隸分巡霸昌道。分巡霸昌道隸京尹。州在德勝門北八十里。州南門至北門七里。州之東有鎮山焉。曰天壽山。明十二陵之所在。又東南有小山焉。曰湯山。實維溫泉。有江東之辛夷樹焉。純皇帝置行宮。實東巡之所憩。州南門之外有泉焉。曰龍王泉。泉上有龍王祠。泉南流。西南又有泉焉。出大覺寺。又西有村焉。村有多泉。村人自名曰百泉。百泉之泉與大覺之泉。皆東南流。以入於沙河。州之北二十有五里曰南口。南口者州之蔽也。居庸之基也。入延慶州界矣。州之人才。漢有盧植。唐有劉蕡。今有王護齡。王護齡者好積書。豐然長者。以孝廉方正徵。授牘禮部。則奮筆言當世事。其言有曰。今士習尤譁囂。熹小慧。上宜崇樸學。以勵下。仁和龔自珍以此言爲然也。其穀宜麥亦宜稻。其土產硝磺。其木多文杏。蘋婆。柿。棠梨。其俗敬賓客。富人畜車馬。不敢聘於里門。

說天壽山

由德勝門北行五十五里曰沙河。沙河有城。出沙河之北門。實維廣隰。豐草肥泉。引領東拜。大山臨之。是爲天壽山。明成祖永樂十年所錫名也。京師西北諸山皆宗太行山。此山能不與羣山勢相屬。有明尊且秩焉。自永樂至天啓十有二帝葬焉。謂之十二陵。獨景泰帝無陵。崇禎十五年妃田氏死葬其西麓。十七年帝及周后死社稷。昌平民發田妃之墓以葬帝后。因曰十三陵矣。山多文杏。春正月而華。山之勢尊。故木之華也先。山氣厚。故木之華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雖寒而不冽。其石其鹿皆絕。大山之理如大斧劈。山之色黝以文。山之東支有湯山焉。其泉曰湯泉焉。山之首尾八十里。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輳。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實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蹏。涉之礧。

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泐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囊駝與余摩臂行。時時囊駝銜余騎顛。余亦搗蒙古帽墮於囊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尙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羆者相搗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囊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隰。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微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

說張家口

張家口在宣化府萬全縣北境。察哈爾都統駐焉。凡効力軍臺贖罪者駐焉。効力者。効力軍臺也。何以駐張家口。近今五十年駐張家口也。昔之日稱軍臺者。何。仁皇帝親北征。有事蒙古。純皇帝命將西征。出入蒙古。故軍臺始於平噶爾丹時。密於追達瓦齊時。周而密布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今無軍事。何以稱軍臺。曰。猶內廷有軍機處。無軍事亦得稱也。軍臺起訖如何。以口外察哈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

里雅蘇臺爲止。凡四十八臺。無軍有臺何也。通檄報也。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遙聲援。中間哲卜尊丹刺麻喀爾喀諸汗與理藩院往反之檄報。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丁受轎受此也。臺員効力効此也。駐張家口何名。曰戍張家口也。張家口烏用戍。曰旅焉而已。有財三年估。無財三年旅。問何所始也。始於臺員有老病者畏塞外之寒且勞。入貲充公。白都統許之。以其貲輻蒙古代之。勢也。情也。非法也。亦無臺費之名。亦不上聞。今臺費上聞。臺費行而臺員除矣。如有人不能出臺費。願充臺員。今許之乎。反不許。又如有人願亦出臺費。亦充臺員。則許之乎。亦不許。何以不許。都統但聞五十年事。不聞康熙事。不聞乾隆初年事。王元鳳天下士也。爲桂陽州知州。下車擒豪蠹。大創之。又平獠。有奇功。天子嘉之。錫之孔雀翎。擢爲陳州府知府。元鳳入覲。方留京師。而州大猾夜出境。爲飛語達京師。竟聞天子。天子使使鞠之。使者受單詞。當元鳳以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辜。是獄也。冤元鳳者半天下。元鳳獨飛揚而大烹。就逮時。謂送吏曰。元鳳足跡徧中華。獨未得至西北塞外。一見聖朝中外爲一之盛。吾此行。甘騎橐駝。佩短刀。往來風沙中。龔自珍屬之曰。吾爲蒙古圖志。某部落某山。尙未有圖。子皆爲我圖之。龔自珍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反。旣聞兵部尙書青陽王公言。近日事例如此。旣又聞常熟蔣君言。吾嘗以譴行。臥三年。納費乃還。如尙書言。旣又得王元鳳書。果如尙書言。吁。天下事名實不相應。什九如是哉。元鳳又言。吾到戍三日。獨騎橐駝。懷筆墨。至大禁門。欲出門者叱之而止。大禁門卽張家口北門也。

說宗彝

史佚之裔官曰彝者常也。宗者宗廟也。彝者百器之總名也。宗彝也者。宗廟之器。然而暨於百器皆以宗名何也。事莫始於宗廟。地莫嚴於宗廟。然則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君公有國。大夫有家。造祭器爲先。祭器具則爲孝。祭器不具爲不孝。宗彝者何。古之養器也。所以羞耆老受祿社。養器具則爲敬。養器不具爲不敬。宗彝者何。古之喜器也。古者賓師亞祭祀。君公大夫喜器具則爲富。喜器不具爲不富。宗彝者何。古之藏器也。國而既世矣。家而既世矣。富貴而既久長矣。於是乎有府庫以實重器。所以鳴世守。妙祖禰。矜閱閱也。宗彝者何。古之陳器也。出之府庫。登之房序。無事則藏之。有事則陳之。其義一也。宗彝者何。古之好器也。喜之日。於是有寶。於是有好貨。宗彝者何。古之征器也。征器也者。亦謂之從器。從器也者。以別於居器。宗彝者何。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吉金。以矜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約劑器也。有大訟則書其辭。與其曲直而刻之。以傳信子孫。宗彝者何。古之分器也。三王之盛。封支庶以土田。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賂器也。三王之衰。割土田以予敵國。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獻器也。小事大。卑事尊。則有之。宗彝者何。古之媵器也。君公以嫁子。以鎮撫異姓。宗彝者何。古之服器也。大者以御。次者以服。小者以佩。宗彝者何。古之抱器也。國亡則抱之以奔人之國。身喪則抱之以奔人之國。宗彝者何。古之殉器也。槨之外棺之中。棺之外槨之中。槨之外冢之中。於是乎有之。起於中古。宗彝者何。古之樂器也。八音金

爲尊。故銘之。衍神人也。宗彝者何。古之儆器也。或取之象。或刻之銘。以自教戒。以教戒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瑞命也。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天下之祥。有土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土之祥。有爵邑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爵邑之祥。凡有徵於先史之籍。有此十九說者。皆不可以不識也。不可以不類識也。古者之於器。又有二大端焉。又不可以不辨也。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蓋於祭於養於享於約劑於旌。古者必自造器。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則以其古人之器。自夏后氏以降。莫不尊器者。莫不關器者。其吉凶常變興滅存亡之際。未有不關器者。是以君子樂論之焉。

說齋

羽琖山民曰。天下先有雀。後有齋。先有齋之器。後有齋之字。雀也者。兆齋者也。齋也者。兆古文齋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者也。謂齋象雀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齋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雀可乎。不可。曷爲不可。中隔一層矣。先言齋之象。雀也。何如。曰。前有流味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之末也。腹。腹也。甚圓。腹之騫也。腹旁有柄。可容手。翼也。甚疏。翼之舉也。古者既取諸雀。以爲齋矣。而加之以制度。是故慮鬯之洩其秘也。爲之蓋。慮飲之饗也。爲之三柱。植然辭然。慮二足之不安也。爲之減一翼。增一足。踈踈然。慮太素之不可爲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此。此聖智之所加於齋者也。於雀何預。何以言無預。雀二角一翼三足。未之聞。未之聞。夫古文篆文之象齋也。何如。曰。亦象齋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小篆上有蓋。說文蓋下云覆

也从皿大盃下云承之以二柱其中爲腹其右象前其左引而下垂也象後於是乎从鬯从又鬯以實之
大盃象其蓋也又持之者若夫古文則無鬯也無又也上有覆如屋非蓋而何有二柱有腹腹中有文相背如刻畫彰
下垂三足非鬯之全形而何曰鬯之有蓋者無二柱有二柱者無蓋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曰制文字
與制器固不同也古文篆文皆象鬯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夫古文篆文易知也遇古器難予獲古鬯七有
柱無蓋者六有蓋無柱者一既手榻以謂學徒學徒見榻本識古器矣夙習古文又難不識字而獲其器
將疑器爲康瓠未見器而讀其字將疑字爲字妖且夫徒獲其器而不識字則曰古彝器蹟矣此有蓋非
鬯徒識其字而未見器則曰先民所言象形乃象味腹尾鬯趾兩不可也予兩違天幸竊望達者說器徵
諸字說字徵諸器又兩俟之

大息曰彝器文有象形許氏書未收與鬯中之字一省一不省皆真古文之傳於今者攷工記梓人凡
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臯之今大人獲鬯實賜大息徧飲之又同時山右閻氏臧十又九大息
亦盡取而飲之鄉衡而實盡者無一焉有蓋無蓋疑皆非真古鬯也記之

說刻石

羽嶠山民曰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
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詛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有所戰所

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害。六也。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臺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岐出則刻石。主於攷文。九也。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地之間。壽非金匹也。其材巨形豐。其徙也難。則壽侔於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與。若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爲名矣。唐以後始以爲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爲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頗在於是矣。名爲帖。治帖有專門。其事則非刻石倫也。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此二者宜更端以言者也。

說碑

廟有碑繫牲牲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窆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宮。則刻石而葬之。是又碑之別也。自漢氏始訖宋之南。錄此三類。義雖弗古。抑其事與其言富觀覽矣。豈可以不論哉。乃延原流謠學者。以竟刻石之說。

說衛公虎大敦

道光辛巳龔子在京師過初彭齡尙書之故居。始得讀大敦之打本。道光丁亥初尙書之孫。抱初氏之重器。入於城北閻氏。龔子過閻氏。始見大敦。魂魄震懾。既九拜言三月。恭步三月。縮縮息三月。不能屬。乃退。

而治其文。阮尙書箸錄此器云。召虎。今諦眡文从韋。是衛虎非召虎也。王在昉。今諦眡文从𠂔。是王在豐非王在昉也。云衛有臣名愛。今諦眡文从鹿。是衛有臣名慶非名愛也。龔子之臧器無及百名者。衛公虎大敦百有三名。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忘南。不敢盡取京師之重器以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望南中幽幽有小羽墜之山。他日欲以華其山。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臥而思之。急起箸錄之。奚狻其有之。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有方鼎。有龍勺。有魚齋。有父丁齋。有立戈齋。有癸歛觚。欲以儷方鼎龍勺。癸觚而鎮撫三齋。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南中土淺水深。不如北方之陵原。懼其齧。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知天命。不知其身之東西南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德薄。不知壽命之短長。懼弗敢有。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之語言肖姬周。願得成周之重器以自榮其言。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自知其子孫之賢不亡之是我亡古文百又三名矣。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說敦。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太史公爲書百三十篇成。褒漢氏盛德。赫然躋於周室。次及功臣賢大夫。靡不畢載。自鉞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副在京師。問何以副在京師也。恩本朝也。恩本朝則何以副在京師也。曰求唐虞者必於平陽蒲阪。求周必於雍岐。求成周必於河洛。欲求漢者亦必於關中。故副在京師。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

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於京師。仕則紬石室金鑰於京師。其兩世取師友。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之倫。盡京師耆舊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而忘京師是不思王父。不思父。以不思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師既上繫君父。又必有磐石之宗。知古今之獻。羽翼天室。世世無極。以所著書託焉。東西北南望之。矍矍踞天半焉。昔者仲尼大聖與左邱明南宮敬叔觀寶書於周。先是正考叔得名頌於周。老聃主周藏室。仲尼問禮。名頌也。寶書也。禮也。其授受不可以盡知。要知古之人所以寵靈史氏。鎮撫王室。以增天府之重。則可知也。曰。後之人必有如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若夫高騫遠引。抱道以逝。天孤往於名山。含薄懟於卿士。身隱矣。焉用文之。介之推之所笑。師瞽適河海者之所蹈。淮南賓客所以向山中而招王孫者也。則太史公之所不爲。

京師樂籍說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襲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烹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

餘戶入樂籍。樂籍既蕃，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掉闔以爲術焉。則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緜歌泣於牀第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爲歎體詞賦游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壹，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無豪桀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僂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說月晷

徽州人造月晷，系以詩，髹而書之。予讀之，弗善也。爲之圖三十合朔，至晦備矣。又爲之子目各十有二時，加子至亥備矣。總爲圖三百有六十，以楮皮爲之儀。我坐北面南，左東右西，以定月之所在，其魄墨之，其明粉之，加金以肖其曜，自以爲賢於徽州市之所爲。揚州羅士琳過而大笑之，曰：子未知里差。天下一千三百五縣，宜每縣爲三百六十圖，當有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子又未知歲差。夫日與月合朔時所加不同，一千三百五縣之三百六十圖，月月不同，每月爲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者，十有二，每歲又十二月之，其圖無算數。假子神龜之年，不足以役圖，與子千里之封，以爲宮，不足以度之。予乃盪然於不藝不學。

忝爲士大夫老與夫市估髡師同爲罔知識之民而已矣。乃再拜求羅子教我以渾天之術。兩儀之形。求七政之行之所在。

徽州歌訣云。三辰五巳八午升。初十出未十三申。十五酉時十八戌。二十亥上見光明。二十三日子時出。二十六日丑時行。二十九日寅時見。晦與朔日卯上并。附錄。

宥情

甲乙丙丁戊相與言。甲曰。有士於此。其於哀樂也。沈沈然言之而不厭。是何若。乙曰。是媒媢之民也。許慎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聖人不然。清明而彊毅。無畔援。無欲羨。以其旦陽之氣。上達於天。陰氣有欲。豈美談耶。丙請辨之。西方之志曰。欲有三種。情欲爲上。西方聖人。不以情爲鄙夷。子言非是。丁曰。乙以情隸欲。無以處夫哀樂之正而非欲者。且人之所以異於鐵牛土狗木寓龍者。安在。乙非是。丙以欲隸情。將使萬物有欲。畢詭於情。而情且爲穢墟。爲臯藪。丙又非是。是以不如析言之也。西方之志。蓋善乎其析言之矣。戊請辨之曰。西方之志。又有之。純想卽飛。純情卽墜。若是乎其概而訶之也。不得言情。或貶或無貶。女言皆非是。龔子閒居。陰氣沈沈而來。龔心不知何病。以譖江沅。江沅曰。我嘗閒居。陰氣沈沈而來。龔心不知何病。龔子則自求病於其心。心有脈。脈有見。童年見童年侍母側。見母見一鏡。燐然見一研。一几。見一僕。姬見一貓。見如是見已。而吾病得矣。龔子又嘗取錢枚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沅曰。異哉。其心朗朗乎。

無滓。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惜其聲音瀏然。如擊秋玉。予始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沈之。若或墜之。龔子又內自鞠也。狀何如。曰。予童時逃塾就母時。一鐙熒然。一研一几。時依一嫗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當彼之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襲心。如今閒居時。如是鞠已。則不知此方聖人所訶。與西方聖人所訶。與甲乙丙丁戊五氏者。孰黨我與。孰詬我與。姑自宥也。以待夫覆鞠之者。作宥情。

涼燠

或問子之言。何數涼而數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涼之。涼疾至。燠之。亦有不言。則其無疾者也。無疾者賢乎。曰。否。有疾賢。疾淺賢乎。疾深賢乎。曰。疾深者賢。大人之言。有判有純。大人之行。有褻有裏。行有堂有門。有室有闔。有突。終身與至人居。行至人之行。見其門而已矣。及堂者寡矣。有門之突。亦有突之門。與居者始而昭昭。久而益闕。至人於人。何吝哉。自入之而已矣。惟至人能皆由人之突。有勿由。隨其門而門也。隨其堂而堂也。非弗能由也。至人有言曰。惟吾爲能勿驚人。善驚者弗明也。弗平也。弗定也。言乎至人之側。顯晦至畢明焉。高下至畢平焉。順逆至畢定焉。非人之情。則容有弗識之矣。所言天與人之間之情也。則盡識之矣。夫何驚之有。言之則何疑之有。古之至人。皆未始欲言也。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故雖導原於至人之心。不雜以至人之言。不原於至心。則無本。雜以至言。則勿用。雜以至言。

則勿曾。若其至心則弗欲言已。大言若雨。百木一雨而異長。大言若規。百隅一規而異用。至言無吟歎。至行無反側。大行無畔涯。行有盜。貌有盜。聲有盜。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門者弗應。其應者曰。吾君之聲也。此聲也已。夫甲氏之聲。猶夫乙氏之聲。夫乙氏之聲。猶夫丙氏之聲。一呼而不應。則非聲。聲之盜已。或問不盜。則聲至寡。貌至拘。色至壹。曰聲戚自如。聲熹自如。聲熹戚半自如。至足矣。是一而萬也。何拘寡之有。古人之言之蹟。可以信乎。曰起於意者。心聲之而已。岐也。起於心者。吻達之而已。譌也。起於吻者。筆追之而已。遁也。矧古人之言之蹟。可信者其幾。龔子請言罔摩氏。罔摩氏樹木七年而不華。或憂之。智者曰。毋憂。華參於天。胥摩氏亦樹木三日而中柱。其荜也。一日而英。三日而華。七日而華參天。或憂其早成。至人曰。子以桃李柞柘之愛愛吾木也。子弟以罔摩氏之木愛吾木。且猶不可。越十旬。胥摩氏猶屏營而憂。木自憂其不成。其成也必弗可識已。龔子請言羣神。羣神朝於天。帝曰。觴之。帝之司觴。執簡記而簿之。三千秋而簿不成。帝問焉。曰。皆有昇之輿者。帝曰。昇者亦簿之。七千秋而簿不成。帝又問焉。乃反於帝曰。昇之輿者。又皆有其昇之者。帝默然而息。不果觴。

論私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許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贏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

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附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子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胙。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噲肖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狸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閭闔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頰頰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執薄執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讜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縱。獻豝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覲。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覲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

抱小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小學者。子弟之學。學之以待父兄師保之側。以待父兄師保之顧問者也。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狃。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澀。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狃。則勦。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澀。則不忠。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爲人也。渚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奧。大道之任。窮理盡性之謀。高明廣大之用。不曰不可得聞。則曰俟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抱是以俟來者。自珍謹求之本朝。則有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著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尙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平

生箸書以小學名。是旣然矣。自珍又求之古史。萬石君以孝謹稱。其言曰。書馬者四足與尾而五。顏之推仁孝好學。其言形聲訓詁。著在家訓。是又然矣。而漢臣班固作藝文志。尒疋小尒疋。古今字隸。孝經家。固先考窺見此者。志則然。

尊史

史之尊。非其職語。言司謗譽之謂。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入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皆知之。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眊睽而指點焉。可謂出矣。不善入者。非實錄。垣外之耳。烏能治堂中之優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寢。不善出者。必無高情。至論優人哀樂萬千。手口沸羹。彼豈復能自言其哀樂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喘。是故欲爲史。若爲史之別子也者。毋窺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則其官尊矣。心尊則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則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歸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爲史。此非我所聞。乃劉向班固之所聞。向固有徵乎。我徵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聃。卒爲道家大宗。我無徵也歟哉。

尊命

儒家之言以天爲宗。以命爲極。以事父事君爲踐履。君有父之嚴。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君之言。唐虞謂之命。周亦謂之命。龍所官。仲山甫所職。君子顧其名。紬繹其義焉。夫天寒暑風雨露雷必信。則天不高矣。寒暑風雨露雷必不信。則天又不高矣。傳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後之儒者視其君。曾不如葬者之尊山川。病者之尊其肺腑。其於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實欲以自售其學。欲吾君之燭萬物之隱。實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賞罰予奪不爽於毫髮。實欲以自償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貿易者之執券而適於市。褻君嫚君孰甚。夏道尊命。孔子罕言天道。若臣豈未聞。意若曰。君之尊不至此極也。儒者平日多言安命矣。平日尊數過於尊理。遠矣。何以出而視君如理不如數。若臣曰。夏暑雨冬祈寒。天府怨君不可以受怨。應之曰。寒暑有怨。天之所以多憾。天之所以大也。汝將使匹婦無憾而爲君大。君將日日就國之人而弭其怨。君其替哉。若臣又曰。子之術。趙高之術也。以未兆爲朕。應之曰。趙高匿其君以爲尊君。吾之術使君無日不與天下相見以尊君。天命曰。流行。君命曰。出內。不得詆我以趙高。是故若飛若蟄。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如魚泳於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榮枯於四時。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尊任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又曰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任卹。杜子春曰。任。任朋友之事者。周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男任也。子以穀璧養人。男以蒲璧安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任也者。俠之先聲也。古亦謂之任俠。俠起先秦間。任則三代有之。俠尙意氣。恩怨太明。儒者或不肯爲。任則周公與曾子之道也。世之衰。患難不相急。豪桀罹患難。則正言莊色厚貌以益鋤之。雖有骨肉之恩。夙所卵翼之子。飄然絕裾遠引事外。雖然豪桀則曰。吾罹患難。而呼號求援手於庸人。豈復爲豪桀哉。其言則曰。應龍入智井。不瞑目以待鯀。鯀之飽龍肉。而睫淚以哀井上之居民。豈得爲應龍也哉。萬一卒不死。或者天神憑焉。道家者之書有之曰。活一大賢者。功視活凡夫九十萬億。活一聖人。功視活凡夫九萬萬億。吾友陽城令桂林李公則曰。禮曰。弔人弗能賻。弗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弗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弗問其所舍。吾補禮文之闕。則亦曰。見患難弗能救。弗咎其所以致患難。其言取風示末世。粹然愼然。烏乎。應龍之譬也。肆。俠者之氣縱。道家之言詭。皆非周公曾子法。李公儒者也。古之任者也。言如是。言之感慨盡如是。是亦足矣。吾又聞之。廣西實天下之高山大川。氣蒼蒼莽莽。不爲中原發滑所中。李公行畢如其言。山川然也。

尊隱

將與汝枕高林。藉豐草。去沮洳。卽犖确。第四時之榮木。矚九州之神皋。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傲。

民也已矣。仁心爲榦古義爲根。九流爲華實。百氏爲柢藩。枝葉昌洋。不可殫論。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悴民也已矣。聞之古史氏矣。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時也。是故歲有三時。一曰發時。二曰怒時。三曰威時。日有三時。一曰蚤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夫日胎於溟滓。浴於東海。徘徊於華林。軒轅於高閎。昭曜人之新沐濯。滄滄涼涼。不炎其光。吸引清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歸心。鬼歸祀。大川歸道。百寶萬貨。人功精英。不翼而飛。府於京師。山林冥冥。但有鄙夫阜隸所家。虎豹食之。曾不足悲。日之亭午。乃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修心。鬼修祀。大川修道。百寶萬貨。奔命涌塞。喘車牛如京師。山林冥冥。但有窳士。天命不猶。與艸木死。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莫氣。與夢爲鄰。未卽於牀。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之家。不生所世世象之家。從山川來止于郊。而問之曰。何哉。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桀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礎之。醜類蟄窟。詐僞不材。是輦是任。是以爲生資。則百寶咸怨。怨則反其野矣。貴人故家。蒸嘗之宗。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則窶人子篡之。則京師之氣洩。京師之氣洩。則府于野矣。如是則京師貧。京師貧。則四山實矣。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不留京師。蒸嘗之宗之孫。見聞嬖嬖。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候者矣。如是則豪桀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

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矣。風惡水泉惡。塵霾惡。山中泊然而和。冽然而清矣。人纒臂失度。啾啾如蠅蚋。則山中戒而相與修嫺靡矣。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歎百吟。一呻百問疾矣。朝士偃焉偷息。簡焉偷活。側焉徨徨商去留。則山中之歲月定矣。多暴侯者。過山中者。生鐘虜之思矣。童孫跼蹐。過山中者。祝壽考之毋遽死矣。其祖宗曰。我無餘榮焉。我以汝爲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無餘怒焉。我以汝爲殿矣。俄焉寂然。鐙燭無光。不聞餘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鷓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矣。是故民之醜生。一縱一橫。旦暮爲縱。居處爲橫。百世爲縱。一世爲橫。橫收其實。縱收其民之民也。壑者歟。邱者歟。垤者歟。避其實者歟。能大其生。以察三時。以寵靈史氏。將不謂之橫天地之隱歟。聞之史氏矣。曰。百媚夫不如一狷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則又問曰。之民也有待者耶。無待者耶。應之曰。有待。孰待。待後史氏。孰爲無待。應之曰。其聲無聲。其行無名。大憂無蹊轍。大患無畔涯。大傲若折。大瘁若息。居之無形。光景煜爚。捕之杳冥。後史氏欲求之。七反而無所睹也。悲夫悲夫。夫是以又謂之縱之隱。

定盒續集

仁和龔自珍瓊人饌

卷二

古史鈎沈論一

龔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力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貌。嫗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視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便其有力。彊武而允。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誹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籀其府焉。褻衷其鐘簞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旣殄旣獮旣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

古史鉤沈論二

襲自珍曰。周之世官大者。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勞周室。改質家躋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聯事。三宅之事。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叡美。其執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歿七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蠡出泉流。漢氏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僞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僞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僞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絜萬事之盈虛。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攷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爲農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謙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弛。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

爲法家祖。博觀羣言。旣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舐。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近文章。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戰。儉而不奪。人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備。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祖。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蘖。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史之亡也。殷之亡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史之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郟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聲絃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罪二。周之雅頌。義逸而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燕享所歌。大氏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瞽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以歌者爲作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黃帝秣。有顓頊。

秣有夏秣。有商秣。有周秣。有魯秣。有列國秣。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國赴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弗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秣敵不改。是以失禮。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于夏于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于周。史之小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夫史籀作大篆。非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孳。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彰。蝌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匪憲章。宣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附葺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儋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罪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間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喪祭之等。大夫士之曲儀。咸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諡之學。其步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躋彼奠世繫者。能奠能守。有麻謹牒。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千餘歲。江介之都。夸族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罪之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

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罪大亦可揜。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歿。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息。周歷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躋。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埃。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軻端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苟沉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聘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瞽儒小生。僞爲儒者流。則熹僞爲羣流。則慍。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詘。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纒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按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臚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歷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孳生。雅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引申。段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真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升諫以求之者。烏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

事。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卹。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歟。願爲其人歟。

古史鉤沈論三

龔自珍曰。予大愆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嗚呼。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稱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子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梁木起。耨紬者不作。凡梁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聖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攷文之聖。其孰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於義訓。勇於割聞者。不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梁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梁令工匠胥史爭。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爲今夫易詩書春秋之文。什五用段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盡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闕則不具。以不樂

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訐之。能灼然知孰爲正字。孰爲段借。固不能以富矣。諸師籍令完具。其於七十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於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多岐。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岐。今也不然。憾漢寫官之弗廣。憾梁木之初之不廣。憾兵燹之不祐。憾俗士之疎而弗嗜古。無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惡如何惡如何。龔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莊綬甲。

古史鉤沈論四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禮載籍備百代。夫是以賓賓。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耆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耆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讐。是故進中禮。退中道。長子孫。中儒學。中史。王者於是芳香其情。以下之。玲瓏其誥。令以求之。虛位以位之。書曰。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用此道也。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質家尊賢先異姓。文家親親先同姓。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書。而夕投袂於

東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書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四百。其大政之名氏。姜嬴任芊。嬖子之材。不與焉。征伐之事。受顧命之事。共和攝王政之事。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夫史聘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顛頓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下至百工之藝。醫卜之法。其姓氏也。古其官守也。古皆不能以其藝降。夫非王者卑其我法。又非王者不屑籍古之道也。又非王者敢滅前古之人民。獨不敢滅其禮樂與道藝也。道誠異不可降。禮樂誠神靈不可滅也。禮樂三而遷。文質再而復。百工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微夫儲而抱之者乎。則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

不敢驕。夫嬴劉之主驕於三代者何也。賓籍闕也。漢之賓籍闕。不於其季於其初。漢初伏生老。竇公耄。申公肯靡。故漢初已無有賓。若夫子與姬之交也。媿與子之交也。其學或有續絕矣。其得姓受氏者或有續絕矣。官或有續絕矣。禮或有續絕矣。則以三代之季。或能賓賓而尊顯之。或不能賓賓而窮而晦而行。遜職此之由。杞不能徵夏。宋不能徵殷。孔子於杞宋思獻。周初武王舉逸民。其衰也有柳下惠。少連。禽也。淵雅博物。少連躬至行。孔子皆謂之降志之民。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閨闈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

壬癸之際胎觀弟一

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衆人對立。與衆人爲無盡衆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衆人也者。駢化而羣生。無獨始者。有僕人已有毛。人有羽。人有角。人有肖翹人。毛人羽人角人肖翹人也者。人自所造。非聖造。非天地造。其匹也。雜不部居。僕人之不與毛角者匹。其後政非始政。後政也者。先小而後大。五人主爲政。什人主爲政。什什人主爲政。伯什人主爲政。人。總至于萬爲其大政。有衆人

已有日月。有日月。已有旦晝。日月旦晝。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聲。聲爲天。而天名立。聲爲地。而地名立。聲爲人。而人名立。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且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政。欲有語於人。則有傳語之民。傳語之人。後名爲官。或以龍紀官。隸天之龍爲首。不鹹之水。龍次焉。鹹水之龍次焉。隸畜之龍次焉。或以雲紀官。隸上天之雲爲首。隸天之雲次焉。隸名山大川之雲。又次焉。或以鳥紀官。隸天之鳥爲首。隸畜之鳥次焉。龍鳥雲。天所部。非人所部。後政不道。使一人絕。天不通民。使一人絕。民不通天。天不降之。上天不降之。上天所天。又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見。則不能以絕。比其久也。乃有大聖人出。天敬降之。龍乃以部至。鳥以部至。雲以部至。民昂首見之者。天之藉也。衆人以爲天大政之主。必敬天。名日月星爲神。名山川爲示。名天之人。亦曰神。天神人也。地示人也。人鬼人也。非人形。則非人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能紀遠。壽不能如初。傳紀之極。言壽卑矣。曰三萬歲。曰八萬千歲。

壬癸之際胎觀弟二

既有世已。於是乎有世法。民我性不齊。是智愚彊弱美醜之始。民我性能記。立彊記之法。是書之始。中方左行。東方左行。南方左行。東南方左行。東北方右行。西南方左行。西北方右行。北方右行。皆曰文。文之華曰字。字有三名。曰聲。曰形。曰義。民我性能測。立測之法。是數之始。數始於一。極於九。凡地之上大之下。空

盡實之。必立九以求實。謂之算。算之大者曰測日月星。曰測地。日月星地既可測。則立之分限。以紀人之居世者。名之曰歲。曰春夏秋冬。是歷之始。民我性能分辨。立分辨之法。有四。名之曰東西南北。以高爲北。庫爲南。南方日所出。北方日所入。以爲東。北方日所出。南方日所入。以爲西。是方位之始。民我性善。病。蓋有蟲焉。以宅我身。則我身病。是病之始。於是別草木之性。以殺蟲。是醫之始。倮人食毛羽人。不知所始。食毛羽人亦病之始。民我性能類。故以書書其所生。又書所生之生。是之謂姓。是譜牒世繫之始。一人生二子。則有長幼。則宗之始。有宗牒已恐其亂。故部男女。是禁男女之始。佃有公侯伯。有土之君始。民我性不齊。夫以倮人食毛羽人。及男女不相部。名之爲惡矣。其不然者。名爲善矣。是名善惡之始。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有天下。有大國。寶應出。福德聚。主天下。寶應不出。福德不聚。主大國。有天下者。都中。有大國者。都西北。大國之君。有古紀。有近紀。亦以福德爲差。夫始變古者。顓頊也。有帝統。有王統。有霸統。帝統之盛。顓頊伊耆姚。王統之盛。姒子姬。霸統之盛。共工。嬴。劉。博。爾。吉。吉。特。氏。非帝王之法。地萬里。位百葉。統猶爲霸。帝有法。王有法。霸有法。皆異天。皆不相師。不相訾。不相消息。王統以儒墨進天下之言。霸統以法家進天下之言。霸之未失。以雜家進天下之言。以霸法勸帝王家。則誅。以帝王法勸霸家。則誅。能知王霸之異天者。曰大人。進退王霸之統者。曰大人。大人之聰明神武。而不殺總其文辭者。曰聖人。聖人者。不王不霸。而又異天。

天異以制作。以制作自爲統。自霸天下之民。以及凡民。姓必黃炎。惟太皞黃炎。其工爲有允孫。非古之凡民。皆有允孫。古之世語言出於一。以古語古。猶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後之世語言出於二。以後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雖有大人。生於霸世。號令弗與共。福祿弗與偕。觀其語言。弗可用。號令與共。福祿與偕。觀其語言。卒弗可用。於是退而立。大人之語言。明各家之統。慕聖人之文。固猶將生。越而楚言也。

壬癸之際胎觀弟四

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司命之鬼。或哲或昏。人鬼之所不平。卒平於哲人之心。哲人之心。孤而足恃。故取物之不平者。恃之。或以妒正性命。醜忌姦。曲忌直。父亦妒子。妻亦妒夫。或以改正性命。細攻大。貌攻物。竄攻成。側攻中。細攻大。將以求大名。側攻中。將以求中名。謂之舍天下之樂。求天下之不樂。君子有心刑。大刑容。中刑絕。細刑校。道莫高於能容。事莫慘於見容。大倨故色卑。大傲故辭卑。大忍故所責於人卑。傷生之事。異形而同神者。二。一曰好勝。二曰好色。何以同。其原同也。五倫之事。天人互孽。人天迭爲始。知不死之說者。亦不恥欲壽命。欲壽命有三術。惜神一。生物二。離怨憎三。大兵大札起於肉食。大亡大哀起於莞簟。大薄蝕大崩。竭起於膠固。

壬癸之際胎觀弟五

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一匏三變。一棗三變。一棗核亦三變。大人用萬物之數。或用其有。或用其空。或用其有名。或用其無名。或用其收。或用其棄。大人收者一而棄者九也。不以收易棄也。膏棄之積也。忌人者謗以所反。奪所恃也。媚人者譽以所反。絕所慮也。靜女之動。其動失度。哀樂愛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晝夜相承。天之反也。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天用順教。聖人用逆教。逆猶往也。順猶來也。生民順也。報本始逆也。冬夏順也。冬不益之冰爲之裘。夏不益之火爲之葛。逆也。亂順也。治亂逆也。庖犧氏之易逆數也。禮逆而情肅。樂逆而聲靈。是故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國君。

壬癸之際胎觀弟六

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迺。域中之言有迺。有以天爲極。以命爲的。有不以天爲極。不以命爲的。域外之言善不善報於而身。歷萬生死而身彌存。域中之言死可以休矣。善不善報於而允孫。是故夫有尺土之氓。則立宗爲先。及其有天下。師彼農夫。謂將以傳福祿於後昆。嗚呼。旣報之後身。又祿之身後。不亦勸乎。旣報之於後身。又芟刈其身後。不亦傷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瞽。而惟爲善之是堅。大人之所難言者三。大憂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憂無故比。患無故迺。仇無故誅。恨無故門。言無故家。

壬癸之際胎觀弟七

聖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辨。大人曰：天下方安小僞，小僞不可安。不如以大僞明於天下，言僞忠，禁僞教，德僞情，道僞聖，禮僞自然。域中之言，名實其大端。兵爲其幾，有名天下，兵集之有辭矣。無實天下，兵集之無患矣。有名無實，是再受兵。有實無名，是再卻兵。無名僞有名恥，無實僞有實敗。名實中不敗，戰亦不勝。有名僞無名，霸敗果何喪？敗者不能言，霸果何獲？勝者不能言，非不能言。本無以言，故曰萬物不自立。有說什之一，無說什之九。無說什之一，始有說。卒無說什之九，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詐賊很忌，非固有。或誠恥之，萬人恥其名矣。或誠爭之，萬人爭其委矣。或誠嗜之，萬人嗜其貌矣。或誠守之，萬人守其踐矣。女子十五避男子於園牖，惡也。女子七歲避男子於路，非惡也。惡之謂之有說，非惡而惡之，謂之卒無說。萬物名相對者，執相待，分相職，意相注，神相耗，影相藏，執不相待，分不相職，意不相注，神不相耗，影不相藏，將相對之名不成。萬事皆不立，萬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執。萬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相倚相譬也，故有煩惑狂亂。有煩惑狂亂也，故有聖智。大人之聽衆人也，耳擊之也，曰皆然。目擊之也，曰無所否。何謂無所否？衆人之名亦與名，衆人之守亦與守，衆人之爭亦與爭。麟鳳能游肖翹之族，而與螻螻辨，或覲爲細也，或覲爲巨也，或覲爲神怪也。同則是，異則是，異異則是，是則是，非則是，乖則是，合則是。渾而大圓，其精如不完，其貌如不全，不名一，不守一，不爭一，衆人之情恒完，貌恒全。名一守一，爭一，曰盡之矣。有所蔽，故有所樂，多所蔽，故多所樂，弗驚也，弗疑也，弗慕也，何樂之

有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盛德有福者。憂患避弗及。智慧廢弗用。名之曰頑。頑以完其初。死必上躋矣。盛德無福者。憂患入之。智慧出之。名之曰勞。勞以不完其初。死必旁落矣。神矣夫。父母物之民。智慧之所出。憂患之所入。入亦無算數。出亦無算數。入亦無比。出亦無比。雖則用智。慘然而哀。雖則用慧。慘然而哀。或則抱憂而食患。不忍用智慧焉而哀。或則介憂而胄患。不忍用智慧焉而哀。其生也。名曰哀民。字曰難測。其死也。名曰最上。字曰無上。智慧之積。無上者之體。哀慘之積。無上者之用。體常靜。用常動。神矣夫。父母物之民。

壬癸之際胎觀弟八

萬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是故名之於其合離。謂之生死。名之於其生死。謂之人鬼。名之於其聚散。謂之物變。名之於其虛實。謂之形神。名之於其久暫。謂之客主。名之於其客主。謂之魂魄。名之於其溷濁。靈蠢壽否。樂否。謂之升降。名之於其升降。謂之勸戒。名之於其勸戒。取舍。謂之語言文字。有天有上天。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其未生也。在上天。其死也。在上天。其生也。教凡民。必僞天。天故爲羣言極。

壬癸之際胎觀弟九

羣言之名我。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以不名。羣言之名物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曰我。域中之極言曰神。乃曰立元神。乃曰元神返而已矣。元神得養而已矣。去非元神而已矣。域外之

言曰。返之去之。不如因之。不如從而尊之。因之無所祛而已矣。尊之無所加而已矣。因之有差。尊之有差。名之有差。名之以不名。亦有差。域中之所名。無能以差。蠢也者。靈所藉力者也。暫也者。常所藉力者也。逆旅也者。主人所藉力者也。生亦多矣。大人恃者。此生身亦多矣。大人恃者。此身恃焉爾。欲其留也。留焉爾。欲其有爲也。有爲焉爾。不欲以更多也。是之謂大人之志。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問三世之法。誰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願問八政配三世。曰。食貨者。據亂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問八政事事各有三世。願問祀之三世。答在禮運始言土鼓黃梓。中言宗廟祝嘏之事。卒言太一祀三世不同名矣。禮運者。孔子本感蜡祭而言。故臚祭也。詳若夫徵之詩。后稷春榆肇祀。據亂者也。公劉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頌有般。有我將。般主封禪。我將言宗祀。太平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願問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輕典。據亂故。春秋於所見世法爲太平矣。世子有進藥於君。君死者。書曰。弑其君。蓋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責忠孝也。密假如在所傳聞世。人倫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聞世。人

倫甫明刑亦不若是重。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問公劉之詩於三世何屬也。答有據亂。有升平。始國於豳。乃積乃倉。當洪範之食。俾筵俾几。當洪範之祀。五章六章是司徒司空之事。其軍三單。是司寇之事。司徒司寇司空皆治升平之事。古人統兵於刑。班固尙知之。固也。志刑不志兵。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問洛誥屬何世。答有升平有太平。曰予齊百工。伴從王子周。是八政司徒司寇司空之事。曰屢俾殷禮。咸秩無文。是八政之祀事。皆言升平也。曰我惟無斁其康事。當是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成太平之業。故求明農去位。若僅致升平。公豈宜去位之年哉。公劉之首章曰。匪居匪康。據亂故也。洛誥曰。無斁其康事。太平故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問太平必文致何也。答善言人者。必有諷乎天。洛誥之終篇。稱萬年焉。般時邁之詩。臚羣神焉。春秋獲麟以報端門之命焉。禮運曰。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在楸。孔子述作之通例如是。是亦述周公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問太平大一統何謂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見世。吳楚進矣。伐我不言鄙我。無外矣。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聖無外。天亦無外者也。然則何以三科之文。內外有異。答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則不然。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問禮運之文。以上古爲據亂而作。以中古爲升平。若春秋之當與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答通古今可以爲三世。春秋首尾亦爲三世。大槲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歲亦用之。一章一節亦用之。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問孰爲純太平之書。答禮古經之於節文也詳。尤詳於賓。夫賓師八政之最後者也。士禮十七篇。純太平之言也。

乙丙之際塾議弟十六

有匹婦之憂。有城市之憂。有人主之憂。匹婦之憂。貨重於食。城市之憂。食貨均。人主之憂。食重於貨。夫貨未或細也。未或毀也。以家計患其少。以域中計尙患其多。何哉。孝者以奉親。弟者以事長。睦者以卹族。任者以急朋友。俠者以無名。放者以無節。雖千萬不鈞。其在天地間則鈞。埋之土中。取之土中。投之水火。取之水火。不出天地之間。人主者會天地之間之大勢。居高四呼。博貨之原。則山川效之。嗇貨之流。則官司

鑰之重貨之權。則名與器視之。貨在宮中。鬼神守之。貨在朝野。吏民使之。其敝也。貝專車不得一匹。麻有金一斛。不糴掬粟。又其敝也。丐夫手珠玉。道殣抱黃金。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也。是故博食之原。嗇食之流。重食之權。總四海而變之。不急一城之急。一市之急。矧乃急匹婦之急矣。食民者土也。食於土者民也。凡民以有易無。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麥百穀。竹木黍陶鐵筐。筥桑柘葛苧蔬韭木實藥草牛驢馬豬羊雞魚蒲葦鹽酒筆楮。使相當其名。田者賦於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銀百兩。十家之市。有錢十緡。三家五家之堡。終身毋畜泉貨可也。畜泉貨取其稍省。負百物者之力。便懷衽而已。不挈萬事之柄。行此三十年。富民所恻惜。非貨焉。貧民所歆羨。怨歎非貨焉。桀黠心計者。退而役南畝。而天下復奚擾擾。貧與富之名。爲請定後王式曰。泉式其質青銅。其輪周二寸半。其重八銖。銀之色理有常。其枚無常。其價贏縮有常。其品二等。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三代之立言也。各有世。世其言。守其法。察天文。刻章部。儲歷編。年月書日。史氏之世言也。規天矩地。匡貌言。防狂僭。通蒙蔽。順陰陽。布時令。陳肅聖。哲謀。教人主法天。公卿師保大臣之世言也。言殞言詳。言天道。或諛或不。羣史之世言也。羣史之法。頗隸太史氏。不見述於孔氏。孔氏上承堯典。下因魯史。修春秋。大書日食二十又六事。儲萬世之歷。不言凶災。日食爲凶災。執言之。小雅之詩人言之。七十子後學者言之。漢

之羣臣博士言之。詩人之指有警獻曲之義。本羣史之支流。又詩者諷刺談恠。連狝雜揉。旁寄高吟。未可爲敝正。七十子以後學者。言君后象日月。適見於天。日月爲食。漢臣之所昉也。漢臣采雅記古儀官書造周禮。又頗增益左氏傳。皆有伐鼓救天之文。衆儒譁咎時君。時君或自責詔求直言。免三公。三公自免。大都君臣借天象傳古義以交相儆也。厥意雖美。不得闌入孔氏家法曰。古之公卿師保大臣太史氏不欲借天象儆人君。歟。曰。立言各有緒。立教各有統。立官各有方。毋相借矣。大臣者探本真以奉君。過言有誅。矧旁飾靈言。故慎毋借言矣。夫恒暘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而疵癘。妨田功。妖人民。古無步之之術。雖有占諛塗傅之言。取虛象。無準的。無程期。箕子推本狂僭。孔子直書水旱。目爲凶災。宜矣。人主不學無藝。能雖借言以愚其君。無所用。人主好學多藝能。必有能自察天文步歷造儀者矣。將詰其臣曰。誠可步也。非凶災。誠凶災也不可以步。借言者何以對。將大坐誣與謗。於是又有恒暘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而疵癘。當儆人君。人君反不忌。雖箕子所寒心。孔子所危言。反坐誣與謗。言可以不中法乎哉。言可以不中法乎哉。其慎毋借言。後之擇言者何守。載筆治歷守春秋。言咎徵守箕子。

或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說文示字謂日月星爲下垂之象形也。是日月星有吉凶。非洪範之暘雨寒風。應之曰。日月星之見吉凶。殆爲日抱珥。月暈成環玦。星移徙。彗孛。日五色。日月無精光。日月不交而食。謂之薄之類。羣史所識。有其占諛之書。今也亡之。古也有之。繫辭所稱亦若是而已矣。而

豈謂日月食之可推步者哉。自記。

乙丙之際塾議弟二十

聖清田賦薄。東南民樂其田。請籍田數。蘇松太倉一道名田一千七百萬畝有奇。常鎮一道名田一千二百萬畝有奇。杭嘉湖一道名田一千六百萬畝有奇。大凡起江濱。盡浙以西。東際海。千里無曠土。闢草萊。墾土地。似是功臣。而孟軻氏以爲民賊。漢臣治水。必遺地讓水。乃後世言烏有棄上腴出租稅之士。以德魚龜者乎。今之言水利者。譬盜賊大至而始議塞竇闔門也。興水利莫如殺水勢。殺水勢莫如復水道。今問水之故道。皆已爲田。問田之爲官爲私。則歷任州縣升科以達於戶部矣。問徙此田如何。則非具疏請不可。大吏殫其入告。州縣惡其少漕。細民益盤踞而不肯見奪。夫可以悍然奪之徙之。不聽則誅之。而民無亂者。必私田也。今田主爭於官曰。我之入賦自高曾而然。賦且上上。奪而徙之兩不便。湖州七十二澮之亡。松江長泖斜泖之亡。咎坐此等。且夫沙可漲也。亦可落也。水變化爲泥塗。泥塗變化亦爲水。官不徙之水。或徙之。自今江之壩海之陔。太湖之濱。汐潮之所鼓。菱葑之所爛。鳧雁之所息。設有一耦之民。圖眉睫之利。不顧衝要。宜勿見勿聞。有詞報及議升科者。臯之乘無事之年。刪無益之漕。徙無漕之衆。

乙丙之際塾議弟二十五

聞之聰古子。聰古子聞之思古子。思古子聞之諱古子。居廊廟而不講揖讓。不如臥穹廬。衣文繡而不聞

德音不如服囊鍵。居民上正顏色而患不尊嚴。不如閉宮庭。有清廬閒館而不進元儒。不如闢牧藪。榮人之生而不錄人之死。不如合客兵。勞人祖父而不問其子孫。不如募客作。載籍情之府也。宮廟文之府也。學士大夫情與文之所鍾也。入人國。其士大夫多。則朝廷之文必備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則朝廷之情必深矣。豪傑入山澤。責人主之文也。勞人怨士之顛顛。缺人主之情也。故士氣申則朝廷益尊。士業世則祖宗益高。士詩書則民聽益美。其言如是。是善覘國哉。

述思古子議

聞之觀古子。觀古子聞之聽古子。聽古子聞之思古子。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達於言。彊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將爲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言。種種實不知其所以言。於是剽掠脫誤。摹擬偵到。如醉如寢。以言言畢矣。不知我爲何等言。今天下父兄必使髫髻之子弟執筆學言。曰功令也。功令實觀天下之言。曰功令觀天下說經之言。童子但宜諷經。安知說經。是爲侮經。曰功令兼觀天下懷人賦物陶寫性靈之華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彊之爲若言。然則天下之子弟心術壞而義理鋼者。天下之父兄爲之。父兄咎功令。宜變功令。變之如何。漢世諷書射策皆善矣。諷書射策。是亦敷奏以言也。如漢世九千言足矣。則進而與之射策。射策兼策本朝事。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擯之。其言不得呀囁不定。唱歎蔓衍。以避正的。宜酌定每

條毋逾若干言以爲式。其不能對則莊書未聞二字以爲式。如此則功令不縛。有司不眩。心術不欺。言語不僞。至於說經。則老年教學之先生爲之。成人有德者爲之。髻卅姑毋庸。私家著述藏名山者爲之。大廷姑毋庸。詩賦則私家之又不急之言也。及夫唱歎蔓衍之文章。大廷試士毋庸。

保甲正名

嘉慶十九年冬奉。上諭行保甲法。大吏下其條目於所司。大略云。懸牌於門。書長若幼之姓名年齒。有習邪教者。準五家首之。無則五家連環具甘結。地方官一歲兩次編稽核之。申報上司。襲自珍曰。此周禮相保法也。相保猶相受相賙相賓也。非保甲法。保甲法孰爲之。宋臣王安石爲之。其條目如何。曰新法每十家籍二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陳。嗚呼。周禮固無是矣。三代以上。兵民不分。弓弩戰陳。有教之者。而非司徒之事。司徒之官。則無此文。保自保。戰自戰。不得合爲一。傳曰。家不藏甲。卿大夫之家。尙不藏甲。編戶齊民。何有甲之名。三代以降。兵民分。朝廷旣養民以衛民矣。事勢畫一。民不宜更以武力自衛。民當尊君親上。問雞犬田器而已。宋臣呂祖謙之箋。周禮曰。五家相保。則奇袤不混迹。其中王守仁之與父老約曰。孝弟謙和。曰謹門戶。曰門牌不實不盡者。舉家長。如此而已。夫射雖六藝之一。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射。亦猶書數居六藝之二。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書數乎哉。十家環堵宴然。爲地幾何。何以爲演武之地。十家各有生計瑣屑。鄉飲讀法。近世尙以爲煩擾不足行。安得講武之暇。十家各授弓弩。盡東南竹箭不能給弓。

弩之材十家二丁。謂之兵乎。謂之民乎。謂之民則十家有在官之庶人二。不農不賈以習戰。必亂民也。謂之兵乎。則不如明增兵額。是故安石新法竟不行。使不幸真行。則明季以來。閩粵械鬥之風。宋世蚤有之。不但閩粵。且徧寰中。寰中何能一日安。故曰王安石之法。非古非今。古今亦無會試之者。聖世所用。實是周禮。而用王安石之名。大不可也。宜改曰五家相保法。或問曰。王安石口信如人口譏議者邪。答曰。何爲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學三代之學。欲教訓天下之人材。畢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慮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

地丁正名

國朝有實則堯舜。而名則漢武帝者一焉。地丁是也。古者田曰賦。以田計也。關市曰稅。以貨計也。口賦亦曰賦。以人計矣。以田計者上古法。以貨計者中古法。以人計者董仲舒曰商鞅法。貢禹則曰實漢法。我仁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賦。并入地賦。有賜蠲賜。緩賜賑。而無賜復。寰海之內。無一人不復者也。仁莫大焉。事莫簡焉。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我仁皇帝革二千年之苛政。此配天之實也。其實如此。其名未改。邸鈔摺紳書。仍僞地丁。是實后稷而名商鞅漢武也。名當亟正者此也。或問之曰。我朝取於民者。綱前古遠甚。鄉愚無見聞。又不讀史。則不知朝家百典千式。萬官億條。例所出。視前古豐殺汚隆。何如也。告之曰。國家萬年。毋敢議所以贏於入者。然而不禁議所以嗇於出者。僕嘗私憂焉。又私議焉。

茲不宣也。

撰四等十儀

凡生民四體之盤蹙高卑遲速以行禮。其別有三。一曰坐。二曰立。三曰跪。立然後揖。揖之別則有三。跪然後拜。古亦兼謂揖爲拜。拜之別有九。凡朝之等有四。曰常朝。曰大朝。曰禮食。曰通行。凡常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坐。臣亦坐。二曰主立。臣亦立。三曰主坐。臣立。一曰主坐。臣亦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攷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尙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坐。謂之三獨坐。他若賈生夜見孝文。爲之前席。王常有功光武。詔其離坐。戴憑說經於東京。正旦有奪席之榮。范志尸位於北宋。宰相有徹坐之辱。若斯之類。蓋繁博矣。

二曰主大臣亦太。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曰。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春秋傳曰。孔父正色而太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周禮天揖同姓。土揖異姓。時揖庶姓。又太僕王眠朝則前正伏而退。鄭元說之曰。王旣太。許慎說文解字曰。伏从太。

三曰主坐臣太。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書顧命。凭玉几。康王之誥。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又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他若與羣臣決事。徵秦皇之本紀。倚太求決。徵梁武之詔書。語其主則非令。語其世則去古未遠。

大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大臣太。二曰主坐臣坐。三曰主坐臣太。

一曰主大臣太。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天子當依而太。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太。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明堂。伏天子負斧戾。展南面而太。太史公書。叔孫通傳。功臣列侯將軍軍吏。陳西面東鄉。文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陳東面西鄉。

二曰主坐臣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叔孫通傳曰。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漢官儀曰。司徒府中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如古外朝。以決大事也。

三曰主坐臣太。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伏。辨其貴賤之等。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伏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伏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伏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其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主大臣拜。主大臣拜。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又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臣拜起仍就列。大臣拜起仍就列。載籍繁不可具徵也。至於燕饗皆謂之禮食。禮食之儀有二。一曰主大臣。二曰主坐臣坐。

一曰主大臣。於載籍有徵者一事。

徵曰國語曰。禮之成者爲飫。

二曰主坐臣坐。主坐臣坐。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夫是之謂朝廷之四等十儀。古柱下之裔官。纂而志之云。

祀典雜儀五首

一昔者人倫之始。五品之事。實大聖之所造。一飲一食。猶思報本。疇非聖之百姓。曾是人倫攸始而無報邪。今法於古之聖人。旣皆報之矣。黃帝堯舜禹湯則於歷代帝王廟。文王則於傳心殿。武王則於帝王廟。孔子則於學。后稷則於壇。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則於帝王廟之東西廡。獨契無祀。議者爲之說曰。契當祀矣。無祀之處。稷契之孫。皆有天下。商周之王坐於堂。反令其祖配食於廡不便。是故祀稷於壇。則不復於廡。契則闕之。應之曰。稷契之在廡。配堯舜非配商周也。子孫身爲王坐於堂。祖不身爲王坐於廡。奚不可者。契宜增祀。稷亦無嫌復祀。又一議曰。今法各學有崇聖祠。褒孔子五世。而契爲孔子之太祖。宜升契於崇聖祠。正坐南向。肇聖王以下五伏配。育東西向。斯言也。猶賢於闕之之說。

一今法自京師及外州縣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科名果有神。宜夫求科名者自祠之。不必官爲立祠。祠之之徒曰斗魁戴匡六星。在周禮祀是第四第五星。吾曹仿周禮遺意而變通之。祀其第六星無不可者。嗚呼志科名者志祿而已邪。言甚鄙不可以爲訓。又曰帝君卽張星也。又曰梓潼神姓張名亞子者也。謹求之經傳。天官書文昌六星。非張星。張星非文昌六星。張爲二十八宿之一。不當有特祀。梓潼張亞子。見於小說家詞賦家。或曰人也。或曰非人也。不足深論。不宜在命祀。三說者屢變屢遁。而卒不相合。要之三言皆不中律令。帝君之僞出於符醮青詞家。益悖律令。官給太牢。春秋跪拜惟謹。恐後世大姍笑宜罷之。

一案會典歷代帝王廟。見在配高名臣若干。謹條其應增入者十八人如左。

唐增四岳。

虞增稷 契。

夏增靡。

商增伊陟 甘盤。

周增共伯 和伯。共和是二人非一人。予別有攷。

漢增霍光 趙充國。東漢增杜喬 李固。

宋增王旦

遼增耶律隆運 蕭翰

明增劉健 王守仁 熊廷弼

此十八人者或佐創或佐守或佐中興或仕末造不宜闕至於歷代之臣有盡瘁末造者雖於歷數無補其人可重應否增祀宜付禮臣更核議

一今法自太學至府州縣學祀孔子爲先師孔子弟子配宮在伏皆曰法備矣禮其殫矣歷千有餘載而莫之或思也竊嘗攷之三代之遺文在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太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在祭義曰祀先賢於西學以教諸侯之德周官大司樂曰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皆周禮然則孔子以前固嘗有先聖先賢先師矣創物前民曰聖躬行孝弟曰賢守文抱道曰師皆蔑之是曠神祀而違經典也難者曰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是故孔子既生而孔子以前先師賢人可以廢應之曰非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貢以爲焉不學孔子雖大聖大聖亦尊古者也正考父定詩以傳恭偁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曰三代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皆孔子之志也聖者雖有天下功德爲百世祖猶且考三王存三統奉二王之後與已而三毋是傲棄以章文質循環之大本孔子以布

衣修百王之業。總羣言之歸。承羣聖之後。尚不自是。則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郟子。問樂於師襄。同時之人。折節相師。不有前事。聖將安託。夫以孔子爲海。而先賢先師則河也。以孔子當興王。而先賢先師則二王也。若之何蔑之也。孔子弟子通六藝之文者。皆太主於孔子之堂。於東於西。喜用少牢。小大稽首。而孔子以前之聖賢。孔子奪其祀。夫非孔子之所安也。竊謂宜別立先賢祠。自京師始。逮各行省。每府一祠。用少牢。攷孔子以前之有道者有德者。以孔子同時之賢人君子。非門弟子者附焉。方今休隆時。正宜差等百王。攷鏡羣籍。召萬靈之祐。錫九流之福。傳曰。吉祥善事。其斯之謂矣。難者曰。德有代興。運有代去。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祀稷而廢農。古也有徵。應之曰。古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日食則以朱絲係社。而伐鼓。王者有黜陟百神之義。故曰神主。說祭法之文者曰。湯七年旱。時所爲也。湯受天命。以改人鬼之祀。古也有徵。今先聖先賢先師未嘗降虐於下民。帝王安得而變置之乎。

一祭法之變。廟制之變。自有唐始也。昔者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世室。漢有高祖。有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東漢有世祖。有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此所謂有德有功。百世不祧者也。隋以前祭法皆不改三代之舊。諸帝有諡。而無廟號。六世卽壇墀者也。有唐一代。諸帝盡有廟號。盡爲宗。天子崇古來未有之孝。亦應創古來未有之禮。既皆在不祧之列矣。自唐以來。大抵宜合爲一廟。有一帝則增一主。四

時之祭。宜皆曰大禘。韓愈以下諸家議祭禮。援引禮記。曰迭毀曰壇。曰三昭三穆。曰夾室曰禘。曰時祭。曰禘祭之年。皆不中當代法令。此千古禮法一大變。禮家所宜知也。

答人問關內侯

漢有大善之制一。爲萬世法。關內侯是矣。漢旣用秦之郡縣。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國。與守令之郡縣相錯處乎。禹之九州。是以大亂繁興。封建似文家法。郡縣似質家法。天不兩太。天不兩太。何廢何太。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然且相持相氏。印徘徊二千餘年。而後毅然定。何所定。至我朝而後大定。關內侯者。漢之虛爵也。虛爵如何。其人揖讓乎。漢天子之朝。其湯沐邑之入。稍稍厚乎。漢相公卿。無社稷之祭。無兵權。無自辟官屬。雖有百主父。偃賈誼。鼂錯之謀。無所用。漢待功臣。盡如此。無韓彭矣。待宗室。盡如此。無吳楚七國矣。後世待將帥如此。無唐方鎮矣。待宗室如此。無明燕王及宸濠矣。莫善乎唐宋之待宰輔文臣也。伏之以王公侯伯。開國子。冠之以姬周大國名號。食邑數千戶。而不生殺其戶。留其人於京師。而無尺土。以嬪其子孫。有怨者乎。無有。子孫且無怨者。及身之受保全大矣。龔自珍曰。唐宋待宰輔法。漢關內侯法也。惜乎其猶多魯衛萊莒荆申之名之擾擾也。我聖祖仁皇帝。旣平吳耿大逆。雖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大制大勢皆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於奉恩將軍。凡九等。皆撥予之以直隸及關東之田。以抵古人之湯沐邑。以漢制準之。則關內侯也。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於恩騎尉。凡二十六等。二十

六等之人皆予俸。無官受世職單俸。有官受雙俸。其世數一等公襲二十六次。以是爲差。以漢制準之。亦皆關內侯也。且夫自我朝以前三千年。未有定制。自周已然。周之制文武成康之支子母弟封。昭穆以降之支子母弟不封。然則宣王之世。鄭伯何以又出封。夫支孽盡封。則國祚愈長。久愈窒礙難行。寰海不能容支孽。支孽不盡封。則守府之支子母弟怨。故支孽盡封必速亡。不盡封則子頽子帶之倫伺肘腋以怨。非上冊也。如皆獲虛爵如漢關內侯。則皆受恩皆受制。我朝之制。除開國功王襲王爵罔替外。世世嗣服之主。皆封子弟爲王。爲貝勒。則皆降等以襲。以世次爲差。以世次爲差。至四品閒散而止。則不受田矣。是恩與制皆善。國家萬年。京師數數營造王府貝勒府耳。無所窒礙。超越二千載最平允易行者也。問功臣一等公以下之俸。足以抵古之食邑戶者乎。答不如也。如有肯上言於朝。增二十六等之俸。此易施行者也。問王以下之田與其大制。曰皆善矣。自珍官宗人府知之。親王藍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二百分。郡王藍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百五十分。貝勒藍甲四十副。外白甲八十副。護軍領催二十分。共錢糧百分。貝子藍甲三十副。外白甲六十四副。護軍領催十六分。共錢糧八十分。親王無故出京師六十里。罪與百官同。親王以下貝子以上。其戶下五旂包衣之人見王。如家奴見家長之禮。包衣之女許親王等揀選爲媵妾。雍正元年議準包衣人應試入仕。得以籍自進於朝。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卷三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昭蕪城賦。則遇之矣。余悲其言。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糴。謀舍舟而館。既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俛溪。溪聲謹。過橋。遇女牆。齧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零斃斷甃。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謹。得肉。館人以酒一餅。蝦一筐。餽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俛窗鳴。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岡者。舟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蠹。審視玻璃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圯無存。曩所信宿之西園門在。題榜在。尙可識。其可登臨者。尙八九處。阜有桂。水有芙蓉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華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然者。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謹。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

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爲敍爲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爲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得曰。今非承平時邪。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卽有之。聲不能徹旦。然而女子有以梳子華髮爲贊求書者。爰以書畫環瑱互通問。凡三人。淒馨哀豔之氣。繚繞於橋亭艦舫間。雖澹定。是夕魂遙遙不自持。余旣信信拏流風捕餘韻。烏覩所謂風嗥雨嘯。颺狄悲鬼神泣者。嘉慶未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豔詩。聞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爲恨。臥而思之。余齒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予賦側豔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泠然瑟瑟。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泐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糶。自信不遽死。其尙猶丁初秋也歟。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罨館記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罨。或曰罨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罨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罨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歿罨病罨爲業以求錢也。罨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

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糶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天其穉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糶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瓷。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瓷。悉埋於地。解其縷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糶。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長短言自敘

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龔子之爲長短言。何爲者邪。其殆尊情者邪。情孰爲尊。無住爲尊。無寄爲尊。無境而有境爲尊。無指而有指爲尊。無哀樂而有哀樂爲尊。情孰爲暢。暢於聲音。聲音如何。消替以終之。如之何其消替以終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飛之。又大挫之。乃大飛之。始孤盤之。悶悶以柔之。空闊以縱游之。而極於哀。哀而極於替。則散矣。畢矣。人之閒居也。怕然以和。頑然以無恩仇。聞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上九天。下九淵。將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疇昔之年。凡予求爲聲音之眇。蓋如是。是非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爲宥情之書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請問之是聲音之所引如何。則曰悲哉。予豈不自知。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爲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於旦陽者爲道。引而之於莫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樂。非道則有沈淪陷溺之患。雖曰無住。予之住也大矣。雖曰無寄。予之寄也。將不出矣。然則昔之年爲此長短言也。何爲。今

之年敍之又何爲。曰爰書而已矣。

商周彝器文錄敍

羽琕山民曰。商器文但象形指事而已。周器文乃備六書。乃有屬辭。周公訖孔氏之間。佚與籀之間。其有通六書屬文辭載鍾鼎者。皆雅材也。又皆貴而有祿者也。制器能銘。居九能之一。其人皆中大夫之材者也。凡古文可以補今許慎書之闕。其韻可以補雅頌之隙。其事可以補春秋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可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三代以上無文章之士。而有羣史之官。羣史之官之職。以文字刻之宗彝。大氏爲有土之孝孫。使祝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爲文章家祖。其及五百名者有芻鼎。六百名者有西宮襄父盤。則與周書七十一篇相出入矣。摹其篆文以今字錄之。如孔安國治尙書。以今文讀之古文也。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敍

語云人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其今之士民耶。蓋相與世之游乎廓然大順若寒暑晝夜。而不知歷聖實生我也。鞠我也。等百世之王。難比仁也。意士不談史之過邪。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耑有三。視其賦。視其刑。視其役而已矣。

本朝自聖祖之年。屢問所以損上益下者。世宗初遂用怡賢親王言。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

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兩。乾隆二年。又減江浙兩省地丁銀二十萬兩。減明賦十之四。東南天下華。然而所食於東南者止此矣。獨粟米漕東南。乾隆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銀者亦三。史所未有。且地丁者。丁統於地。非計丁而出賦也。有漕省并地丁計爲什一。無漕省只計地丁。尙未及三十分之一。雖曰玉食萬方。而所食於一千四百五十一州縣者。又止此矣。此本朝之賦。本朝死刑別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情實而不予勾者。勾囚之日。皇帝賜漢大學士一人坐。一一商榷之。講官科道皆侍。先期由有司詳部臣核定。又有九卿會議簽商。有刑部簽商。蓋自有司初定讞。以至於予勾。中間更心目十數。更手百數。仕者罪至死。子孫應試入仕如故。此本朝之刑。中外一家。無漢唐戍邊塞之民。而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內廷營造。行在所幸治。趨道。皆雇民給直。國家雖費帑巨萬。民不知知受雇而已。至於南河。國家痔漏所費者。國之帑金也。所救者。民之田廬也。似宜藉民力。乃役夫歲數百萬。無空役者。是故本朝絕無力役之事。史之百王。其酷虐無道。生人丁其隕者。不必徵也。平世中主亦不屑與度也。請徵三王。三王且什一。況其降乎。酒誥之殺濫。甫刑之條繁。漢文雖除肉刑矣。而夷人之三族。何足數也。況其降乎。三王於農隙。使民用力。歲三日。況其降乎。至其鼎鑊礎質。夷三族之刑。士大夫妻女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鎮撫司獄之刑。計口出錢。髻鬣皆算。算及車船牛馬之賦。治宮室築城戍邊。盡閭左以發之之力。役二百年之民。或甚以古事。駭然不信。曰。史豈有是邪。而古者日日習之。若寒暑晝夜。彼非圓頂方趾。父母所生之

民邪。非今之十民之先祖邪。何其慘也。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十有五篇。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之所造也。自珍自言曰。今之世有窮陬荒濱。貊鼠壤悍頑扇亂。而自外於天地父母者。閒歲上聞。爲肢末憂。謂宜有文臣附先知覺後知之義。作爲歌詩。而使相與弦歌其間。詩之義貴易知也。犯上作亂之民。必有自搏顙泣者。必有投械而起。仰祝聖清千萬年。俛祝雲祲之游其世者。擇言而興。不避在位。

干祿新書自敘

敍曰。凡貢士中禮部試。乃殿試。殿試皇帝親策之。簡八重臣讀其言。皇帝制曰。無隱直言。朕將采擇。又曰。朕將親覽焉。八人者則朝服北面三跪九叩頭。率貢士亦三跪九叩頭。就位有虔。旣試。八人者則恭遴其頌揚平仄如式。楷法尤光緻者十卷。呈皇帝覽。皇帝宣十人見。翼日鑾儀衛陳法駕。和聲署設樂。皇帝升太和殿。貢士畢見。前三人賜進士及第。冠服由午門中道出。乃出自端門。天安門。皆當馳道。賜宴禮部如故事。先殿試旬日爲覆試。遴楷法如之。殿試後五日或六日七日爲朝考。遴楷法如之。三試皆高列。乃授翰林院官。本朝宰輔必由翰林院官。卿貳及封圻大臣。由翰林者大半。其非翰林官以值軍機處爲榮選。軍機處之職。有軍事則佐上運籌決勝。無事則備顧問。祖宗掌故以出內命者也。保送軍機處有考試。其遴楷法如之。京朝官由進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入選。則乘輅車衡天下之文章。考差有閱卷大臣。遴楷法亦如之。部院官例許保送御史。御史主言朝廷是非。百姓疾苦及天下所不便事者也。保送後有考試。考

試有闕卷大臣其遴楷法亦如之。龔自珍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輅車。乃退自訟著書自糾。凡論選穎之法一有二。論磨墨膏筆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薄之病二十有二。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三。論氣稟七。既成命之曰干祿新書。以私子孫。時道光十有四年內閣中書龔自珍謹敘。

錢吏部遺集敘

錢吏部枚卒且八年。遺詩始寫定。是爲辛未歲。越丁丑。錢廷煊走訪龔自珍海上。屬之曰。先人詩出又七年。未有最錄之言。將惟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是屬。自珍悄然不能辭。乃滌筆而偁曰。今天子始親政之歲。舉己未科會試。主者大興朱文正公。榜出省貢士之選於經雄於辭者。雅治一藝者。畢在可八九十人。而吾浙二十一人。其以文采妙當世者。譁譁以十數。媿矣哉。先若後未之聞也。君實以是科成進士。氣文而身頎。黝然黑。謏然清。彷彿如有思諸君。先後躋九萬里之上。君意善感慨。又清貧甚。浮湛卒。文正惋歎。杭州以爲失方聞士。詩十卷。無蠶濁俚窳俚詭之言。如坐杭州山水間。重山二湖。孔翠鸞之屬。往來鳴歎。天清日沈。風起卉木。泠泠乎琴筑語而竽笙鳴。是其可狀者也。小樂府一卷。幽窅而情深。言古今所難言。疑澀於口。而聲音益飛。殆不可狀。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樂器不能傳。文士不能狀。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淪。睠華士而踵起。名滿天下。才嗇於命。情又嗇於才。是集也。宜吾微吟焉。寂聽焉。低徊獨抱焉。

弗可已矣。

江左小辨敍

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歷之世。朝政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望者。風氣淵雅。其故家巨族。誼系多聞人。或劄一書。或刻一帖。其小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倥偬拮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逸事而慕之。攬其片楮而芳香惻怛。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爲衰世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爲此辨者。其江左之俊辨也夫。吁。

江子屏所箸書敍

慶嘉中揚州有雄駿君子曰江先生。以布衣爲掌故宗。且二十年。使仁和襲自珍。條其撰述大旨。以詔來世。自珍徑求之。縱橫側求之。又求其有所不言者。而皆中律令。其殺也爲易也。其詳也則中春秋。恩父恩王父之誼。海陬小生。瞪目哆頤。敢問。九流最目之言夥矣。子胡張江先生之書。且子所謂律令。誰之爲之也。作而告之曰。聖人之所爲也。傳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是故易廢連山歸藏。誦詩三百。而周詩什九。春秋質文異家。禮從周。皆是誼也。孔子沒。儒者之宗孔氏治六經術。其術亦如循環。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蘄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

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爲法。入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爲質家之言。非律令。小生改容爲閒。敢問問學優於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無質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絕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爲之表。有窮理盡性以爲之裏。有詰訓實事以爲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爲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端木子之言謂之何。曰然則胡爲其特張問學。得無子之徇於運歟。曰否否。始卒具舉聖者之事也。餘則問學以爲之階。夫性道可以驟聞歟。抑可以空枵懸揣。而謂之有聞歟。欲聞性道。自文章始。有後哲大人起。建萬石之鍾。擊之以大椎。必兩進之兩退之。南面而撝之。撝之。予之。不以文家廢質家。不用質家廢文家。長弟其序。臚以聽命。謂之存三統之律令。江先生布衣非其任矣。曰江先生之爲書與其甄綜之才何如。曰能進之。能退之。如南面而撝之。如撝之。予之。曰請言江先生平生。曰生於典籍之區。少爲方聞士。乾隆朝佐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乾隆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下。上齟齬。萬聞千睹。既老。勒成是書。窺氣運之大原。孤神明以突往。義顯故。可以縱橫而側求。詞高故。可以無文字而求。今夫海不有萬怪。不能以一波。今夫岳不有萬怪。不能以一石。飲海之一蠡。涉壑之一石。如見全海岳焉。甄瓦之所積。墜茨之所飾。風雨乍至。尺青寸紅。紛然流離。才破碎也。江先生異是。曰敬聞教矣。古之學聖人者。著書中律令。吾子所謂代不數人。數代一人。敢問誰氏也。曰漢司馬子長氏。劉子政氏。江先生書曰國朝經

學師承記者如干卷。遷之例。其曰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如干卷。向之例。小生降階曰。有是夫。雖癯也。猶得褰裳中原。於我乎親命之。

袁通長短言敍

錢唐袁通長短言六卷。今夫閨房之思。裙裾之言。以陰氣爲倪。以怨爲軌。以恨爲旆。以無如何爲歸墟。吾方知之矣。若其聲音之道。體裁之本。短言之欲其烈。長言之欲其淫。齎莊言之欲其思。譎言之欲其不信。謬言之欲其來無所從。去又無所至也。怪哉。使我曼聲吟歎。壽命訖而不知厭。招我魂於上九天。下九淵。旬日而不可返。怕然止。寂寥兮無譔於先王。而豈徒調夔牙之一韻。割騷之一乘也哉。卒無如何。命筆爲之敍。

上海張青瑀文集敍

嘉慶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館移內閣。借順治朝及康熙初紅本備攷核。館不戒於火。紅本燬。嗣是內閣求順治典故難。二十五年。龔自珍筮仕。得內閣中書。求順治前輩文章於江南上海縣李家。得張宸所爲文集三十卷。中書述一篇。其所述與今大異。其高論今日益難施行。內閣應官文章三十餘篇。其哀冊文一類甚哀異。雜事記五篇。述所見當日儀官未定之事。可以廣異聞。其他文章出於陳子龍吳偉業之間。同時三吳以東跨婁越柳至海濱而止。甚多文士。君之爲。未大異乎諸君之爲之也。自珍喜而寫其副。以如

京師職方述一篇。代大臣馬思哈北征日記一篇。則兵部郎中程同文就自珍舍寫副以歸京師。遂有兩本。道光壬午正月內閣後進仁和龔自珍序於城南圓通觀。

金儒人畫山水跋

嘗以後世一切之言。皆出於經。獨至窮山川之幽靈。嗟歎草木之華實。文人思女。或名其冢。或以寄其不齊乎凡民之心。至一往而不可止。是不知其所出。嘗以叩吾客。客曰。是出於老莊耳。老莊以逍遙虛無爲宗。以養神氣爲用。故一變而爲山水草木家言。昔者劉勰論魏晉宋三朝之文。亦幾幾見及。是或者神理然耶。吾友王曇仲瞿。有婦曰金。字曰五雲。能屬文。又能爲書。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畫有曰山居圖。極命物態。仲瞿實未甘卽隱逸。以從魚鳥之游。五雲饗筆研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畫之美。而偕隱焉。曇曰。諾。吁。曩者同時之士。固嘗擬仲瞿似晉宋閒民。不聞其有奇婦。余窺其能事。與其用心。雖未知所慕學何等。要真不類乎凡之民矣。抑又聞老莊之言。或岐而爲神仙。或岐而爲此類。將毋此類之能事。與其用心。其亦去去有仙者思歟。大夫學宗。尙其思之。庶嬪百媛。尙其慕之。歎息不足。從而緣之辭。

上海李氏藏書志跋

龔自珍曰。目錄之學。始劉子政氏。嗣是而降。有三支。一曰朝廷官簿。苟勗中經簿。宋崇文總目。館閣書目。明國史經籍志是也。一曰私家著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以下是也。一曰史家著錄。則

漢藝文志。隋經籍志。以下皆是也。三者其例不同。頗相資爲用。不能以偏廢。三者之中。其例又二。或惟載卷數。或兼條最書旨。近世好事者。則又臚注某鈔本。某槧本。某家藏本。茲事殊細。抑專門之業。必至於是。而始可謂備。則亦未易言矣。純皇帝開四庫。建七閣。海內之士。畢睹官簿。大江以南。士大夫。風氣淵雅。則因官簿而踵爲之。往往瑰特。與中朝之藏。有出入者。而上海李氏。乃藏書至四千七百種。論議臚注。至三十九萬言。承平之風烈。與鄞范氏。歙汪氏。杭州吳氏。鮑氏。相輝映於八九十年之間。李君猶且恨生晚。不獲遇純皇帝。朝親獻書。顧異日數本朝目錄。必不遺李氏。吾生平話江左。俊游賓從之美。則極不忘李氏。東南顧脩。脩踞天半矣哉。李君名筠。嘉議。敍光祿屬官銜。不仕。道光六年丙戌六月。龔自珍在京師寄此敍。

江南生橐筆集敍

江南生有奏議十九卷。國朝法度。大臣不敢以奏議入私集。況士乎。生佐督撫爲政。居幕下。歷七省。客十九主。此代十九主之所爲。有儼藁未用者。有一事前後數易。奏稿並存之者。不得曰奏議以惑來者。予正其名曰江南生橐筆集。集中言天下財賦。大指不當豐於入。而當蓄於出。有百餘事。言天下刑名。大指謂本朝刑太寬。民太不畏。又有殺人不死。傷人盜皆不抵罪者。又本朝糾虔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此其平生蓄於中心。時時露於文采者也。龔自珍曰。江南生之言當否。後世有折衷之者。

予不深論。竊聞其爲人。取於所主甚介。談笑精悍。指示曲折。文辭甚辨麗。於屬辭輕重繁簡。往往因一言爭軋。往復必欲達其意而後已。當此時朝廷詔令琅琅動數千言。督撫奏議亦皆虎虎有生氣。朝野不病君狂也。

阮尙書年譜第一敘

今皇帝御極之三年。天暝地壞。日穆月耀。美陽之氣。論於耆臣。是歲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儀徵阮公年六十矣。海內之士。襄觚握槩之倫。介景者鏘羊。祝延者澹萃。其門下士大理少卿程同文等。就內閣中書龔自珍而謀曰。自古重熙累洽之朝。則有康疆竺鞏之佐。贊醲迪薰。黼黻黻紀。相一人而壽世。爲百族之福宗。蓋殊尤絕迹。有震於金石。炳若神人者。今吾座主阮公。亦其人也。汴宋而降。多祝史之壽言。晚唐子弟。訂父兄之年譜。二者韻華韻質。韻古韻今。韻可傳信。龔自珍曰。年譜哉。大理因探囊裏出書二十四卷。請曰。是公子長生之所爲也。子其敘之。自珍旣卒業。乃撮其括要而言曰。聞之道隘者所任少。名謏者所成寡。德褊者所積薄。休庫者所覆狹。史冊之事。一優一絀。將相之美。或初或終。今阮公任道多。積德厚。履休高。成名衆。如大理言。如大理言。公毓性儒風。勵精樸學。兼萬人之姿。宣六藝之奧。嘗謂黃帝名物。宣尼正名。篇者句所歸。句者字所積。古者有聲音而有語言。有語言而有文字。自隸之迭變。而本形晦矣。自通假之法繁。而本義晦矣。公識字之法。以經爲說。解經之法。以字爲程。是公訓

故之學。中壘而降。校讐事興。元朗釋文。熹臚同異。孟蜀棗本。始省寫官。公遠識駕乎隨唐。雜技通乎任尹。一形一聲。歷參伍而始定。舊鈔舊槧。斯厓略之必存。是公校勘之學。國朝四庫之纂。百代所系。七閣之藏。九流斯萃。公名山剔寶。番舶求奇。馳副墨乎京師。錫佳名以宛委。蓋自子政而下。鄱陽以前。公武郡齋之志。振孫解題之作。莫不討其存佚之年。窅其完缺之數。焦書揚目。斯瑣瑣焉。是公目錄之學。公精研七經。覃思五禮。以爲道載乎器。禮徵乎數。今尺古尺。求累黍而易誣。大車小車。程攷工而易舛。故大而冢士明堂辨禮之行於某地。小而衣冠鼎俎。知禮之黷乎某物。莫遁空虛。成就繩墨。實事求是。天下宗之。是公與章制度之學。公又謂讀史之要。水墜實難。宦轍所過。圖經在手。以地勢遷者。班志李圖不相襲。以目驗獲者。桑經鄴注不盡從。是以咽喉控制。閉門可以談兵。脈絡毗聯。陸地可使則壤。坐見千里。枉接遠古。是公之史學。在昔叔重董文。識郡國之彝鼎。道元作注。紀川原之碑碣。金石明白。其學古矣。歐趙而降。特爲緒餘。洪陳以還。閒多好事。公謂吉金可以證經。樂石可以動史。翫好之侈。臨摹之工。有不預焉。是以儲彝器至百種。蓄墨本至萬種。椎拓徧山川。紙墨照眉髮。孤本必重鈎。偉論在箸錄。十事彪炳。冠在當時。是公金石之學。公又謂六書九數。先王並重。旁差互乘。商高所傳。自儒生薄夫。藝事泰西之客。擣其虛。古籍靈於中祕。智計之士。屏弗見。於是測步之器。中西同實而異名。巧捷之用。西人攘中以成法。公印能窺大步。俛能測海鏡。藝能善鞞彈。聰能審律呂。爲劉秦之嫡髓。非薩利之別傳。是公九數之學。文章之別論者夥矣。

公獨謂一經一緯。透遺而成者。綺組之飾也。大宮小商。相得而齟者。詔濩之均也。散行單詞。中唐變古。六詩三筆。見南士之論文。杜詩韓筆。亦唐人之標目。上紀范史。牋記奏議。不入集。聿攷班書。賦頌箴誄。乃稱文。公日奏萬言。自哀四集。以沈思翰藻爲本事。別說經作史爲殊科。是公文章之學。聖源既遠。宗緒益分。公在史館。條其派別。謂師儒分繫。摩自周禮。儒林一傳。公所手剞。談性命者疏也。恃記聞者陋也。道之本末。畢賅乎經籍。言之然否。但視其躬行。言經學而理學可包矣。覘躬行而喙爭可息矣。且夫不道問學。焉知德性。劉子以威儀定命。康成以人偶爲仁。門戶之見。一以貫之。是公性道之學。公敷歷清華。洵升卿士。熟於載筆之禮法。嫻於內廷之故實。三朝文物。觸之則緒若懸河。九卿行列。諮之則動中律令。是公掌故之學。凡若此者。固已匯漢宋之全。拓天人之韜。混華實之辨。總才學之歸。彼區區文儒之異傳。斷斷經人之異師。皆所謂得支亡幹。守隅昧方。偉哉絕業。莫之與京。已嘗觀道之豐也。命必奮之。德之亨也。遇必窒之。兩漢以降。爲世儒宗者。伏生沈淪。賈生放黜。子政子雲。所遭良隄。康成邵公。皆在黨錮。叔重終於庫官。仲翔羈於遠土。或藉階經術。致身卿相。非其名德之無偶。則必世主之非聖。唐宋之世。韓蘇之倫。衡厥所遭。什九同慨。求其出秉斧鉞。入總圖師。朝宁倚焉。師儒宗焉。豈可遘與。公宦轍半天下。門生見四世。七科之後輩。尙長齒髮。三朝之巨政。半在文翰。幽潛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華之遺編。揚扞而登國史。斗南人望。一而無兩。殿中天語。字而不名。吁富貴不足爲公榮。名譽不足爲公顯。九川行地。溯學海而波澄。三

台燭天。指文星而度正。其在漢也。譬以伏孔居邴魏。其在唐也。譬以韓李兼房杜。然而矜遭際之隆。不如稽勳閎之舊也。侈福德之符。不如陳黎民之感也。睿廟親政。公受殊知。謂先皇將任汝樞臣。今女其作朕疆吏。公辭不獲。爰始受命。亦越於今。先後廿年。撫浙撫豫者皆再。撫閩撫江右各一。先督全漕。繼督兩湖。繼而督兩廣。復六年於茲矣。公知人若水鏡。受善若緘芥。鑿材牛鐸。入聰耳而咸調。文梓朽木。經大匠而無棄。器萃衆有功。收羣策。公文武兼資。聰明異稟。胸中四庫。妙運用於無形。目下十行。識姓名於一過。凡在僚友。畏其敏服其大。此公之功在察吏者也。仁心爲質。施於有政。每問風俗。先及桑麻。昔緡浙人之饑。遠汎舟於蜀江。今徠番舶之粟。平居賈於粵市。其通有無也。兼惠商民。其化疆界也。并泯中外。此公之功在撫字者也。文翁治郡。禮容蔚於石室。樂浪著縣。契令代夫寫官。公先視浙學。成經籍纂詁二百六卷。及乎持節。乃設精舍。顏曰詒經。背山面湖。左圖右史。於政餘親課之。及蒞江右。彙宋本十三經若干卷。今茲來粵。暇日無多。又復搜其文獻。勒成巨編。彙廣東通志若干卷。勳士之堂。榜曰學海。想見俊髦之翕集。與其波瀾之壯闊焉。此公之功在訓迪者也。嘉慶之初。海氛方熾。大爲逋逃之淵藪。實恃糧兵之藉贖。公以清野之法。爲出海之禁。推轂武臣。訓練舟旅。時則安南僞帥。潛結內盜。倚剽掠以贍孱邦。傾醜類以弄巨艇。久肆寇攘。漸圖窺伺。公傳檄諸鎮。勒兵松門。指擄方定。颶風大作。海若効靈。順逆異勢。是役也。獲其王印及銅礮重二千觔者甚夥。海寇殲焉。厥後蔡牽往來閩浙。公首薦壯烈伯李公。俾爲統帥。壯烈成名。牽

亦尋滅。鯨浪遂息。鼉更不驚。餘干姦民。蠢焉煽亂。勾結黨徒。簿造名號。妖鳥已翼而未飛。長蛇流沫而思噬。公則斬彭蠡之菰蘆。禱匡廬之煙雨。發之也不旬日。破之也不崇朝。是曲突徙薪之善謀。有勁弩激箭之捷手。夷大難如一反掌。其於閩也。特於海渚。大築礮臺。時出新意。水法陸法之圖。天雷地雷之譜。厥後各吏。則而仿之。粵東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斂。關狎之則蠹。國備戒不虞。綢繆未雨。深憂祕計。世不盡聞。蓋公身本將門。夙嫻韜祕。謝公雅量。草木識其威名。叔子高褻。裘帶寓其將略。此公之功在武事者也。承平日久。海宇蕃庶。物盈而枵。吏猾而蠹。是以彌補之詔。三十年於茲矣。金粟之藏。按簿則有其名。關市之權。撫實盡無其物。公在浙之日。議謂其事當信而勿欺。其期宜緩而勿迫。久之竟獲全効。卒如初議。他行省勿及也。此公之功在治賦。京師轉漕東南。歲七百萬。積以升斗。極於京垓。盤倉古法。今也失傳。其數至蹟而不可稽。其欺至隱而不可詰。公準之斛法。定爲尺長。布算則有目皆知。執度則布指成寸。既有定式。遂爲捷法。又以此歲淮弱黃強。重遲空晚。發議盈廷。圖改運道。公乃攷有元之成規。得海運之故道。計舟檣豐儉之用。較時日往反之程。度其險夷。權其常變。中流一壺。成書具在。此公之功在治漕。凡此者。舛盤雖麗。難鑄彤矢之勳。召鼎良珍。莫罄赤環之績。自非張華腹中。千門萬戶。孫武囊底。八地九天。而枚舉焉。汎測焉。竊以爲輕塵難語於崧嶽之高。燭火奚裨於陽鳥之炤者也。右廿四卷。宜置册府。宜藏京師。宜付寫官。宜詔僚友。古之不朽有三。而公實兼之。古之上壽百有二十。而公甫半之。古說

經之辭。君主曰。臣主月。詩曰。如月之恆。言初弦也。五岳視三公。詩曰。崧高維嶽。言大而高也。由斯以談。其諸光明之日。進生物之方。無窮也乎。敬語程公。爲我報公子。俟公七秩之年。更增十卷之書。當更敍之。此其第一敍云爾。癸未正月。

陸彥若所箸書敍

陸彥若曰。天下之大。富必任土。東西南北。苟有六尺土。若什尺土。土之毛。皆識其華實。辨其材。節其性。伺其時。其生其死。勿以還土。可以小富。矧夫若伯尺千尺萬尺。有伯尺之土。役於圃一人。役於市一人。爲天下養二人。千尺者。役於圃三人。役於市三人。爲天下養六人。以是爲差。天下之富人。亦必以是爲差。富殖德。故曰。德產焉。傳其術。以德後生。富又殖壽。龔自珍曰。五經財之源也。德與壽之溟渤也。成周書。眞僞半。勿具論。論堯時。堯典言百穀矣。其後但言五穀六穀九穀。五六九以外。蔬蓀可材。盡堯典之所謂穀也。漢儒馬融說。咎繇謨之文曰。庶艱食。猶庶根食也。謂凡草木有根者。根可食。或實可食。或華葉可食。皆曰根食。然則庶根食者。其猶百穀與彥若知經術矣。自珍又曰。古農書四篇。呂不韋采之矣。汜勝之書。闕不具。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書二十篇。箸錄家皆錄之。文淵閣又錄之矣。漢大儒司馬氏爲貨殖傳。所以記禹貢。續周禮。與天官書同功。不學小夫。乃僅指爲談嘲游戲憤怒之文章。慎夫。今彥若所箸書。祖古農書。禰司馬氏。而伯仲於汜勝之。賈思勰之間。宜急寫副德後世。曰種樹方者三卷。曰種菜方者一卷。曰種藥方者

一卷都五卷。著錄之如此。又規之曰。往往錯舉古今名。古今語未可同。又不分析東西南北之所宜。試者或不得種。得其種或效或不效。宜小字細目以江河界限之。彥若亟出都。未暇治也。丙申九月九日。

張南山國朝詩徵敘

周公何人哉。尹吉甫譚大夫何人哉。逐臣放子棄妾怨婦舉何人哉。周雖文。其殆無有詩人之名也。後之爲詩業之別有籍焉。成之別有名焉。二者轍孰舊。網取所無。恩恩殺至所恩之人而臚之。高下之名曰作史。網取其人之詩而臚之。或匪或削。名曰選詩。皆天下文獻之宗之所有事也。二者名孰高。作史者曰我古史氏家法。於史爲大宗。選詩者則曰孔子嘗刪詩矣。我七十子家法。於經爲別子。二者指孰優。其名與實孰合分。龔自珍年三十四。著古史鉤沈論七千言。於周以前家法。有意宣究之矣。既具稟。七年未寫定。夫自珍之世。非周之世。天下久矣。有詩人之名也。天下久有詩人之名。天下獻宗選詩固宜。選詩矣。受而視其目。其真以詩名者未嘗漏焉。而不可名爲詩人者什八九。是何人哉。自天聰崇德迄於今八朝。其姓名爲專家詩人所熟聞者無幾。詩人聞而咸異焉。曰舉何人哉。自珍受而疑。俛而得其故。曰若人殆樂網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與。殆非徒樂網取其詩也。與。然則若人號稱選詩也。何故。曰是職不得作史。隱之乎選詩。又兼通乎選詩者也。其門庭也遠。其意思也譎。其體裁也賅。吁。詩與史合有說焉。分有說焉。合之分之合。又有說焉。畢觸吾心而赴吾志。吾所箸書益寫定。偉夫若人。懷史佚之直。中孔門之律。令虎

虎馱血龔氏之庭者哉。張維屏字南山番禺人官黃梅令。

續溪胡戶部文集敘

古之民莫或強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質弗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後有文章家。強尊爲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計豈有是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而孕人語言。人心不知所繇然。語言變爲文章。其業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殺爲若干家。釐爲總集若干。別集若干。又劇論其業之苦與甘也。爲書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畫其朝代。條其義法也。爲書若干通。昇人輿者。又必有昇之者。曾曾雲。祢。又必有祖禰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東。聖知復生。莫之奈何也已。龔自珍不攷於言。言滿北南。續谿胡子則詣自珍舍。就求文章術。自珍正告曰。不幸不攷於言。言滿北南。口絕論文。瘡於苦甘。言之不戢。以爲口實。獨不論文得失。未嘗爲書一通。高扁筭中。效韓媿柳。以筆代口。以論文名。覆按無有。子胡決其藩而鉅其例。且自珍嘗聞胡子之言之質矣。粹然胡子之言也。非如自珍之言之旁出汜涌。而更端以言。是謂七十子苗裔之言。是謂禮家大宗之言。其言式古訓力威儀焉。大之言禮經焉。中之言禮節焉。小之言禮牘簡策焉。譚山水。問掌故。求建置。辨沿革。又胡子所言不一言者也。自珍作而言曰。將強名此以爲文章。豈可哉。然名此爲文章。又豈不可哉。設又從而區論之。甲幅近文章。乙幅不近文章。又豈可哉。其率是以言。繼是以言。勤勤懇懇。以畢所欲言。其胸臆滌除餘事之甘苦。與其名。而專壹以言。如其不然。而強龔自

珍論文章，則胡子瘁矣。

邵子顯校菜婁東雜箸敘

國家以蘇州松江太倉州爲一道。睿皇帝朝，命家大人分巡之。自珍實侍任，凡關甄綜人物，揆輯掌故之役，大人未嘗不以使自珍焉。大人去治十五年矣。自珍仕京師，賓客且盡，遺聞墜懼，無可語者，悽黯而已。歲己亥，乞糴南下，信信揚州，揚州教諭邵子顯太倉人也。方校菜婁東雜箸成，自宋始迄於當代，凡五十部，大氏四庫所未錄，藏弄家所未見。邵君有心哉。蘇若松未之聞也。若徽州若吾浙西三府若揚州若常州，愛其鄉先輩，而樂以其言餉天下者，豈乏其人，何居乎不效子顯之所爲，尙書陶澍嘗語李兆洛曰：願輯本朝江左人書，萃四庫已收未收者，李辭茲事體大不敢承。噫，江左百數州縣耳，使一州有一邵子，顯各纂其州，子限七年，此事何患不成。春秋時周室有百四十國之書，固出自百四十國者也。仲尼賴之，此事成，可以傲嬴劉媿柱下，儲以俟後聖。邵君爲予渡河所見第一士，邵君餉書爲渡河第一樂。曩予營別墅於崑山縣，距太倉一舍，天如予我以蕭閒箸述於其中，當效邵君之所爲，且拏舟商榷之。

懷甯王氏族譜敘

民之生盡黃帝炎帝之後也，盡聖者之後也，蒞而有國，殺而有家，各私其子孫，夫使私其子孫，乃各欲其子若孫之賢也，起中古家天下之聖人而問之，不易此心矣。又使天下有子孫者，皆如此心，天下後世庶

幾少不肖之人矣乎。起黃帝炎帝而問之。不易此心矣。欲子孫之必賢有道乎。曰聖者弗能。無已姑稱祖父之心。而明惠之以言。則有二術焉。曰家法。曰家訓。家法有形者也。家訓無形者也。家法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家訓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之意。家訓以訓子孫之賢而智者。家法以齊子孫之愚不肖者。由是臚而爲家譜。則史表之遺也。廣而爲家乘。則史傳之遺也。二術立。譜乘舉矣。譜何起。起江左。濫於唐。誕於明。賢矣有祿於朝。則引史書貴官聞人以爲祖。江左諸帝倡之。又品差之。明之文士述家譜。誕者至八。世婚媼必書。漢郡李必隴西。陳必潁川。周必汝南。王必太原是也。儒者實事求是。又思夫大本大原。皆黃炎。漢郡何足書。我則笑之。懷甯主事王璪示我家譜十卷。有法有訓有譜。法甚法。訓甚良。譜起明中葉。以字某甫諱某者之始遷於懷甯也。謂之始遷祖。謂之懷甯王氏。譜不濫不誕甚善。我讀而善之。則避席擇言曰。古者祭禮。燔傳皇尸之命。命主人曰。皇考某甫。以女曾孫能帥從皇考之言。降福于曾孫。享女飲食。宜稼于田。女曾孫若我壽考。戶部祭自珍願爲王氏嘏。

禮部題名記敘

道光十七年春三月。仁和龔自珍由宗人府主事。改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夏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諸老前輩爲國朝禮部題名記成。呼吏補自珍名。諸老前輩則告自珍曰。昔之日仕祖宗朝。手定大典細例。役心目焉。今日奉行之不失尺寸。則無忝禮臣矣。風氣小者視時遷移。或視乎其人。大端大禮。

不卑不亢。百年來無以禮曹爲口實者。皆先臣之賜。受其賜。霾沒其姓氏於簿領塵積可乎。此記之所由作。又曰百年以外什二三。缺勿具。瘵近瘵詳。自珍受而讀焉。以爲春秋恩曾祖殺。恩王父加詳。恩父加詳。頗中春秋例也。乃對曰。如前輩言如律令。按記乾隆己丑進士。以庚子歲由吏部改禮部。字匏伯者。自珍大父也。嘉慶丙辰進士。除禮部。字賜泉者。自珍父也。掌精膳司印。吾大父之任也。補儀制司。改祠祭司。兼儀制司。又兼精膳司。吾父之累任也。自珍入司門。顧瞻楹題。下上階。思履綦步。弗敢邁越。諸老前輩自自珍。舊事往往詢自珍。皆以自珍爲嘗聞之也。

四先生功令文敘

其爲人也。惇博而瘵夷。其文從容而清明。使枯臞之士。習之而知體裁。望之而有不敢易視。先達之志。盛世之盛。唐之開元。元和。宋之慶歷。元祐。明之成化。宏治。尙近似之哉。尙近似之哉。其人多深沈惻悱。其文叫歎自恣。芳逸以爲宗。則陵遲之徵已。夫莊周屈平。宋玉之文。別爲初祖。而要其羨周。任史。佚尹。吉甫之生。而願游其世。居可知也。自珍嘗之五都之塵市。諸物。見有內外完好。不皆竄者。必五十歲前物。曷嘗不想見時運之康阜。民生之閒暇。雖形下之器。與夫專道藝者等。又況學士大夫。生賜書之家。而澤躬於爾雅之林者。與四先生其倫也。四先生皆生世家。皆起家甲科。其仕也。始終全盛之朝。意氣雍容可觀。其在官也。皆肯徵賓客。買圖史。其未第也。所與游鄉黨間。亦必無穢流不悅學之士。如甘露惠風。夕沍其條。而

晨冷其柯。欲梧桐枿梓之不扶疏而榮華不可得已。宜茲文之進於雅與頌之堂也。我朝山川發詡。自康熙初元以來。如日炎炎。乾隆之文一康熙之文。視開元慶歷成化。善氣之長數倍過之。然生其間。仕其間。而能爲四先生之文者。良亦不衆。今付合寫一通而敍之如此。隻雅奇筌。時發其聲。欲隄契乎千鐘萬鏞。鏘喑闐鞀之奏者也。非甘叫歎者也。武進管世銘。歛朱承寵。仁和陳登泰。桐鄉諸汝卿。

送徐鐵孫敍

龔自珍曰。平原曠野無詩也。沮洳無詩也。磽确陜隘無詩也。適市者其聲囂。適鼠壤者其聲嘶。適女閭者其聲不誠。天下之山川莫尊於遼東。遼俛中原。逶迤萬餘里。蛇行象奔。而稍稍瀉之。乃卒恣意橫溢。以達乎嶺外。大澗際南斗。豎亥不可復步。氣脈所屈。怒若未畢。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則盡此矣。詩有肖是者乎哉。詩人之所產。有稟是者乎哉。自珍又曰。有之。詩必有原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若沈若。周秦間數子之續若崑若。而莽蕩而嘈呖。若斂之惟恐其坻。擊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泮而敷腴。則夫遼之長白與安大嶺也有然。審是則詩人將毋拱手欲飢肅拜植立。擣乎其不敢議。愿乎其不敢吳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詭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志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如嶺之表。海之澣。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徐鐵孫者家遼東。先

世扈王師入關。爲正黃旗漢軍人。康熙中徙廣東。隸廣東將軍。爲廣州駐防人。金戈鐵馬。其世胄也。而徐君用經術起家。登甲科。爲劇邑令。以詩睥睨東南。友其人者。淳悶如適遼。雄奇如適嶺海。本末具如吾言。東南知徐君者。本末畢如吾言。乃書是言。以弁君之詩之端。抑又有異者。自珍生北方。一窺臨榆。未得溯山川所原本。年四紀。居江介。不樂愁思。益思游以振奮之。忽然巧徐君磨墨爲薦士書。貸罪屢將粵行。且曰。自粵歸。則閉戶不復游。徐君諾。侈矣哉。天下山川首尾。徐君旣扼之。怒未已。其又將扼予之游事之首尾乎哉。

識某大令集尾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大令爲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懾然。聰明旁溢。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文章益自熹。此其第一重心。然而漸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惡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第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傲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鑒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爲佛教增重者。然。此其第三重心。有聊竊其旁文贖義。以詁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平易質直躬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沒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此其弟四重心。如之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猖狂而謗佛。其謗佛也。無以自解其讀佛也。於是效宋明

諸儒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讀佛。正爲今者之闢佛。於是并其少年之初心。而自誣自謗。此其弟五重心。見儒之魁碩。而尊嚴者。則憚而謝之曰。我之始大不正。不敢卒諱。與前說又岐異。所遇強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之曰。儒之言絕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深沒其迹矣。此其弟六重心。儒之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呿。其神沮喪。其名不立。其踝旁皇。如嬰兒之號於路。丐夫之僵於野。老矣理故業。仍以文章家自遁。遁之何如。如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此其弟七重心。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可矣。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郵。竟效優施之言。以迄於今死。

敘嘉定七生

嘉定七生。龔自珍。獲交其一焉。曰恬生。恬生言某之鄉有六生。與某相引以爲重。其執業均也。笙詩鼓簧。而罇人應於堂也。其相侈以名聲也。如草木之感風露而芳香也。圖形以傳之。又願長言以宣之。自珍曰。美矣臧矣。麗矣堂矣。毋相忘矣。願有以獻。江以南與西北異。水土淺醜。囂外窟中。蠅聚而螞散。士之相爲友。年齒若則以爲友。家世若則以爲友。科第若則以爲友。匪性情之是友。匪氣誼之是友。始則段借牽引。

眞相情厚。聲名出己右。憎不相左死。嗶嗶話不止。吾願之。七生者之七而一也。自珍又曰。年齒若則以爲友。科第若則以爲友。家世若則以爲友。謔浪詭隨。媚膚脆骨。捷如鼯。一夫搖唇。百夫褻淫。記僞勦說。雷同晏子以告齊君。而商書謂之惡德。又有中年所業垂成就。見它人所嗜好。僞說必強同之。華山旋其面目東向。太室厭其中處。以求同於岱宗而止。是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吾又願之。七生之一而七也。自珍少游燕并之市。之南方求科名。北南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他日復之燕并求科名。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不飛不鳴。人猶以爲傾。不鼓不考。人猶以爲媚。黜黜吾顏。了了吾行。抱秋樹之晨華。指太陰以宵盟。蓋知夫時之不我與。又知夫區區之未可以驟明也。故恆潛於幽而塊於處。恬生曰子之言文。願傳語六生而納交焉。書之遂書之。六生者某某。恬生名瑑。姓陳氏。

此
页
空
白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瓊人纂

卷四

王仲瞿墓表銘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闖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駭偵。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駭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卽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刺麻章佳胡圖克圖者游。習其游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座客逡巡引去。其二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江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

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盍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師言哉。己已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嘆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懼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心口閒。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邇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

生曇者天也。宥曇者帝也。仇曇者海內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噫。

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公諱引之。姓王氏。江南高郵人。祖安國。禮部尙書諡文肅。祖妣車氏徐氏。考念孫。四品卿銜。前分守永定。河兵備道。妣某氏。公乾隆六十年舉人。嘉慶四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尙書。改工部尙書。卒於位。賜諡文簡。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年。明年十有二月某日。葬於州治之賜塋。公典鄉試事四。典會試事二。龔自珍則其典浙江鄉試所得士。公之學及其著書大凡。嘗不以自珍爲不可裁。而請之矣。其行誼始末。自珍又窺其數大端矣。將葬。公第四子壽同。則使自珍表諸墓。自珍爰述平日所聞於公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段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段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又聞之公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訓。先是兵備公校定。晚周諸子太史公書。一時言小學者宗之。公所著書若干卷。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通說四十餘事。又說經之大者。在述聞之末。又聞之公曰。吾著書不熹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

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吳譚年近七十爲禮部尙書。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尙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爲子之年。門下士私相謂曰。以王公名位齒髮而辭色如子弟。所學殊與所養殊與。其諸人論歸之師海內歸之福也。與公以事親爲讀書。以讀書爲事親。門內之士。勉顯顯人知之。立朝循典常俟乾斷。無所表暴。天下頗無由測公。嘉慶十八年。巨逆林清以七十七人入禁門。旣殄定。有議加築圓明園宮牆高厚者。有議增圓明園兵額者。公皆不謂然。具摺上。睿皇帝大動容。召對良久乃罷。上諭軍機大臣王引之言。人所不敢言。其事卒見施行與否。海內弗知。其奏牘何辭。海內迄今弗知也。由此例之。公之風旨。其視徒表暴於道路者何如哉。公配沈。繼配范。子四壽。昌彥和壽朋。壽同。范出。孫七。銘曰。璞之瑟瑟。外有文也。鏐之沈沈。中有堅也。君子肖之。以事其親也。於乎。欲事親者考斯。欲事君者考斯。斯人而不敢承。孰爲大道。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乾隆中國家修大刑於閩島之外。福康安公海蘭察公先後成大功以去。光於祀典。凡百戎臣。或有賞及後裔。名附史官之牒。其有官不過偶鎮。名不挂勳籍。身歷百戰於狂濤巨鯨間。幾爲忌者擠。致之以無名之死。而危以功名終。則有通州丁公。按狀丁氏出自齊太公之孫。丁公世霸營邱。末胄播遷。入本朝家於江南之通州。曾祖某祖應舉江南狼山營守備。父國升蘇松鎮遊擊。皆封如公官。妣張生妣陳皆封夫人。

公父官松江。遂家焉。公諱朝雄，字伯宜，以松籍起家。由右科歷數官，屢遷至福建副將。四十八年，島賊黃在莊叛，公佐黃仕簡討平之。列軍功一等，閩事之荄也。公諷知林爽文有謀，必屯兵東港，以與鳳山爲犄角勢。及鳳山警，公方赴，引見北上，半途馳還。白總督常青，賊不足慮，請假某兵勦東港，且斷其糧道。卽鳳山潰矣。因進指畫，緩急狀，常青不聽。惟專意鳳山。檄公偕總兵郝壯猷趨鹿子港，擒賊目楊朝派，克鳳山。非公意也。人以爲公功。賊果大熾，益蔓延。檄公守鯤身，又檄公守郡城。公於鯤身則招土番千人，敵賊萬衆，矢石俱盡。而賊目潘猛，擣烏龍旂不下。公命守備邱瑛拔之，猛走。鯤身平。公於郡城則戰少，守多。未至先破賊。中途路始通。遂徧閱城樓屯柵池隍，不治者整之。時總兵柴大紀守諸羅，公守郡城。三閱月，皆食豆餅，髮觸冠數寸。賊不得逞。諸將恃以成戰功於外，之數者亦非公意也。人又以爲公功。至是而討東港之命下矣。常青非公無可使，而以八百人與公。請益，則曰：戰不利，則守舟中，舟不可守，退而益兵。公曰：爲國死命也。大人卽不發一兵，某亦往。拂衣上馬，行至東港。賊衆且數萬。先時海中有淤淺，雖潮至，舟不通。賊以是不設備。僞軍師吳豹僞將軍洪賀縱飲酒，天大雷雨，水暴長丈所。公坐餘艫，指揮縛羣酋，遂登其礮臺。賊大驚，急近戰。公曰：我幸踞礮臺天也。遂發大礮，諸火器繼之，光塵蔽天。賊尸拋滿崖澗，獲僞將軍李老合，逐北三十餘里。乃倚山爲營，夜半忽有數百人大噪過溪，公戒衆勿出。少選，又有數百人直撲大營，公益不動。天明盡掩之。軍中不知其誰何，迹其屍皆赤髮而裸。蓋番人乘間爲聲援者。公踞地勢，故無

恐林爽文遣其黨來援。公築壘圍之。賊墮圍出。公料其必奔茄藤。先令守備鄭其仁以步卒三百伏於路。而親自中道追之。賊遇伏卒敗。餘賊遁將渡溪。公擠而溺之。遂獲豹賀。東港平。時乾隆五十一年某月也。計大小七十三戰。八百人扶傷。瘡以完。智勇無出公右。而常青蔽不以上聞。第令公攝海壇鎮總兵官。福康安公至。始奏即真。公仍留臺灣防禦。比林爽文就擒。始蒞任。海壇固雄鎮。環海大盜。時出偵問。斥候稍疎。即大爲民害。公督率舟師爲游兵。迎捕盜林艮舵。林明灼者。海之酋魁也。公得艮舵於浙江洋。而明灼適以戕參將張殿魁事聞。高宗純皇帝震怒。嚴責總督伍拉納。伍懼以責公。公請身任。一日晨出。颶霧四塞。公喜謂諸將曰。今日得報張公矣。遂令衆船齊進。果遇明灼於大麥洋。俟其近。力踞上游。縱大礮連斃賊頭目。明灼知不免。躍入海。葉把總鈎得之。功狀始上聞。有旨召見。未行。而總督又調公臺灣鎮總兵官。渡臺後。復還公於海壇。攝水師提督。五十八年。以捕會匪功。奉旨加四級。五十九年。循例入覲。途次病甚。乞兩江總督蘇靈阿代奏乞骸骨。上方向用公。特旨令回籍調理。俟病痊。即行奏請。陛見。冬十有二月某日。甫入上海縣境。卒於舟中。年六十有七。公輕財愛士。官閩時。有廣東舉人曾中立。欠穀數千石。有司以軍需不給。將置之法。公奇其才。代償之。後曾爲義民長。以戰功賞巴圖魯。仕至理番同知。公配陳封夫人。後公卒。公有丈夫子二人。廷珊。國學生。攀龍。武生。蘇松鎮左營守備。孫四鍾。傑。武生。浙江千總。鍾琪。國學生。以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公暨陳太夫人合葬於松江細林山祖塋之側。越九年。神道之文未

具鍾傑等以公捍大患而世莫聞。願文章之士發其光。則與載於官書者。異日出入必互見。故來乞書於碑。銘曰。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勝者。丁將軍之墓。再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克而無炳炳於時者。三告下車者曰。是將軍之孫鍾傑鍾琪泣述功烈有盡於其心。是爲史之別子龔氏之言。用卒告闡烈之君子。今年實道光五年。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嘉慶二十一年八月甲辰朔。越一日乙巳。文林郎錢唐金應麟始使石工某爲明按察司僉事造此石闕。用錢若干緡。役工七十有七。君姓金氏。諱應奎。字曰封風。錢唐人也。明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稟性剛毅。不媚柄臣。浮湛十年。始循常遷。改河南道御史。出爲山東按察僉事。河決東郡。宣防有功。再遷四川按察使。中貴馮保私僮百指。爲暴鄉里。以人疾首。君杖遣之。直聲聞於朝。小人道長。義不勝邪。遂坐劾君。君受劾歸。不問世事。恬愉冲夷。淪隱以沒。年七十有一。實明隆慶八年。葬錢唐之仁壽原。越二百載。高岸就坻。樵蘇是侵。一坏眇焉。應麟盡然心傷。爰糾其族。旣封旣樹。立此高闕。峨峨翼翼。以旌遺聞。以播於后昆。銘曰。於惟金君。明允塞淵。江介之光。升於朝右。官亦不遂。曰德之剛。乃吏於東。天險勿翕。是君宣防。東人謳矣。西人求矣。巖巖厥疆。有羆有豻。氣使大僚。以役封狼。君暴創之。吏咋而齧。遂褫公章。西人嗁呼。朝亦弗諶。以老公於鄉。重曰。瞻仁壽之佳原。宅江湖而兆正。考者德于鄉邦。剝元石而失姓。惟

世澤之必鍾。感文孫之哀敬。攬刻辭而無爽隘兮。總英靈於家乘。君配邢配沈。子曰仲暘。仲曉。君弟賢。陝西西安府同知。西安之九世孫應麟。嘉慶十五年舉人。以文學聲於時。同郡後學龔自珍爲文刻石。

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代阮中堂

道光十五年秋九月。兵部尙書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涿州盧公卒於位。既聞。皇帝震悼。贈太子太師。易名敏肅。卹如禮。明年夏。公子戶部員外郎端黼以公喪。至自廣州。某月日葬於州之賜阡。如禮。體仁閣大學士阮元作而歎曰。若盧公可謂勞臣也已。公通籍睿皇帝朝。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寰海內外。若西若東。若北若南。小大之事。苟異日宜書者。公罔不在。公所在事。西東北南。上罔不委任。上任之矣。公罔不得衆力。得於上。又得於衆。功罔不成。功成矣。厥後罔不善。上以實任。公以實應。微獨上信公。若京朝官。若外吏。若僚佐。若游士。賓客若伍若民。莫不曰。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小大之事。未有歷試歷效。始卒僭恩禮。如盧大人者也。卒之日。訃至之日。遠近失色。嗚呼。可謂勞臣也已。曾祖振裔。祖某。考士夔。妣氏某。本生考某。妣氏某。公諱坤。字靜之。卒年六十有四。配氏某。先公卒。阮元乃銘公之神道。銘曰。涿郡之盧。熠自東漢。時惟范陽。代有偉者。允文允武。大熾於唐。汴宋以降。盧少替夷。俟公而光。五歲瀕棄。神嫗活之。憑讖告祥。卒如神言。轍滿天下。名德浩滂。起家文辭。觀政於曹。翠翎英英。出治南服。又歷試旂。以知宣房。龍飛自天。浹旬三遷。電發雲驤。初撫關中。師彼周雅。乃積乃倉。乃興水田。以實雍州。西陲用兵。

西陲用兵。將相雲會。公職轉饒。轉饒如何。十萬西師。勳命一方。犂牛三萬。役夫又萬。執祿庚庚。祿定檄飛。自送大軍。夜出燉煌。帝甌西功。公不搏賊。公乃綱綱。既甄既藏。休公子晉。羽毛迴翔。西事再訂。公請復西。帝還其置。帝命作督。於江漢滸。江漢湯湯。沱潛爲田。龍魚失居。乃怒而張。奪此波黎。予彼龍魚。以奠荆襄。有覲有獠。負峒阻礪。不賦而讓。公曰火攻。扈扈虎虎。緋旂赤常。帝曰趣之。炎靈速之。既犁既康。使者汗矣。帝問南矣。公偃在牀。迤邐而南。移節遷旂。嶺海洋洋。獼猴所蔓。小沖大排。弭首如牂。乃問鹽鐵。鹽官告羸。鐵官告良。嶺雲白矣。海氛墨矣。嶺櫟夜狂。吁嗟嶺海。大寶大疇。海人來商。不曰驅之。揖而嫗之。追咎有明。瑰麗姪葩。巧工所都。誘我篚筐。遂瘠南東。喪金萬萬。食妖大行。經海之南。有越南國。翳古越裳。維海之西。有英吉利。隆鼻高眶。環伺嶼門。以窺禺服。什伍其檣。鼉鳴地中。長鯨和之。擘波浪浪。澎湃百年。自互市始。大原我詳。公姑仍之。又姑持之。亦持亦創。仍之如何。以嶼居夷。勿汝磔攘。持之如何。自誅食妖。以肅津梁。創之如何。樓船礮臺。虎門中央。窺公之心。信公之意。公實茹藏。罷關絕市。粵乃大治。異日其颺。天不俟公。不蘇東南。公也暴亡。凡公所蒞。聖清所覆。禹蹟芒芒。我書公勞。什不六七。塞滿九閩。後有式者。天祿辟邪。警鬣飛揚。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慕碣銘

嶺南有女子焉。哭其母。又哭其父。又哭其兄。又哭其殤。遂先所天卒。女有女弟二。相愛以哭其女兄。相繼

卒。竺矣乎。一門之內。嗇於年。豐於思。鬱於性。薄於祜。天鍾之。天皆疚之。有如是乎。所天既貴。告其友仁和。龔自珍云。吾婦卒之日。吾方北游。莫視舍。茲窆有日。願書其表。隧之石。自珍乃次之曰。山陰周德瑞客嶺南。占番禺籍。生聚榮。聚榮生女子。子適同縣黃玉階。中道光丙申。進士官刑部主事。贈妻安人晉宜人。以不及刑。部君之貴。食貧茹艱。婉惠慈順。日姑章及三族無間言。生嘉慶乙丑也。卒道光癸巳也。春秋二十有九。宜銘。銘曰。

人生兩間。哀樂固無極也。賢智過情。不肖不及也。矧后媪之積癘兮。非女子之善戚。仙吾不可期。佛吾不可思。爲鬼果如爲人之聚首兮。又恟怳而弗敢知。女子之征。亦寥廓也。匪骨匪肉。翔所谷也。黃子無聊之言。則曰夜臺樂也。

徐秦母碣

侯官林氏女。爲上海徐兆洙妻。期而寡。遺腹子曰秦。秦從林受孝經。既長。好文章。篤於朋友。龔自珍友之。告自珍曰。吾母平生再刲股。一療吾外王母疾。再療吾王母疾。皆瘵。親族無知者。寡十四歲而卒。卒歲餘。吾祖母病眩瞽。家人恐。病者忽。自語愈矣。適四孃立吾側。飲吾茶。果瘵。侍病者皆泣。四孃者吾父于諸同產季也。道光十九年。詔旌上海縣徐兆洙妻林氏。秦立石墓側。使自珍銘。銘曰。生以肉療母。死以魂翼母。宜有德有文之子。熾爾後。

孔憲爨母碣

闕里孔憲爨其氣儒者。手狀乞銘其母之阡。按狀孫氏浙產歸孔昭。生三子。憲爨仲也。逮事威姑。先所天卒。春秋三十。能刻繆篆。施金石。組紉之事。絲竹筆牘之藝。靡不通眇焉。銘曰。

璇珠輝輝。氣質溫。必有圓折。鍾厥源。吾郡葩華。莫若孫。車來闕里。高閨門。東魯喪矣。西湖媛。此有式者。魯後昆。

朱殤女碣

朱山人游東海。望姜女祠。海中孤墳。雲水環壅。天色垂縹。俯之幽然。心動而識焉。役反。其女殤。家人葬之東直門某村。翼日自往哭之。地多野潦。曠浪無垠。目窮魄動。觸其前境。神思無形。乃成讖兆。告其友龔自珍。言如此。乞書于碣。道光元年冬也。

潘阿細碣

女阿細。黔潘氏。嫁琅琊。夫甚貴。事夫良。頗識字。夫遠戍。出居庸。居庸關。莽萬重。行倉皇。不可挈。託弱小。友朋職。我婦何。割屋宅。細有釵。直十金。何貸之。糴米鹽。久不償。慙以忱。細甚俠。無德色。望夫臺。細裴裒。涼風厲。夫不來。細悲吟。淚霑霑。子先肆。辰以奄。莫殮之。莫禭之。報釵德。銘瘞之。居庸關。天之西。夫不歸。冢萋萋。樽無漆。媿釵德。樹之棗。心甚赤。

京師悅生堂刻石

代宋
經歷

或問曰。三代之極盛。養民之法備矣。其民猶有飢寒莫告者乎。應之曰。有三代之貴游士大夫。有施舍振貸以爲德。以爲名者乎。應之曰。有。何以知之。曰。古之農有大宗。有小宗。必有羨也。羨爲閒民。閒民俟轉移執事以生者也。執事不及之。則飢寒矣。其在周禮有六行。六行始於孝而終於卹。四行爲親親之事。二行爲仁民之事。以正三代貴游士大夫之行。其在禮運篇曰。鰥寡孤獨廢絕有養也。養之之法。古無專官。無條目。無專官。無條目。是費不出於公上也。費不出於公上。設卿大夫義。又引嫌以避民之歸己。則鰥寡將誰養。然則富貴有祿入之家。必佐主上以養民。不始於宋之罕氏齊之陳氏也。明矣。難之曰。閒民贍於其大宗。非其宗也。卿大夫弗預聞。應之曰。古之有姓氏有譜系者。必公卿大夫之族。盡黃炎之裔。姬姜子姁。羸辛之人也。若夫草莽市井之人。叢叢而蝨蝨。不出於黃炎。其先未嘗有得姓受氏之榮也。收族之大宗。各收其族。何以處草莽市井之無告者。故知必不然矣。我聖清之休。養民同符乎三代。民固悅其生。然而飢寒之民。未嘗一日絕於天地之間。天爲之非人爲之也。是故京師有悅生堂。以佐聖天子養民。剏之者誰。河南吳侍郎烜也。董成者誰。錢唐陳參議鴻臚。戚檢討人鏡也。出貲者誰。碑陰所立諸公是也。有其貲。必有其地。有其地。必有其出入會計。有其出入會計。必有章程。子目。風雨寒暑也。執親之扇。鑰也。執啓閉之。木石甃瓦。執庀之。輿僮侵漏也。執問之。必有司事。司事者誰。都察院經歷汾陽宋銘堯。始末皆在焉。爾宋。

銘堯記道光戊戌五月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民林爽文叛鳳山知縣武進湯大紳死之大紳子苟業實從大紳創苟業左右翼父死常州人謀曰父死忠子死孝宜建忠孝祠以祀純皇帝諭祭之文在麗牲之石海內士大夫爲歌詩甚多甚信甚備苟業有子曰貽汾以蔭授雲騎尉官浙江副將軍旣致仕居江寧府城北之紗帽巷仁和龔自珍訪之拜鳳山君像儒者也又拜太學生贈振威將軍崇祀忠孝祠贈公像益悛悛有子弟之容曰與竹居詩者僅半卷贈公所爲也其言冲乎夷易副將軍詔自珍曰昔之日狂濤怒鯨間家焜巢隕蕩乎何所遺畫像以不似而先弃詩以不自慙而先弃凡今所存皆以弃而存於乎至人之於忠孝名節炳天地而禠史册者大抵遭遇時勢卒然而成之必非先有規模於其胸臆者泊其然也庸距有迹乎亦若是而已矣距鳳山事五十有五年仁和後學龔自珍再拜記

金侍御妻誄

金侍御妻曰韓宜于姑而死死之夕姑于三千里外夢之如訣者初夫婦上書母母報問侍御取繼娶有獻於姑不報或問之曰思故人也侍御遷一階馳書賀母亦不報曰吾傷故人不及見侍御具狀乞文烏名姑惡誰當雪之蔽名慈姑又誰植之遇人不齊民生萬千孰天其恩孰疚其年死生之際亦孔不昧魂

諭湖江以訣縛愛有泣在膺有聚在房舍圖其新我箴不忘。

最錄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卷凡爲句百二十有四爲字四百九十有六以較梁周散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宮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其言如謠如識如頌如諷如繇如陵雖瑣屑有足熹者梁千文學僮皆習之此作恐遂無詞者乙未三月付寫定懿鏤祖考蒼昊配崇盪氛埽寇討莠除凶旌旂藏怒祝禴膈衷蒐苗彌狩三鑿十攻飲至妥侑延連瞽矇泰元后媪禳燎熏穹瓊瑤瑤珮紀烈采風狄鞮滇焚闕燧消烽館幽游澗壤确冰沖韭稻葵菽艱沃劬豐咒觥介壽旨畜禦窮搜山掘穴軫癘抱痾茯苓枸杞昌歆鹿茸朱砂鍾乳參朮芷芎徵材數藥博晰牢籠竺佛誕降僧利棟隆宏誓脫度浩劫乍逢榷槌雷吼梵唄潮雄琉璃現界茵菖呈峯拯蘇焚溺警喝遯聾閨闈稟哲筭翟祁僮鶴鸞嵌飾鳩鵲鑲銅漣紋濯影鉛粉浣紅鏡斂眉桂闋鷓搴蓉啼妝斂妒冶瘳憐恫頽鬢暈枕搨管汗彤娉婷絳繚姪姘玲瓏葳蕤芳澤雪豔嬌融梅蜨竹亞窈窕遂穠愁眉睞靨姑邁姬禮春臺霽做行閣鬢虹襪祥褉祉禔應龐鴻巫芭選隊干戟佺童儺禳疫癘祈鼻蝗蝻咸秩郊祇鬯圭臚旅磔攘婆娑胼蠱肺潛已祓辛祈禠弓雩舞禡禱蚩尤蜡餞貓虎札瘥天昏砭袞瘵蠱漕粟牽船征商榷監緡泉貸通關津弛罟幼押囊鞭耄肆豆俎饋鈴寢攷颯笏笥黷識律衆錄匱册襲弃一夔膺寄六籍司祐爨

鼎齒。珎璜。瑤璃。靡篆。蚪籀。刊摹。拓補。玫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尙。浸滌。醃鵠。肺腑。纂揜。鬥智。馮陵。醜虜。謀祕。算殫。財贏。勇賈。鬼閱。呼吸。電激。吐茹。乾元。坤喪。翩反。奪汝。隼擊。歛逝。鼉技。危許。舩輓。牟尼。蹈轍。鄒魯。殲殄。謗譴。繩轄。肱膂。揮波。灑瀾。贈申。慰甫。鴛鴦。戢梁。鳧鷖。嬰渚。陔邱。懲佚。萇固。饌譜。原隰。駟騏。蘋蘩。筐筥。鱗趾。褻蹠。物庫。溢陪。眷錫。曼羨。耆耄。純嘏。

記王隱君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簾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心經蠹且半。如遇簾中詩也。益不能忘。春日出螺師門。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曝日中。問路焉。告聾。予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兒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叩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竈後隙戶出。忽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由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轎夫言髣

鬻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勸地能書者，姓橋外大小兩樹倚立，一杏一烏柏。

吳之癯

癯不知何輩流，其籍吳中。大略生乾隆時，卒嘉慶時。讀其言，百憂之所窟，衆香之所宅，其行無有畔涯，其平生甚口，其言盡口過也。過其里之子弟曰：若爲子弟而清澆之質亡矣。過其父老曰：負所見聞之都市，益過其父老曰：上古飼狗之盆，萬年猶不以薦器之。其州之大聚曰：州將潰，或問之曰：貧者詐升斗乎？富者騰飛走乎？事令長不父母乎？皆曰：不然。則州何爲潰？曰：父老死矣，子弟不得爲他日父老，問何爲？曰：無積不以讀大聚之條約，則哦禮經之文曰：土敝故草木不長，水煩故魚鱉不大。之京師，過其郎曹曰：古也剛復，今也柔而復。過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曰：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嘗怒人而弗絕也。曰：容之甚於絕之，過愿者，誦巧言之五章，當此時，天下聞此癯言如此矣。顧癯少年受人片譽，越五十年，遇其曾孫於市，脫百金之裘贈之，親爲駕載之歸舍。

龔自珍曰：予不識癯，識其弟子，數數僱慕其師。予曰：從子之師之道，逐道也。客於門窬，逐於巷市。客於巷市，逐於州都，客於州都，逐於朝，凡七見逐，而終不怨其師。

書果勇侯入覲

本朝既百八十有六載。漢人籍而身膺世爵者。公則有黃芳度。岳鍾琪。侯則有張勇。施琅。伯則有文臣。張廷玉。武臣孫思克。王進寶。趙良棟。皆有功德。皆以爵終於其位。而今太子太傅固原提督楊君芳。封爲二等果勇侯。位在二十六等之第六等。赫然與靖逆靖海齊名。增漢人重。凡宿衛之臣。滿洲輒除乾清門侍衛。其有異材重以貴戚。乃擢御前侍衛。漢籍輒除大門上侍衛。日直不過闕。領侍衛內大臣轄之。如外弁之見將帥。其有材勇。擢爲乾清門而班之崇極矣。今楊侯特授國什哈轄。漢國什哈轄。內臣驚爲未聞。漢人襲父爵者。出爲弁士。入爲侍衛。父祖功最高。入拜散秩大臣。而蔭庇之榮極矣。侯有子曰承注。自以生員起家。賜文學人。他日當補文臣。內可致九卿。外可致督撫。漢人襲爵者。施琅。孫士毅。皆詔入旂籍。漢軍都統治之。而楊侯官籍。以貴州行伍達於兵部。不改。承注以貴州舉人達於禮部。不改。父子迴翔立外廷。奉外事。昔周中興。威重大臣。無如尹吉甫。吉甫歸鎬。客有張仲。今大臣數楊侯。楊侯朝客。有徐松。張琦。魏源。源也雅材。襲自珍友之。噫。嘻。美譚並世之士。躋追周雅。後或繼也。前夷聞也。侯之入覲。何自自喀什噶爾也。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廿八日乙丑。自珍旣與侯相揖於西淀軍機處直房。明日書是以修侯。

書番禺許君

粵之東。維帝南服。而天下之雄也。其山怪。其土阻。其水大壑。其物產英詭。其人沈雄。多大略。其大政三。曰權鹽。曰舟師。曰互市。三者恆有聯事相倚也。番禺許君家受鹽。董全粵鹽。能靖民之悍然與士爭利者。旣

起家顧不屑自封殖。曰：粵天下雄也。紆朝廷南顧而下爲里櫟憂。其海氛乎。吾當身任之。治海之道有二。曰得卒。曰得船。鄉勇之考於海者。視官兵其生熟相萬也。私船之法。視戰船之造於官者。其狙鈍相萬也。尙書百文敏公方銳茹羣言。君進指畫緩急狀。文敏曰：具如君言。則退而自具舟。神機鬼式。百十其舸。疾於颶風。曰：紅單船。龍首魚身燕尾。首尾自衛。曰：燕尾船。又立募潮少年萬人爲鄉軍。軍於珠光里。而自將之。日散千金自爲守。其年敗賊於大洋。明年盜魁自縛獻百數。文敏爵輕車都尉。粵遂平。實嘉慶十五年某月也。粵大禋。君愾然曰：夫互市之耗中國久矣。獨徠洋米。可以償所失。今法洋米至。則稅以拒之。又空反以窘之。米益少。客益多。主家皆饑。是與外夷市。勇於招徠淫巧。而怯於籌食也。宜蠲其稅之入。而許其貨之出。夷商大悅。則反害而爲利。大吏僉曰：如君言。由是粵雖惡歲。米直平。許君之册也。厥後浙江飢。大吏召臺灣米。由海入浙境。免其鈔。約略祖君册云。子曰：祥光。仕爲戶部郎。以謫襲自珍於京師。自珍南向僑曰：君有功於大計者三。非惟照曜其鄉。固世魁傑。宜乘安車。應清問。使公卿識奇士。又知君之不可招也。如祥光言。書一通以姪升五嶺而望者焉。

書葉機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初蔡牽朱潰兩盜爲海巨癩。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

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嗣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假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葉君則指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費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艚。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出軍時橋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瀆艦中或爭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旂。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書金伶

金伶德輝以字行。逸其名矣。吳人。乾隆中吳中葉先生以善爲聲。老海內。海內多新聲。葉刊而律之。納於吭。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劇曲。清曲爲雅讌。劇爲狎游。至嚴不相犯。葉之藝能知雅樂俗樂。

之關鍵。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葉之死。吾友洞庭鈕。非石傳其祕。爲第一弟子。德輝故劇弟子也。隸某部。部最無名。顧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刳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卽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爲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工。廁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亢。乾隆甲辰上六旬。江南尙衣。齏使爭聘名班。班之某色人。藝絕矣。而某色人。頗細。或某某色。皆藝矣。而笛師鼓員。琵琶瑟員。不具。或皆具。而有聲無容。不合。駕且至。頗窘。客薦金德輝。德輝上策曰。小人請以重金。號召各部。而總進退。其所短長。合蘇杭揚三郡數百部。必得一部矣。齏使喜。以屬金。金部署定。其目錄。琵琶瑟員曰。蘇州某。笛師曰。崑山某。鼓員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輝自署。則曰。正旦色。吳縣某。隊旣成。比樂作。天顏大喜。內府傳溫旨。燈火中。下珍饈醞玉器。宮囊不絕。又有旨。詢班名。齏使奏。江南本無此班。此集腋成裘也。駕旣行。部不復析。而寵其名曰。集成班。後更曰。集秀班。德輝旣以僱旨。重江左。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名成矣。藝未也。當授汝哀祕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輝以爲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其年秋。大商延客。召集秀。乾隆時。貴僚賢公子。喜結歡名布衣。當佳晨。治夕。笙簫四座。被服靚耀。姚冶跌邊時。則必有一人。敝衣冠。面目不可意。而清醜入圖畫者。視之。如古銅古玉。娑娑然。懽奇雜廁於其間。以

爲常。其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識貴人長者大官。走聲譽。下能覩名僧羽士名倡。怪優劍俠奇巧。善工之倫。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輝。而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薦也。非石爲上座。旣就夕。主客譁。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旣引吭。則觸感其往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肖。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喜。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寢。如倦如倚。如眩瞽。聲細而譎。如天空之晴絲。纏綿慘闊。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已。忽放吭作雲際老鶴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韜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燒其譜。故其譜竟不傳。而德輝獲以富。且美譽終。德輝卒時年約八十餘。無子。有弟子曰雙鸞。非高弟也。能約略傳其聲。貧甚。走東南至北。予嘉慶己卯冬。非石在予座上。字謂之曰。雙鸞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襲自珍曰。非石今儼然在酒間。爲予道蘇揚此類事甚夥。金德輝事自甲辰起。大約迄癸丑甲寅間。噫。江東才墨之藪。樓池船檝之觀。燈酒之娛。春晨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憐才好色。姚冶跌邊之樂。當我生之初。頗有存焉者矣。

松江兩京官

御史某與侍郎某相惇也。御史公得大學士和坤陰事欲劾之。謀於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上不懌。事不成。徒沾直名。誠恤國體者。遲十日可乎。御史諾。緩急待子而行。上幸木蘭熱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報自行在至。發之和坤答侍郎書。大略云。和坤頓首謝。種種有變置矣。月餘報至。亦和坤與侍郎書。辭甚

嚙謂君給我侍郎慙急詣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飲酒，劾竟上。是月以弊典罷官，亦無禍。浙後進曰：御史頽放人也，安慮天下有穽已者哉？欲明不欺成其獄，雖易地以計烏可已？烏可已？顧負愆直之意，偵主喜愠，乃一發聲，留隙俟處置以敗信道，可不篤耶？設少年悍者擊之中矣。

縱難送曹生

天下范金搏垸削楮揉革造木凡必有伍。至於士也，求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爲之，且左右顧視，跋踈而獨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頽然退飛也，夫智者聞之，則曰：此豪傑也。胡以言之？古未曾有范金者，亦無搏垸者，亦無削楮揉革造木凡者。其始有之，其天下豪傑也。或古有其法，中絕數千歲，忽然有之，其天下豪傑也。今夫士，迺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而讀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求其法，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而爲之，其志力之橫以孤也。有以異於曩之縱以孤者乎？雖然，夫士也，聞之，意，意奈何？曰：吾之志力，可以有金而淬之，范金者，弗吾逮也。吾且大賢，吾有垸而方員之，有楮而績之，有革而髹之，有木凡而雕鏤，削治之，瘡密瘡華，瘡賢，吾又大賢，智者聞之，則大聲暴訶之曰：止。夫橫者孤矣，縱孤實難，縱者益孤。夫汝從而績之，不難，其止於乎？龔子未得爲智者徒也。然固習聞智者之言也。里人曹生，籀士也，其所學，其所處，難與易之間，適類乎是。閱其孤，識其豪傑，不願其爲天下范金搏垸削楮揉革造木凡者，姍笑作縱難。

臣里

臣與臣里相詬也。臣里自窠其語言。其言曰。夫畀之而榮。喪之而辱。升之九天而喜。沈之九淵而慍。吾圜行卑賤。而以權予上。亦貌委蛇而已矣。吾中豈有是哉。臣窺之。食不忘簞宗之牲。坐不忘粟主之祝。口飴而手勤。不忘殊衣冠者之頌說已。坐是得心疾。臣詬之曰。請徵子之客籍。夫子之客籍。有一世之名者。有一世之名矣。有三世之名者。有十世之名矣。夫喜而不春。怒而不夏。愁苦而不秋。晦盲儂輕。少而苟。壯而脆。老而獷。黃帝之所謂痺民也者。盡子之客也。汝師保此名也矣。三世耳相續。三世目相續。三世心相續。社鬼護之。其爽十世。水不溺。火不燒。雷霆不求。其爽百世。麟鳳狗不並續。不知動類大也。芝朮灌木不並續。不知植類衆也。珠玉黃鐘。虎子威靈。不並壽。不知古器之蹟。痺民之言。不與聖智之言並壽。不知古名姓之博。且吾聞周以前。上泝結繩。年多事少。隸分棗令之箸錄。不百家矣。史佚仲尼。司馬遷。劉向之威靈。竟弗庇之矣。古之茅語言之鬼。其哭於淵。訴於天。憑神於寫官。契令。崇誰氏之孫哉。臣里乃詬臣曰。汝之言孤。汝不祥人也。臣應之曰。百世爲縱。一世爲橫。臣孤於縱。不孤於橫。臣媚於去馬來驢。臣目盱睢。臣不媚蠹魚。且吾聞之。冢身莫如定。信道莫如篤。觀古今莫如通。篤以定通。臣且受大福。乃又詬臣曰。汝之術善給者也。汝兒給言。給出處。給浮湛。而不任其勞。彼司福之主。其卒爲汝給。於是臣無以應。臣姑起其疾。畀焉勿榮。喪焉勿辱。升之九天勿喜。沈之九淵勿慍。汝之術博矣。何但取以待富貴之權藉者哉。

廬之推

今有一人縗經。一人絃歌。一人和之。以如喪者之側。無恤無忌。發於其心而無僞。雖無僞。喪者寧無恨此人耶。又有一人縗經。一人助之號。一人教之喪禮。不盡發於其心而僞。雖僞。喪者寧無感此人耶。士之父母死。志其未成之志。竟其所有事之事。疾病寒暖。飢餓。必以告我孺子也。人給我。必以告吾心中之親。未嘗一夕死者也。天下之人曰。不聞吾親之聲矣。不見吾親之容矣。始死。人來唁。或助之號。或教之喪禮。或稱述德而慕思。或聞而震駭。比其祥。比其慕。曾不能以一曠。而言者弗震駭。曰。是死久矣。天之行莫速於是。固然已矣。宜然已矣。人之變莫蹙於是。是故人死吾親也。而哀。人久吾親之死也。而益哀。夫何爲其哀也。哀莫推也。廬之禮。必睦其鄰。富貴也多財以分之。必僞死者之賜。賤貧也。薪負之。筋力同之。必僞吾親之力。歲時日月上。飲食多。樹之雜華。墓廬一動舉。悉本其故於死者。不使三月無聞吾親之名。則一方之民羣然奉吾親之冢棺槨。如方之小神。如方之小神。則言說於是。心志於是。耳目於是矣。士僞述親之賜。則必與鄰之幼稚子言之。父老神吾親者死。則幼稚續且重先人之言。如是則必沒吾躬及吾子孫矣。是故士之父母死。春亦其春。夏亦其夏。秋冬亦其秋冬。士之德盛者能知聖人。聖人者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大命必於廟。其始升歌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而卒僞無斃於人。以如將萬年焉。由此其推也。

捕蠅第一

龔自珍既廬墓。聖居於彼郊野。魂飛飛以朝征。魄悽悽而夕處。百蟲謀之曰。予可攻侮。厥族有大有小。布滿人宇。予告訴無所。發書占之。曰。可以術捕。禁制百蟲。非网非罟。予嘗蹙夫獵者之彈。亦起於古之行者。魑魅山林。則職畏禹。予禁制汝蟲。皆法則上古。斂山川邱墳。而天神來下。山川之祇。問曰。今者有蠺。蠺一名射工。是性善忌。人衣裳略有文采者。輒忌。不忌縷經。能含沙射人影。人不能見。必反書之。名字而後噬之。捕之如何。法用蔽景艸七莖。自障蔽。則蠺不見人景。又用方諸取月中水洗眼。著純墨衣。則人反見蠺。可趨入蠺羣。趨入蠺羣。則蠺眩矜。乃祝曰。射工射工。汝反吾名。以害吾躬。吾名甚正。汝不得反攻。射工射工。速入吾胃中。如是四徧。蠺死。烹其肝大吉。述捕蠺第一。

捕熊鵠鴟鴞豺狼弟二

邱墳之祇。問曰。今者有熊鵠鴟鴞豺狼。是性善復。必噬有恩者及仁柔者。捕之如何。法用敗絮牛皮。僞爲人形。手執飼具。以示人恩。中實以熾鐵。咆哮來吞。絮韋吞已。熾鐵火起。糜灼其心肝。祝曰。豺狼豺狼。予恩汝不祥。亦勿戰。汝以剛色柔內剛。誅汝肝腸。汝卒咆哮以亡。如是四徧。則其種類皆殄絕。吉。述捕熊鵠鴟鴞豺狼弟二。

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弟三

沮洳埳之祇。問曰。今有狗蠅螞蟻蚤蟹蚊虻。是皆無性。聚散皆適然也。而朋嚙人。使人憤耗。治之如何。法

不得殄滅。但用冰一拌置高屋上。則蠅去。又煉猛火自燒田。則亂草不生。亂草不生。則無所依。無所依。則一切蟲去。祝曰。蚊虻蚊虻。汝非欲來而朋來。汝非欲往而朋往。吾悲汝無肺腸。速去。吾終不汝殄傷。如是四徧。則不復至。述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弟三。

01432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597B

